

俄旅  
京俄  
旅日  
話記

Dr. K. S. S.

旅俄  
俄京  
旅日  
話記  
合  
刊

自吾居俄以來、同遊諸君子、書其旅行所得、以問世者、爲曹君谷冰之蘇俄視察記、與王君月波之蘇聯五年計劃成功史、谷冰之書簡而趣、月波之書瞻而詳、二君觀察之精審、紀載之翔實、吾弗如遠甚、今出吾三年之中、走筆所及、以禍黎棗、非欲踵二君之後、而爭一席也、特以海外飄流、積月累歲、聞見所在、思慮所及、偶爾涉筆、浸以成編、在他  
人視之、固如嚼蠟之無味、在個人視之、則如舊夢之重溫、爰假手民之力、以省抄胥之勞耳、抑吾固非飾詞以搆謙也、吾書之不足存、吾自知之、凡所紀載、僅及個人、雞蟲得失、無關國事、是其一也、道聽塗說、無暇則止、原稿散佚、間斷尤多、是其二也、不諳西語、兼乏強記、

人名地名、以意拚識、不惟音訓多誤、抑且後先不符、是其三也、斯三蔽者、吾所自知、益以取材之雜、文筆之蕪、人覲言瑕、當逾千百、印而存之、抑以紀歲月、資談笑耳、日記兼及歐西、署曰旅俄、從本旨也、旅話則二十年冬日、在俄未完之稿、時異事殊、僅增附註、凌亂簡漏、不可爬梳、末附雜談數則、略伸鄙懷、蘇俄經國萬端、綱舉目備、凡吾所書、限于耳目、管窺蠹測、無當宏達、若欲覘彼國之真相、而爲吾人之借鏡、則有曹君王君之書在、

癸酉端陽節，蔡運辰識於津門、

## 旅俄日記

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一日，中國代表團由哈爾濱首途赴莫斯科會議，余備員秘書，

輜車既戒，而全權代表莫公，適於四月二十九日，抱鼓盆之痛，因不欲變更行期，遂於

五月一日晨，厝莫夫人柩於極樂寺，此數日中，各機關各法團紛紛餞行，莫公每日出則

綺筵酬酢，歸則德帳淒涼，別成一種悲壯景象，余暨同人日隨莫公預陪盛饌，部署公私

事務，晝夜無暇，行前一夕，莫公召集同人，宣布到俄五種禁約，一曰冶遊，二曰酗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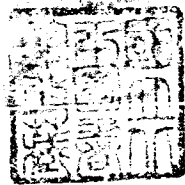
，三曰言語不謹，四曰衣履不潔，五曰購買珍貴物品，同人是晚多登車，余夜半再至莫

宅，擬候至早三時隨衆送殯，嗣因擬宿車內，夜深恐途中不便，遂不果

五月一日 連日未暇一浴，是日早六時起，與仲翰赴道外，浴畢，雜購應用物品，同飯

於厚德福，九時回車，莫公旋到，率全體同人，計專門委員劉紹周，李逸孫，屠鼎宇

，王念劬，秘書王月波，張允躑，王新章，隨員孫星垣，南顯一，謝仲榮，崔淑言，



書記官吳玉如，馮中甫，齊仲翰，陶香圃，孫素貞，外交信差傅育巖，在貴賓室與各界送者，畧事酬酢，十時二十分，專車啓行，送者約萬人，車輪甫轉，羣呼外交勝利，爲國爭光，聲振全驛，沿途經過地方，文武官吏法團，均到站歡送，車中與諸同人，圍棋劇談，頗不寂寞，

五月二日 早七時起，因夜間受薄受涼，頗昏憊，八時至滿洲里，官紳迎至車站食堂，茶點攝影，旋以原車駛入貝加爾鐵路 (Zabaikalskain Dorosa) 始入俄境，俄外交交通各部，派員迎候，車行後，擬電報報告國內，凡數易稿，晚觀同人奕棋，

五月三日 早起病目，歷試各藥，均無效，頗焦急，晚三時，抵上烏金斯克 (Verkhnaudinsk) 隨莫公下車攝影，見黃種人頗多，此地爲蒙古舊京，而現在蒙人之自治區也，晚六時，過貝加爾湖 (Baikal lake) 近岸尙冰，遠處極目汪洋，如在海上，

五月四日 目疾稍愈，午後與中甫對奕二局，晚同人囑飯車特備華餐，余出所攜鹹菜泡菜餉衆，

五月五日 同人擬定到俄分股辦事，余得總務，

五月六日 精神稍好，午後寫家信，

五月七日 自滿洲里行六日，日在冰天雪地之中，今日所過，草色青青，頗有春意，以地近歐洲，天氣較暖，聞莫斯科則更暖也，田間多以松柏爲界，高四五尺，剪齊如牆，既正經界，亦復美觀，午後抵斯威羅夫斯克(Sverdlovsk)下車散步，買小石盆一，烏拉嶺之特產也，

五月九日 早十時，抵莫斯科，俄外交部交通部派員迎接，車停，環堵而觀者，約數千人，映活動電影，以爲紀念，旋由外部派員引導看視住所，莫公命允卿肖岩及余同往，先至梅特羅普爾旅館(Metropol Hotel)有房四間，一在三層樓上，三在二層樓上，又至拉特維亞(Latvia)商務代表處，擬分租該處樓房之半，有房六間，又至德國使館華文部，此部爲中俄絕交時，德館代辦中國僑務所設，前駐俄大使館隨員勾拉三偕二洋員，在內辦公，月由德館給費，向中國外部彙算，余等人室，方有華僑數人，待領



護照，衣服襤褸，房僅七間，勾君眷屬，亦厲其內，其無隙地可知，遂還車站，車停已易軌道，步行甚遠，向莫公詳細報告，討論結果，認爲分居數處，辦公不便，決定莫公暨多數同人住旅館，而於拉特維亞商務代表處樓房之半，設立中蘇會議全權代表辦事處，新章星垣仲翰香岡肖岩及余住處內，惟旅館尚須增房二間，當向外部部員說定，莫公遂於是晚遷居旅館，同人崔淑言孫素貞兩女士繼往，餘人仍住車上，

五月十日 昨日與外部部員說定，同往接洽辦事處房屋，今日渠竟未來，電話不通，同人均甚焦急，而念劬允聊又均染病，延俄醫至，謂車中空氣不佳，必須遷往旅館，旋奉莫公諭先行遷往，餘人俟旅館有間房，始可續遷，午後三時，外部派載重汽車來，而昨日允同接洽之人未到，余與同人自赴拉特維亞商務代表處接洽妥諧，歸以汽車運物，甫運一次，值雨，勉強再運一次，暮矣，余暨星垣仲翰肖岩宿於處內，行李尚在車上，和衣而臥，晚渴甚，與星垣赴街購汽水，初到不識路，認禮拜堂之圓頂而行，各肆已閉，竟不能得，

五月十一日 午前與同人赴飯車早餐，雇車運送物品，先商諸載重汽車，索二百金，改雇運貨馬車，車夫環集站台，出多致使客掣之，得某貨則某車應客，詢其值，亦百餘金，稍議貶損，車夫掉臂而去，問餘車，亦昂頭不應，其團體之結合，有如此者，顧載客馬車則不然，每一客至，爭貶價求載，與中國馬車無異，是何故耶，余與星垣先歸處，莫公旋到，循視一周而去，午後一切物品，均由車站運來，廚役因尙待部署，僅能煮粥，果腹而已，

五月十二日 早起寫家信，並致周天放一函，冒雨付郵；晚七時，莫公率全體同人來處會餐，同人多日未嘗中饌，食量倍增，臨時飯罄，繼之以粥，粥亦罄，繼之以麵包，初未備此，臨時假之鄰家，殊可笑也，

五月十三日 早飯後，與新章咸宜赴消費公社 (Сачлиг расpredelitel) 此為蘇聯國立之商業機關，經政府核准購物，可較市場為廉，政府照外交團待遇，昨日送購物簿來，余等今日往購糖果菜蔬麵包之屬，萵苣半公斤，需俄幣一盧布以上，廉者如此，不廉者



皇宮之門外

將何如，購畢，與新章赴旅館，見同人共立門外，如有所待，問之，知莫公已赴皇宮參觀，余等遂趁車同往，莫公已先在，重門既開，先至一樓，建築堅固，所陳列者，以古代軍器爲多，皇帝御用之服飾等物次之，又有拿破崙之石像，其高如人，乃當日拿破崙入莫斯科時，親身携來，又至一禮拜堂，日光不入，冷氣砭骨，四壁皆宗教畫，銅棺縱橫羅列，乃歷代皇帝之遺骸也，棺高四尺許，四面刻花紋，上爲脊形，註某帝之名，自最末一帝，戕於革命外，餘均厝此，最早者爲聖製之棺，後



(院戲家國即樓之面正)園花之前院戲家國

始易銅，又一禮拜堂，則歷代皇帝加冕之地，堂不甚大而極高，內有四大柱，徑可盈丈，柱上及四壁天棚，遍繪宗教故事，皇帝之座與教皇之座並列，而教皇之座較大，洵以宗教立國也，以視今日之拆堂滅教，能無滄桑之感，上述二堂，相距頗近，可謂歷代皇帝原始要終之地，又參觀世界著名之大鐘大砲，鐘以銅製，高如小樓，厚處達二尺許，平置地上，已毀一缺，聞係當年懸挂不慎所致，砲口徑可二尺，下疊五彈如甕，聞鑄此僅以威敵，實不適用，院中羅列小砲千餘，均拿破崙戰敗所遺，想見狼狽逃遁之狀，出

宮與新章劇場，不識路經，雇一馬車，需一盧布五十戈比，實則相距甚近，晚俄外部請全體同人演劇，在莫斯科最大之劇場，原名皇帝戲院，革命後改名國家戲院，樓分六層，金欄絨席，華燈朱轆，頗壯麗，是晚為歷史劇，演舊俄混亂時，實奪皇位故事，佈景逼真，晨在皇宮，曾見數皇之棺，今又觀其事蹟，頗可互証，雖不明俄語，強人詳解，殊嫌喋喋，十二時歸，因今晨失眠，夜深頗覺不支，

五月十五日 早飯後與新章中市散步市場，買繡花方布一幅，不知何用，詢榮盛價值，土豆為最廉，每公斤七戈比，萵苣為最昂，每公斤二盧布二十戈比，午後與同人赴百貨店，略購雜物，晚飯後隨莫公觀劇，劇為單唱單舞，微近我國之清唱，不明俄語，索然無味，未終場，與新章星垣先歸，

五月十六日 早十時，隨莫公參觀阿穆(Amo)汽車工廠，廠在郊外，規模宏大，而佈置未甚整潔，現在每年製車三千餘輛，按其計劃，將來每年可製五萬輛，廠內有工作標語曰，一人即是全體，全體即是一人，命意甚精，工人最低工資，月得六十盧布，僅

敷食用，是日有李女士由哈爾濱赴柏林求學，道出俄京，新章之友人，託爲照拂，新章隨莫公抵工廠，始憶及之，而不便獨歸，參觀畢，匆匆赴車站，余歸辦事處，李女士已到，乃命庖人治饌，少頃新章來，同飯後，遂赴車站，坐談多時，車中有某女士，係赴巴黎求學，與李女士結伴，青年女子，負笈萬里，毅力可欽，歸途買風景照片甚多，將以此寫家信，俾略見此間景物也，乘電車環城一周，爲時甚久，頗困憊，歸廝晚飯後，撓三邀看電影，辭不往，

五月十七日 與新章肖岩申甫同訪撓三，遂同遊救世禮拜堂，此爲莫斯科最大之教堂，在世界各大教堂中，有相當位置，堂內牆壁，悉飾硤硤，彫刻繪畫，皆前代名手所爲，精妙絕倫，聞初建時，凡三易圖，第一二圖，皆意匠深微，有人讒於俄帝，遂罪之，而以第三圖興工，工既竣，復悟前二圖之佳，今三圖均銅製張壁上，完好無缺，余與同人周覽室內畢，復由旋梯升其巔，高數百級，金色圓頂五，光華燦爛，莫斯科之建築，無更高於此者，去城數十里，四顧烟霧蔚蔚中，有灼灼金光者，即此頂也，登



動物園之外觀

臨之頃，天風浩然，園園參差，悉收眼底，誠大觀也，聞建斯堂時，凡役萬五千人，經四十年，糜千五百萬盧布，宗教之力大哉，今雖易代，入者仍必脫帽，且有教士按時舉行禮拜，不過堂內禮拜時，堂外輒有人作反宗教宣傳耳，出堂往遊動物園，園分爲二，隔道相望，一園鳥獸皆在籠檻，一園磊石爲山，隔以深澗，畜熊羆虎狼之屬於山內，可以下澗飲水，而不能越澗噬人，遊人隔澗觀之，此法頗能使各物得遂其生，勝於籠檻多矣，兩園占地極廣，且行且覽，足爲之疲，時已過午，乃購

茶點食之，並買動物照相明信片多種，園中多板，余戲謂新章曰，俟九月新霜，我輩必來看紅葉，新章曰，將留至九月耶，余曰，未可知也，姑留此言，以爲息壤，出園乘電車，車行甚急，新章申甫，竟未及登，余等先至一站候之，良久始至，拉三歸寓，余等歸處，侍者報莫公由電話召余多次，並索鄒海濱所著二十九國遊記，此遊記余在途中，已面呈莫公，留在車上，斯時不欲往取，申甫尙存一部，乃從而假來，又問廚房有飯否，因午餐已過，余等尙枵腹也，廚房答無，余乘車赴旅館，莫公已他往，倉促忘携遊記，歸處取之，見同人共食麵包，余亦就食，而莫公以電話來催，匆匆再往，莫公交辦數事，歸處已六時矣，飯後甚倦，旋就寢，而仲翰適譯電報，同人往來，不能成寐，

五月十九日 早飯後，赴旅館，新章同行，在外室候余公畢偕遊，而是日事繁，至午後二時，新章不耐而去，莫公赴飯車午餐，余守候無聊，自赴街市散步一周，莫公歸，又擬數稿，始回處，已晚三時矣，飯後再赴旅館，新章五時亦至，候余甚久，公事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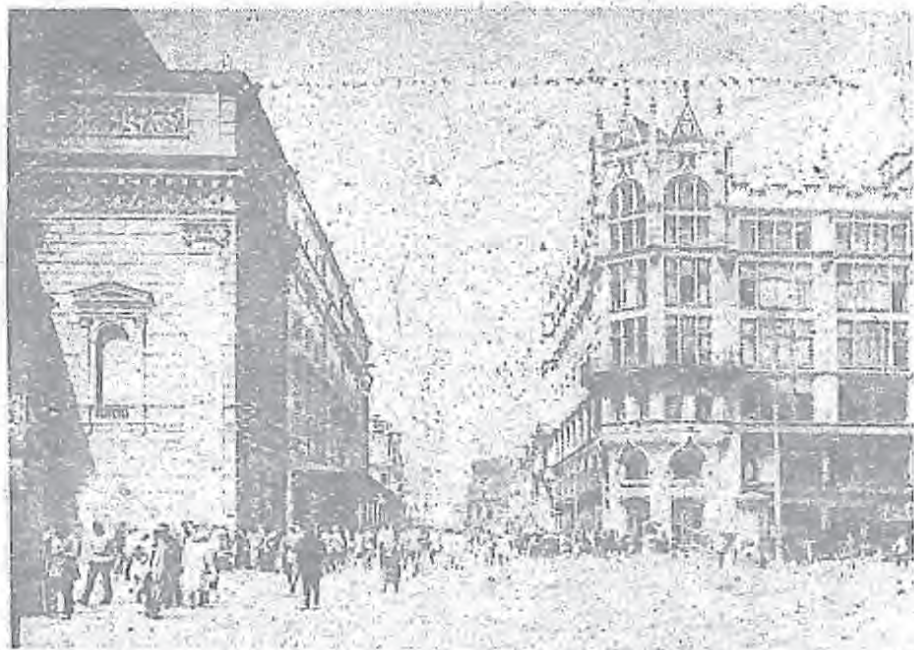


，同遊中國城，城在莫斯科中心，女牆高底、完全華式，華人名之曰中國城，或曰往年俄人納款於華，華人城以居之，殆不足信，城內商店不多，皇宮及列寧之墓在焉，七時回處，

五月二十日 早飯後，莫公召集同人，在旅館會議，余往參預，午後三時，莫公晤蘇聯代表喀拉罕 (Korakhan) 作第一次之接洽，余回處午餐，四時又赴旅館，莫公已歸，討論多時，撰致國內數電，晚倦甚，和衣假寐，夜半一時，仲樞呼余解衣，余渴思飲，兩至廚下，始覓得水，

五月二十二日 早飯後，赴旅館，遂與新章淑言，同遊中國城內，復由旅館回處，同人皆得國內來信，余獨無之，不勝悶悶，余自出國以來，尚未接家人或友朋之一字也，日內肖岩回國，寫信二封，託爲到哈付郵，

五月二十四日 早十時，隨莫公赴郊外參觀格盧霍夫 (Glukhovo) 紡紗廠，距城約一百二十華里，汽車行三小時，經過長林豐艸，濃翠撲眉，鄉村房舍，皆以玻璃爲窗，油漆



裴特羅夫大街右爲莫斯多羅科商店左爲國家戲院

飾壁，如入畫境，抵廠，歷觀製線織布染色各部，每日可出布六千匹，規模宏大，惟設備不甚整潔，廠長治饌款待，以距市遠，客來倉促，僅有雞子鹹魚，是日出城時，同人以爲少時即歸，遂未早餐，是時已晚六鐘，食之甚飽，甚矣飢者之易爲食也，

五月二十五日 代表團接俄外部來函，述明根據伯力紀錄開會之意，晚，伊茲馬衣羅夫 (Ismailoff) 請莫公暨同人觀劇，余以不明俄語，辭不往，由哈臨行時，烏諦聲贈余自來水筆一枝，到莫以來，

常懸胸際，今日逼覓無着，始憶及昨晨曾由旅館赴莫斯科多羅科(Moscor)購物，人甚擁擠，必彼時爲人所竊，允卿乃言渠往年來莫斯科，一月之間，失去自來水筆三枝，蓋懸外襟，未有不被竊者，此誠罕聞之事，憶莫公到俄，初與某國大使會晤，某國大使謂莫城多盜，君宜慎防，前者敵國某君來此，曾被盜云云，莫公以此語得及蘇聯與某國之交誼，未肯載入日記，雖然，余向閱某國人所著關於蘇俄之書，內稱莫斯科一城，人口二百萬，有小竊二十萬，則莫城之多盜，久有統計矣，余於失筆乎何尤，五月二十六日 至旅館討論公事，俄外部有函來，欲換回昨日之函，余主張將昨函拍照後交還，實則兩函意思，相差無幾也，晚，喀拉罕宴莫公暨同人，不惟肴饌豐盛，即麵包之精潔，亦市間所不睹，余因茹素，饜至檢擇食之，餘惟默坐，十一時歸至旅館，又回處取公文，再至旅館，已十二時矣，一時回處就寢，

五月二十七日 新章近日聘俄女娜妮(Nina)教俄文，是日余由旅館歸，與新章暨娜妮同遊油畫博物館，珍品羅列，倉促不能詳觀，三時回處，晚閱報載徐遠九新任和龍縣長

，作函賀之，

五月二十九日 午刻，莫公訪喀拉罕，余乘暇與逸孫念劬仲擎同赴市，逸孫念劬各購雜物，余欲照相未果，午飯後，與仲擎香園赴市，買磁器數件歸處，又赴旅館，莫公已見喀拉罕歸，意頗相左，約定互閱全權証書副本，喀旋以副本送來，余擬電稿報告外部，回處午餐，携電稿譯發，而副本譯文，遺在旅館，莫公原定於午後在處討論此事，方擬往取，而莫公已至，催閱甚急，余不欲直認忘却，乃託言回室，由側門出，乘莫公之汽車，馳赴旅館取之，到手即返，至處車停未穩，余開門欲下車，又前進，觸門於路燈鐵柱上，玻璃未碎，而轉捩處稍損，車夫絮聒不已，余不暇顧，急趨入室，而莫公及各委員已列坐以待矣，余稍喘息，出門視車，車門已不能闔，車夫曰，敗矣，余曰，子盍稍稍整理，令其可闔，俾莫公乘之回旅館，明晨覓匠人收拾，需費由余付給，車夫乃出小錘錘門，門遂可闔，固未大壞，彼故意束手爲難耳，

五月三十日 午後同星垣香園赴街照相，連拍數張，晚，浴後頗憊，

五月三十一日 午後與新章赴庫斯多羅科(Koustorok)買木製烟盒數事，以備回哈分贈友人，甫回處，莫公以電話來，遂乘車往，至晚始返，

六月一日 是日爲舊歷端陽，匆匆一飯，即赴旅館，擬邀仲擎赴街攝影，以爲紀念，鼎孚亦願同往，時已亭午，莫公有事召余，遂不果，午後，莫公赴車站，仲擎與同人赴照相館，余同往，意緒不佳，僅攝一四寸小影，歸處飯後，莫公亦至，召照相師來，同人合撮一影，

六月二日 午後，俄方邀莫公暨同人親到莫斯科時所攝之電影，銀幕既張，情景逼真，始於俄司長赴站迎接，終於允卿肖岩暨余登車往看住處，毫髮畢現，可發一噱，

六月五日 午間與月波仲擎咸宜申甫散步中國城內，購紙製鏡框一，價纔四十戈比，午後無事，與同人聚飲，有醉意，頗適，屢次戒酒，竟復蹈之，酒之難戒，竟如是耶，晚，莫公來處與同人會議，夜半始去，

六月六日 晚接金伯衛電，詢宣傳方針，並謂南京政府，已宣布外交經過，遂擬電轉詢

南京，仲翰竟夜譯譯，天曉始寤，余爲所擾，亦屢醒，

六月八日 莫公昨晚謂今日南京必有電來，命仲翰及余携電本至旅館等候，適時而往，僅伯衡來二電，一致莫公，一致余，致余之電，與前日來者相同，其電局重拍乎，抑伯衡因無覆電而又發一通乎，遂獲一電，晚，劉君畢君回國，二君皆東路職員，奉命來歐，參加鐵路聯運會議，從事月餘，今日始返，余暨同人赴站送之，並寫一家信，託帶至哈埠付郵，歸乘電車，見數大商店，默記其處，擬明日往觀，晚，莫公在處會議，夜半始去，

六月九日 赴昨日電車經過之地，買玻璃碗四，粗製之品，價僅五十二戈比，晚接家書，知家中一切平安，

六月十二日 熱極，午間與仲擎赴街購畫片不得，汗流浹背，晚，紹周贈畫片一束，即余所欲購者也，

六月十三日 午飯後，與星垣赴街買畫片，晚與同人劇談頗久，古人謂多愁傷情，多言

傷氣，多慮傷神，余素服膺此三語爲攝生之訣，而言時既不能檢，每晨枕上，心潮起伏，思慮又多，年甫三十，直似經秋蒲柳，未老先衰，豈無故哉，

六月十四日 午前與仲翰同赴旅館，欲邀仲舉出遊不果，步行回處，熱極，午後與星垣赴街購物，所購之物，在肆以爲甚佳，回處視之，則不佳甚矣，

六月十五日 午後與同人往觀星象模型，其地爲圓形高屋，環坐屋內，息燈燐聲，中央置機發電，仰射屋頂，表明羣星運行，自昏至曉，自春至夏，徐徐而轉，有專門家以電光指揮解釋，其作用與電影彷彿，而易銀幕爲屋頂，適合天型，仰首諦視，有如昏夜曠野，天星燦然，惟四壁嚴扃，風不能入，觀衆汗蒸難耐耳，回處已六時，肖岩由哈爾濱來，携同人信件頗多，余得楊蔚藍函，知哈埠余所須官房，修理已竣，專候遷入，並得各友數函，莫公得函尤多，余赴旅館，代繕回函，夜半始返，

六月十八日 隨莫公參觀各博物館，多值閉門，此地各博物館，每日啓閉，多不一律，非先事詢明，輒不得入，午後無事假臥，臆臆思睡，爲鐵錘之聲驚醒，肖岩由哈帶來

外部所頒銅質關防，仲輪方截角啓用，印角頗高，多時始畢，

六月廿二日 飯後赴旅館，車甫停，有俄婦衣飾麗都，顏色淒惻，目光嫻嫻，且哭且訴，語急不可辨，余詢之車夫，乃知渠在他城搭火車過莫斯科，入城購物，幼子尙在車上，開車時間已迫，雇車不得，請借汽車一送，余憫之，命車夫開車送往，余甫下車，渠一躍而上，車去如飛，晚車夫告余，渠在車中，忽哭忽笑，謂若不遇君車救急，余必臥於電車軌中，以求速死，蓋余子既失，余不能獨生也，又云，貴國人之同情，真可感激，觀此可知父母愛子之切，殊方異俗，曾無稍異，豈但人無異也，即禽獸亦皆相同，試觀鷄雛被捕，母鷄張翼，小貓失踪，老貓哀號，世有不孝其親者，其謂之何，世有殺人之子者，其謂之何，

六月廿四日 隨莫公參觀工人大學，建築宏壯，而設備不甚整潔，執事者謂工人年齡較長，普通教育，需以十年者，可以三年畢業，殆擇要教授，俾略知梗概耳，而非然者，則工人可謂天授聰明矣，





第一大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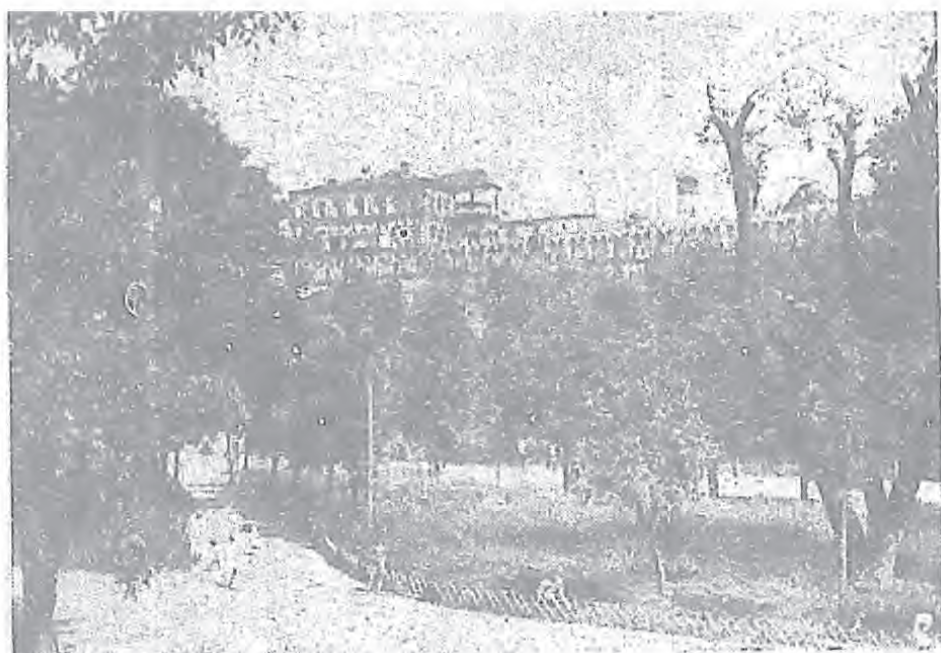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廿五日 午前隨莫公參觀莫斯科第一大學，動物標本室，水陸飛潛之物略備，又參觀醫學部，因時間匆促，一覽而出，是日爲仲擎生日，晚，同人聚飲，余微醉，頗不適，此後當戒酒矣。

六月廿六日 午後與星垣仲擎赴各商店，步行甚疲，抵旅館，莫公將出，聞市上戒嚴而止，是日爲蘇聯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，會場在國家戲院，要人均到，街市驅逐閒人，斷絕交通，大有警蹕遺風。晚五時，開會，大雨如注，而赴會之人，會不少怯，由無線電聽會場發言，主席略謂議事日

程，大家想已閱過，有異議否？答無異議，通過，主席謂選舉主席團四十人，遂歷數人名至四十，間有異議否，答無異議，通過，歷議各案，均無異議，通過，頗似我國袁項城稱帝時代，代行立法院開會之景象，是日旅館有白麵包，頗精美，乃因會議特製，而其他旅客，亦得同快朵頤，

六月廿九日 午後與同人小飲，又有醉意，何戒酒之難也，

六月三十日 午前肖岩在處宴請東路俄員梅茲羅夫(Meyzeroff) 聶恰衣夫，(Nechaff) 的其於同人來莫時，沿途照料之誼，星垣大醉，謾罵跳踉，同人方嘩笑間，莫公以電話召余去，則爲劉紹周爲俄警所辱，討論辦法，是日早十時，紹周自亞歷山大(Alexander) 公園出，有俄警謂奉國政局之命令，迫其同往警署，紹周告以係外交官，不聽，示以外交護照，曰，我無權看君護照，請至旅館詳談，不許，請由電話告知代表團，亦不許，紹周曰，是將逮捕我耶，警曰，奉命而來，第隨我往，乃被脅至結克佳爾尼(Dekiany) 街，第四十六警察分署，問訊紀錄畢，署長入內室，達半小時，催促始



亞歷山大花園

二三一

出，曰，此誤會也，請返廝，詢何以誤會，不答，既回廝，同人大譁，莫公派允卿赴俄外部口頭抗議，少頃返曰，外部言，此誤會也，必有辦法，莫公又提出書面抗議，要求採取當然應有之措置，於時衆議紛紜，余謂蘇聯對我國之首席委員，不能保護，而使受此奇辱，外交待遇何在，宜立即宣告世界，要求變更會議地點，無論移至何國，決不在蘇聯境內開會，同人僉曰，此過傷蘇聯體面，會議前途，必受影響，因小忿而亂大謀，不可爲也，遂不果。

七月一日 俄外部派交際司副司長來見莫公暨紹周，表示歉意，以侮辱外交官違反國際公例之事，而僅派副司長道歉，逸孫謂此所謂大國之下大夫，當小國之上大夫，非虛語也，晚與莫公閒談，余力陳宜調烏謫生來莫襄助，莫公有允意，

七月三日 俄外部以正式公文對紹周被逮事，表示歉意，謂肇事警察，業已懲辦，並令嗣後對於本處同人，特別注意云云，道歉，懲兇，保障將來，逐項作到，此事遂告一段落，接揚蔚藍函，知卿妹事，周廳長允為位置，余家七月中可遷哈埠，

七月六日 是日為蘇聯頒布憲法第七年紀念日，全市皆懸旗誌祝，蘇聯革命後於我，而憲法之頒布已七年矣，返顧我國，胡適之且以何時有憲法一文獲罪，曷勝慨歎，肖岩今日回國，余作家書，託為帶至哈埠付郵，

七月九日 前求揅三借購皮外衣，緣會議既無進展，不得不為久居之計，是日揅三來問可往乎，曰可，遂與新章暨揅三同行，遍歷各肆，皆無適宜者，僅餘一肆，余曰，今日殆無濟矣，入詢之，適有一件，皮為貂項，雖不齊整，頗溫厚，價五百五十盧布，

固不甚昂，惟極肥大，必改制而後可服，遂購以歸，途中微雨，

七月十一日 與淑言赴街購公家應用之地毯棉襪等物，淑言並購一駝鳥毛扇，價二十五盧布，甚廉也，

七月十二日 昨接卿妹來函，知擬於十六日遷至哈埠，已復函寄哈矣，夜間忽夢閱一法帖，爲蠹魚食殘過半，醒而憶及，迭寫家信，諸事無不顧慮，惟奉垣所存之書，忘勵防蟲，寫信不及，乃以電報言之，晚，聞某電影院有佳片，與仲擎往觀，片名婦女衛生，大意描寫革命前，婦女工作，不協衛生，革命後，政府如何保障，亦宣傳之意也

七月十三日 晨與申甫赴市購公家應用之地毯，至一舊貨店，見有碧玉刻乾隆御書十全記，玉厚約三分，寬約四寸，長尺許，字塗金色，舖叙當日經邊理藩，武功卓越，以視今日視變藏爲甌脫者，不勝今昔之感，內廷珍物，殆聯軍之役，俄人取來，革命後散入市廛者，惜僅六方，文意不屬，索價三百盧布，又有翡翠較碧玉略小，一面刻西湖十景之一，一面八分書乾隆御製詩，僅二方，亦不全，索價百盧布，余赴旅館言於



曠古奇男出  
 飄然玉宇姿  
 雄獅鳴有待  
 乳虎氣無斯  
 舉世瞻丰采  
 聯邦任設施  
 大河今漠北  
 萬姓尚瘡痍  
 運石

И. В. ЛЕНИН Э. Д. Л.

列寧三歲造像

莫公，莫公往觀，亦以不全未購，余購列寧照片二，一著色，一不着色，王念劬前曾購此照片，題詩其上，余今用其首句，亦題一詩，是日顧少川夫人過俄回國，新章適請短假省親莫公因命護送顧夫人同行，新章至驛，車已徐轉，既登車，而遺其行李於站台，預料其不能不折回也，子再遇夫人及傅子青赴英留學，亦於今日過俄，余赴站送之，

題列寧三歲造像

曠古奇男出，飄然玉雪姿，雄獅鳴有待，乳虎氣如斯，舉世瞻丰采，聯邦任設施，如何今漠北，萬姓尙瘡痍，

七月十四日 新章昨夜折回，謂上車已知行李遺落，至第一站，遂下車購票回莫京，俄語生澀，種種困難，遇多數農人同車，互相問訊，各贈以煙捲一枝，歡聲雷動，爭以手式間以一二淺近俄語，與新章接談，種種關照，大矣哉，紙烟之爲用也，因憶向過西伯利亞，每至大站，輒有勞工求索紙烟，夫紙烟非飲水食粒，不得則死也，俄人得

之如此其難，胡爲不能戒除，雖然，吾又思之，蘇聯以優待農工，號召世界矣，而所謂神聖之農工，乃求一區區之紙烟而不可得，雖云勵行貿易政策，自製之烟，儘量出口，然農工固已苦矣，午前與新章同赴旅館，歸途買印花樟蒙二，連日好買雜物，幾成習慣，旅資將罄，宜節儉矣，

七月十五日 新章回國，余赴車站送之，致卿妹函，託爲帶去，

七月十九日 今日爲鼎孚四十五歲初度，余代同人擬壽聯，念劬月波均有詩，依韻和之，

壽鼎孚四十五歲初度

民國十九年，九十遐齡剛半數，

俄京三兩月，兩三好友祝千春，

前題和念劬原韻

異邦此夕敞瓊筵，獻宰稱觴倍快然，漫道年華剛九五，半生助業足千年，



七月二十日 與星垣仲擎仲翰泛舟莫斯科河，山光水色，青翠撲人，余解衣欲浴，謂水不深，一躍而下，深不及底，急泳出水外，扶船至淺處，余雖稍知水性，而自幼年遇險後，向不臨不測之淵，今者十餘年未嘗野浴，突然下沉，深達數丈，竟未及溺，未嘗非幸，千金之子，不死於盜賊，後宜戒之，浴罷登山縱眺，欲購汽水，以路遠而止，復乘舟返，貨舟例以護照爲質，是日所質者，星垣之護照，二舟分薄，既登山，同人噉言欲捨舟徑歸，星垣曰，若是則我之護照奈何，同人曰，君若爲護照計者，請君獨薄二舟，星垣不得已，乃繫二舟爲一，奮力搖艇，返貨船處曰，此後再不以我之護照質舟矣，同人譁笑，惡作劇哉，八時乘電車歸，河中男女，方游嬉未艾，且有張燈船上，以下夜者，與至不淺，

七月二十一日 莫公接伯衝電，謂哈長第三次車十九日早二時在雙城堡北傾覆，中外人均有受傷，余頗驚駭，緣前接卿妹信，知將於十六七日遷居哈埠，如十七日晚車首途，到長稍憩，則十八日晚，恰在哈長車中，因電楊蔚藍詢問，預計明日當有復電，

七月二十二日 午倦思寢，念今日或有電來，出室觀之，仲肇方持一電，恰致余者，請仲翰譯之，仲翰閱之曰，係瀛眷訂十七日來哈一語，余曰，訂十七日，何以至今未到，殆矣，齊君又翻電本，乃二十七日也，余乃釋然，莫公接李夢白電，問扎蘭諾爾煤礦副礦長，應派何人，莫公由舊屬中，求礦學專才，因擬派丁松山，復電請周天放代徵同意，余致丁君一函，託資光夏轉交，因不知丁君現在何處也，

七月二十三日 與星垣赴市，見向者售鑽石之商店，今已空無一枚，說者謂數日前有多數美國人來此，政府恐其購買，故悉收起，是說余不信之，莫城何日無美國人，且安有列肆待沽，而恐人購買者，殆別有故，晚，同人皆食素餃子，因無從市肉也，說者謂莫城之肉，仰給鄉間，近因政府對於布匹糖果，不肯輕易出賣，鄉人持物入城，得錢而不能購物，故皆不來，以致乏肉，是說余亦不信，莫城本有國立屠宰場，紅樓巍然，爲牲畜致命之地，殆是日偶感分配不足耳，

七月二十四日 至旅館，公事罷，莫公欲赴莫斯科河遊覽，余不及回處午飯，乃赴飯車

，余自抵莫斯科下車以來，此爲第一次赴飯車也，車中照例爲余設素饌，食之頗飽，飯後至莫斯科河，乘小汽艇，順流三十餘里，水漸淺，不可泊，下車步行里許，至一村，綠樹陰中，紅屋一所，石碑矗立房隅，則昔日俄國古都卓夫（Toulousoff）將軍定破拿破崙之謀於此，科陽芳草，悠然動懷古之思，屋內有夫婦二人，殆典守者，婦見余等衣履整潔，昔日，此何國人，何如是之都麗也，其男子曰，此中國人也，彼國共產黨，例有此等制服，令人羨煞，婦指莫公之履曰，美哉此履，在彼國不知價值如何之巨也，嘖嘖稱貴者久之，紹周聆畢告余，相與慨歎，蘇俄一班社會，直以其產黨爲貴族階級，且以爲舉世皆如是也，余等徘徊久之，仍乘船歸，河水深處達數丈，俄人男女老幼，濯浴於中，載沉載浮，輕如鷗鳥，可佩服也，仲擎玉如與余中途下船，步行回處，船中得詩，

## 泛莫斯科河至斐利（Fili）

勝日逢休沐，輕帆破浪行，人家多近水，野寺半依城，路轉濃陰合，波平夕照明，烟

橫停棹處，林隔叱牛聲，小徑能容步，蕪花不記名；拿翁遺跡在，望古集遙情，

七月二十六日 隨莫公遊阿爾汗日斯克，(Arhanjstskoi) 爲前代貴族別業，林木茂美，占地甚廣，斜陽芳草中，排列石人對對，彫刻精絕，林外有池可泳，數俄人方浮沉其間，月波與余亦思入浴，因莫夫人在，未便解衣，流覽多時始歸，接楊蔚藍函，知藍案主任白君夫婦，相繼病沒，遺孤僅十齡，已由理事會助二百金，同人均有贈賻，代余賻二十金，不知將來歸葬，可否重邀恤典，余遂乘間向莫公言之，

七月廿七日 隨莫公觀賽馬，束縛之，馳驟之，人之樂，馬之苦也，前者自題小照詩三首，分寄故人，旋得楊蔚藍函，依韻次和，殷殷之情可感，今日由賽馬場歸來，路旁有羣兒高呼吉代(Kitas)因而得句，復作一首，并錄存之，

#### 自題小照寄遼東諸友

草草光陰已半生，無端絕域又長征，風塵萬里詩爲憤，(去年欲留學海外，自題小照有可有重洋萬里行句，)飄泊十年筆代耕，似有佛緣甘淡泊，(代表團惟余茹來)猶

有俠氣話縱橫，食前借箸嗟何補，敢望燕然勒姓名，

此日惟需仗節才，莫斯科上任徘徊，名園物異豈能乳，絕域春寒雁不來，（時久無家書，而此地亦實無雁也）翹首中原猿鶴化，關心邊塞虎狼猜，廟堂大計君知否，羽檄朝朝去又回

六月楊花漸脫棉，（莫城六月始有楊花）城開不夜認胡天，（夏日終夜明朗，白日沒至日出纔三小時）經春鬢縷微添雪，去日思潮半似烟，勸做微官同作戲，拚將縱酒欲逃禪，遼東舊侶吟懷好，萬里郵筒寄素箋，

面目羞從鏡裏看，驚心青鬢暗凋殘，十年遊幕謀生拙，萬里和戎決策難，未定歸期同誦戍，（會議久無要領，而自抵俄以來，邊境糾紛遂息，余戲謂政府始以我等二十人，代替守邊二十萬戍卒，故不願早決大計也），偶逢勝地且盤桓，胡兒不識炎黃裔，一任聲聲喚契丹，（古代爲契丹之轉音，往者俄人但知彼之南境爲契丹，而不知更有中國，故統名之，）

增和作

草草勞人已半生春來王粲又長征乘風有志今如願  
捧檄承歡祿代耕極目中原方俶擾傷心北虜尙縱橫  
遠遊季子還鄉日麟閣同留漢使名

灑灑英姿磊落才未須惆悵與徘徊廿年詩酒供消遣  
萬里車書任往來塞上音塵時斷絕個中情事費疑猜  
和戎自古無長策建節殊勛在此回

新詩讀罷意纏綿靜坐焚香月在天離恨填胸餘塊壘  
世情過眼已雲烟我緣衰朽難爲吏君正飛騰莫問禪  
搖落鄉關悲庾信聊將心事寫吳箋

七月三十日 莫公見喀拉罕歸，余擬電稿報告南京，討論多時始發，

七月三十一日 晚與星垣仲翰赴愛立米他四 (Ermitage) 公園，仲翰購門票，應購三張，以俄語不熟，誤購二張，購票例須排班循序，如添購一張，又須多時，仲翰遂歸，星垣與余入園，綠樹陰中，雜陳百戲，小坐片時，茶點精潔，至球戲處，以木爲槽，擲球槽中，一端達木板，板有多孔，以球入孔之高下，爲得彩之多寡，不入孔者，則

不得彩，納五十五戈比，可投三球，星垣與余各投十二球，星垣皆未中，余先中一球，得小玻璃碟一，最後一球，以爲不中矣，竟中最上之孔，司事者曰，此爲最大，室內彩物，任君所擇，燈暗物小，余短視不能辨，取一高尺許之玻璃盤而歸，夫以二盧布易得一盤，不值甚矣，而得者欣喜，觀者詭羨，異已，得楊蔚藍疋，知卿妹及內子均到哈，惟母親未到，是何故耶，亟函詢之，

八月一日 隨莫公赴市看定多物，既回旅館，命余往取，則閉門矣，莫城各肆，名爲九時開門，六時止辦，實則必稍過九時而門始開，未至六時，即已懸牌阻客，國有營業，固與私人之力廣招徠不同也，

八月二日 早六時，曉夢朦朧中，念家中人無信，不知老母現在何處，思潮起伏，遂披衣起，寫家信，又念歐亞西行通車，今日晚六時到，明晨或有信來，因暫不付郵，九時赴市，取莫公昨晚欲購之花，則已罄諸他人，因另擇數種，價三十盧布，車載至旅館門外，命車送花回處，車既去，乃憶及適購花時，付以四十盧布之紙幣，所餘十盧

布，忘未找回，乃鵠立門外，俟車歸。再赴花店，司賬者嗒然曰，我亦忘之，遂取錢付余，不貪小利，是人有焉，余回旅館，又與紹周顯一赴舊貨店，莫公昨看一畫，請紹周往鑒定也，仲擎追蹤而至，因歷各店，有一店陳佛像數尊，索值奇昂，余請一高三寸之彌陀坐像，價二十盧布，歸途又至莫斯科購公家應用之雜物，其手續須先至售貨處定購，掣取單據，再至收款處付款，復至售貨處取貨，是因西洋各國之通例，我國津滬大商店，亦仿行者，惟此間日用品，供不應求，購者磨集，定購時魚貫而立，有貨在樓上，而最後之顧客，乃經梯而在樓下循序遞升者，付款時亦然，取貨時亦然，商店既爲國營，司事者月得工資，貨物多售，於彼無利，少售轉可得暇，故對於顧客，無招待意，而於定價取貨付款種種手續，顧客愈多，辦理愈遲，余往者因院中丁香盛開，往購一瓶，已定妥矣，因付款名次太後，非數小時不辦，念取貨當亦非易，遂捨之去，今日所購，皆爲必需之品，不得不耐心排班，歷時約一小時，足爲之疲，歸處核算美金賬目，因同人各向公家借美金五十元，持赴銀行，兌換俄幣也。



八月三日 前因母親遷居哈埠，東路官房率無暖炕，因擬購絨絨爲製一褥，託人帶回，初購得二公斤，今日復携傅祥祿往購，則全市皆罄，聞俄政府已頒新令，禁民間私畜鴉，民間之鴉既殺，而政府之鴉，供不應求，夫政府專利，至不遺一鴉之微，使王羲之而生此，將畢生不作一字矣，至旅館，聞莫公擬今日遷至辦事處，乃先回處，由樓上遷至樓下，先是余初來時，與仲輪同室，仲輪夜寢甚遲，余不得充分睡眠，新章既回國，余乃遷其室中，亦在樓上，與仲輪隔壁，至是月波隨莫公遷來，莫公屬意以新章之室居之，故余遷至樓下，晚與申甫香圃同赴舊貨店購銅塔一，價二十盧布，

八月四日 先是每日午前，必赴旅館辦公，午後去否，則以莫公有無電話爲準，莫公昨既遷居本處，余自今日起，遂不赴旅館，晴密無事，諦觀昨日所購之塔，爲黃銅製，紅銅爲底，四周有新割痕，念塔內或有物，爲俄人取去耶，因以鐵針挑之，應手而開，內有紅布繪梵畫，啓布則紙捲重疊，均書梵咒，紙色甚舊，若經年頗久者，復以原底合之，輾轉不能入，飯後猶未竣事，適莫公召余，銷門而出，多時始歸，繼續整理

，仲齡來，助成之；觀新劃痕跡，殆俄人未能啓開，復念塔既有物，前得之佛像，亦以紅銅承之，得勿亦有物耶，遂亦啓視，則棉花已朽，雜以香木之屑，均碎如灰炭，有紅綢，彷彿有字，遂闔之，擬歸國時，與塔合作一龕，資供奉焉。

八月八日 肖岩由哈爾濱來，預計應明晨到，而車行較速，早到一日，攜來各方致莫公之函甚多，余寫復信，由四時至十二時，手腕幾脫。

八月九日 昨夜疲極，轉不成寐；肖岩帶到余之家信，知卿妹暨內子到哈，惟老母尚留奉頂，又接赫毓真信，謂不願赴桓仁，已回到哈，余乃厲書天放，謝其派卿妹長第二十校，並謂前荐毓真赴扎薩，如不能辦到，可否由應酌派一差。

八月十日 陶香圃聞諸華僑，爲絨自改官賣，已增價五分之一，貨質尤劣，余念前買二斤，僅敷一擗，携回後，母親必不肯用，仍以畀余，乃遣傅祥祿再買二斤，午後有華人能理髮者韓文漢來處，同人與約，每月六盧布，余每月僅理髮一次，因別與約，每次二盧布，理畢，技甚劣，同人皆笑，此有何關係，姑省奔走耳。

八月十二日 午前與顯一赴市，爲公家買地毯，至莫斯科羅克，見柳條箱頗佳，擬購其二，司事者曰，非將遠行之人不售，須有証明，又至某舊貨店，有銅質銀飾佛像，余往日曾詢之，索三十盧布，而頂有殘闕，今尙巍然陳列，復取視之，念殘缺如此，無從修治，因置之，歸途過庫斯多羅克，陳列木製之箱甚多，詢其價，則甫由工廠運來，須二小時後，始能宣布價值，遂歸處，過一小時復往，則售罄矣，僅餘中者一，小者三，中者已壞，故無人問，余購之，并與顯一各購一小者，將付錢，探各袋均無錢夾，以爲遺失矣，夾內百餘盧布，僅能有此，而又失之，以後將如何耶，急回處，欲向仲歸借之，仲始室中地下，遺一錢夾，正爲余物，乃匆匆持去，取箱而歸，又書一証明書，遣役赴莫斯科購柳條箱，則亦售罄矣，莫城購物，必須見着即買，否則縱橫堆積，頃刻即空，而一店既罄，全市皆罄，日用品之缺乏，於斯可見，午後開鐵箱，取向日所買磁器，置之新購木箱內，余向置磁器於鐵箱，以厚呢外衣裝絨襯衣墊底，以爲在俄決不需此，今則秋風起矣，轉瞬衣裘，豈特絨衣哉，

八月十三日 爲傅智民事，函夢白，託詹之嬾轉交智民而投，理事會近增翻譯文牘各缺，故爲乘機一言，智民前在北京，曾教聊妹英文，余素知其文行並茂，今爲謀一事而屢不成，殊愧對也，午後與顯一赴街購公家應用之地毯，至一商店，有當意者，而非軍事機關不售，顯一向其經理人婉言通融，始買得之，辦事處之器具，多係拉特維亞商務代表處所留，今晨開擬取回，遂便道赴各肆，詢問木器價值，一最劣之木桌，需百五十盧布，貴哉，

八月十八日 午後與星垣申甫仲翰肖岩同遊莫斯科河，賃二小艇，放乎中流，解衣入浴，胸襟一快，復登列寧山，茂林芳草，塵氛不到，大有故鄉景况，薄暮始歸，

八月十九日 接天放函，爲教育經費事，託余向莫公有所陳述，余將原函呈閱，莫公遂函夢白言之，晚閱紅樓夢，欲將書中叙事矛盾處，摘錄一冊，竟其原委，名曰讀紅管窺，甫寫數則，念此事至費神思，不如其已也，

八月二十日 聞華人所設洗衣作，多被查封，將與大獄，訪之，則因蘇聯法定工作，每

日七小時，華人每於法定時間外，孜孜工作，以增收入，爲當局所知，大事搜查，舉法定時間外之收入，盡沒收之，以示懲儆。雖未查封，而血汗掙來之金錢，損失已不資矣，余向見華人洗衣作，輒於夜間工作，頗佳其勤，今乃以是獲罪，始共產國家，減少工作時間，優待勞工之微意也，區區華僑，已不願享此優待，果行此制度於中國，人將使之乎，嗟乎，欲不作工，不可得也，欲多作工，亦不可得也，束縛之，馳驟之，而美其名曰解放，蘇俄之國民性如何，吾不得知，若中國人，必不願受此解放也。

八月二十一日 檢篋中零物，有十八歲時所抄詩韻小冊，爾時日耽吟詠。一行作吏，無復當日情懷，因題南鄉子一闋，

題自抄詩韻

箋素輕輕疊，烏絲細細排，等閒減却舊吟懷，一任塵封蠹食不曾開，鄉園分離久，朋儕際會乖，何時萬里賦歸來，檢點詩囊曲譜共徘徊，



尼古拉第二銅像舊址之一角

八月二十七日 晚與月波星垣仲擊仲船香圃散步公園，有稱體重者，余稱之，得五鋪特十六斤，赴救世禮拜堂，環行一周，建築宏壯，真世界有數工程，堂側原有尼古拉 (Nicolas) 第二之銅像，佔地頗大，革命後，像已毀，惟基址尚存，階階如砥，環以欄楯，精彩殊絕。

八月二十八日 隨莫公赴市，莫公以三盧布購青田石印一，方寸許，為河間紀次墳之印，豈文達之苗裔耶。

八月三十日 與申甫肖岩赴蘇合利 (Suharevka) 市場，諸物多席地陳列，買者賣者，

擁擠異常，天又極熱，汗出如水，匆匆回處，

九月一日 隨莫公赴新耶路撒冷，(Noviy Jerusalem)距城百餘里，汽車二時始到，教堂巍然，圍以城堡，值司鑰者外出，多時始入，是為十八世紀建築，純仿耶路撒冷教堂之形狀，即耶穌棺裂復活之墓，亦仿為之，經三十年始成，堂後羣房，今改為陳列館，陳列蘇聯一部分之動植物產，製為標本，神彩生動，又陳列帝俄時代教皇之冠服，冠以大如巨菽之明珠鑲成，間以寶石，光彩奪目，次為帝俄時代各級社會之享受，其屬於資本階級者，床帳玩好，無不精絕，中國物產，則有磁器佛像之屬，至農民部份，湫隘蕪穢，不可逼視，兩兩比較，亦鼓吹革命之意也，惟今日已革命矣，治者與受治者之享受，果一律乎，晚九時歸，

九月六日 接解耀忱信，論中蘇事件，洞若觀火，可佩服也，

九月八日 肖岩贈余以鑲銀之玻璃酒瓶，余久欲戒飲，今得此，將何以處之哉，

九月九日 前因拉特維亞商務代表處決將借用傢具取回，余與申甫赴市購之，見貨木器

者，陳列滿屋，余等入，主者曰，君欲購木器乎，曰然，曰，請他往，此室所有，皆售出矣，易地皆然，此十日前事也，今日余再過前肆，則向所陳列者，均未移動，余思早已售出，何以物主久不來取，詢諸華僑，乃知陳列木器，取待價之名，而避其實，因實售則頃刻可盡，故有購者，則答以已售，售他物者，間亦取此辦法，使異邦來觀之人，有以規莫斯科之百貨充溢也，新章嘗過糖果店，見玻璃窗中，盛糖盛果之盒，五彩繽紛，入而詢之，所售糖果僅一種，而所陳則空盒也，其意略同，最可笑者，售食物之店，每以木製乾牛乳（Cheese）之形，以爲真有此物，實則僅此木製者耳。

九月十日 先是余與莫公商定，仲翰遷至樓下，未及實行，肖岩已捷足先遷，今日莫公至仲翰室，甚不謂然，因又統盤支配，令余遷樓上，將來與譚聲同室，余不願二人同室，婉言謝之。

九月十一日 午前與申甫淑言出購傢具，而車適不在，乃先散步阿勒巴特（Arbat）多時歸處，車返，同出，雜購電燈絨衣等物，午後二時始歸，飯後，余囑差役孫永福代



購樟腦，孫云無地可購，將渠自有之一包贈余，余嫌其少，仍囑代為尋覓，晚與玉如對奕二局。

九月三日 余遷居樓上，因星垣欲居樓下，與余互換也，晚，新章謫生由哈來，余與同人赴站迎接，車竟晚到，由六時候至九時，僅著一極薄風衣，寒沁肌骨，同來者，為莫少柳，及差役一人，車夫一人，中央醫院看護一人，

九月十四日 新章謫生為莫公帶來六十餘函，余代作復信，盡日未畢。

九月十五日 繕擬各處復信，筆不停揮，晚，全體委員宴新章謫生於飯車，同人作陪，痛飲極醉，任意譁笑，雖莫公在坐，曾不少斂，

九月十八日 肖岩回國，余赴站送之，託帶致各處友人之信件，晚，莫公宴客，余在室假寐，甫入夢，客已去，莫公召擬電報，擬訖復睡，遂不成寐，

九月二十日 早與謫生赴旅館見逸蕪接洽電報，歸途至各舊貨店一遊，晚，逸蕪邀觀劇，余近日目力愈壞，擬不往，逸蕪固邀，乃借淑言之眼鏡，是日坐在前排，頗便利，



凱 旋 門

劇爲印度事蹟，以舞表情，布景過真，而尤以宮內之帷幃，及塑繪之佛像，精妙無比，劇罷，車未來，因赴旅館小坐，劇場距旅館頗近也，候多時，車仍未來，紹周出所藏威士忌共飲，醴醇烈，不覺微醉，車來歸寓，

九月二十五日 新章讀生邀遊動物園，余因天陰或雨，謝之，午後與仲擎仲齡及少柳在院中間話，汽車在前，車夫他往，少柳登車指點汽車機括之構造，仲擎仲齡暨余均登車，少柳開車馳出，經特維爾司喀牙 (Tverskaja) 街，至凱旋門而回，往返車

馬最多之地，技頗嫻熟，歸處在顯一室中閱小說，頭爲之昏，甚矣，此事之無益也，前點定先從母事畧，求香周用打字機印之，今日印畢，

九月二十六日 午前與新章誦生中甫少柳暨妮娜同遊婆括爾尼其(Sokolnich)森林，爲前俄皇圍獵之處，佔地甚廣，樹大合圍，惜值閉門不得入，繞行一周，又赴阿士坦基梅，(Osankino)爲帝俄時代色瑞蔑提夫(Shermetoff)伯爵之私邸，易履而入，地板以雜木爲之，花紋綺錯，光可鑑人，樓上下凡數十室，雜陳彫刻繪畫之屬，精品頗多，伯爵及其夫人結婚影片，往返書札，亦均陳列，其夫人本伯爵之侍兒，即娶之，爾時階級制度極嚴，頗爲社會所駭異也，晚，俄外部因歡迎土耳其國務總理，邀莫公及全體同人觀劇，余因頭痛謝之，

九月二十九日 夜寢不安，精神疲憊，莫公外出，乘間入浴，浴罷，莫公已歸，勉往強見，辦雜稿，并坐談多時，忡怔幾不能支，回室欲溫習英文，而每一執書，雜念紛起，豈人到中年，即成廢物耶，作箴自警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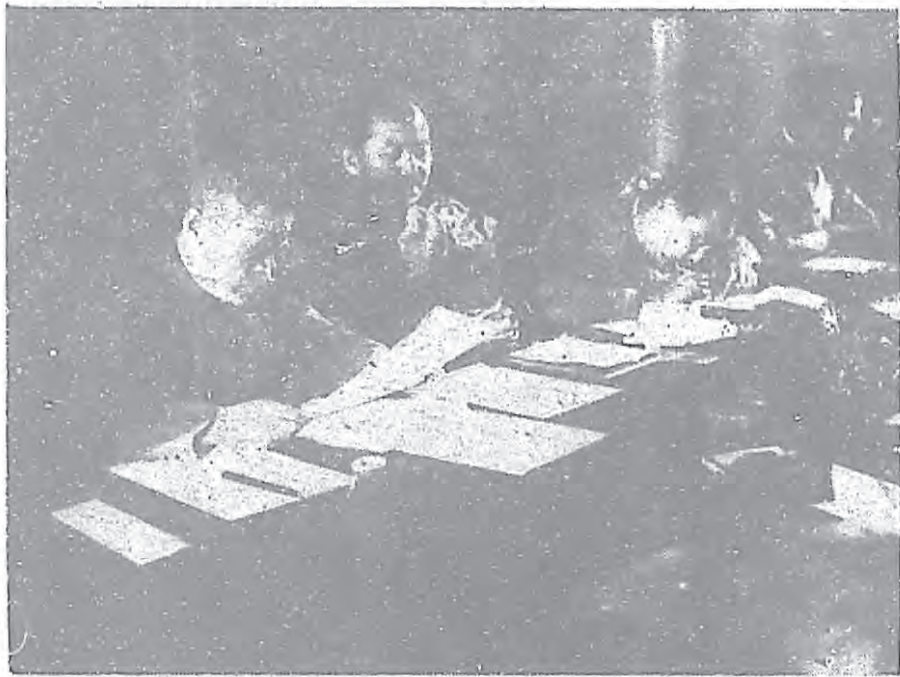
## 慎獨箴

行不愧影，宿不愧衾，帝天如對，師保斯臨，豈謹爾形，更防爾心，非禮勿思，以其四箴，

十月一日 接赫毓真來函，謂見徐士達求事，竟被拒絕，不覺愕然，自念與士達相契多年，志同道合，今彼掌電政，余乃荐一人而不可得耶，再作一函，仍寄毓真面投，探其究竟，並致戰隣晴一函，謂如仍不成，可持函往投戰公，毓真之事，余謀於天放不成，謀於松山不成，謀於士達又將不成，謀於隣晴，仍不能必其成，計窮力竭，毓真來函，尙不見諒，爲之奈何，

十月六日 是日爲中秋節，入秋以來，已落雪二次矣，午後二時，莫公宴伊茲馬衣羅夫暨其隨員於飯車，全體同人作陪，因係宴客，未劇飲，晚在處公宴，適莫公收到國內來函甚多，余因須作復函，亦未敢多飲，飯罷，作函至夜深始寢，

十月十日 是日爲我國國慶，向者曾擬招待各國使節，嗣因明月中蘇會議開會，在此時



中蘇會議  
開會俄方  
演說時中  
國代表團  
之一部中  
坐靜聽者  
爲莫代表  
右閱文件  
者爲張秘  
書允卿左  
執筆紀錄  
者爲著者  
又左爲李  
委員逸謙

期，方將預備一切，遂不舉行，  
昨晚討論會務至三時許，同人今  
日均宴起，

十月十一日 中蘇會議今日開會，  
余隨莫公往列席，地點在外交部  
會議廳，甫入院，外交部預備之  
活動電影，已從事攝製，入會場  
，莫公與喀拉罕先在別室作非正  
式之接洽，允卿司譯，雙方與會  
人員，鵠立會場有時，司事者邀  
至別室休息，室中繪壁甚佳，茶  
點精美，坐談達三小時，莫公與

喀拉罕始接洽接事，齊集會場，余於就座時，潛詢允聊，情形如何，允駭搖首，旋即正式開會，室中周置折光照像器多架，坐甫定，即從事拍照，電光閃爍，目爲之昏，雙方演說，互閱全權証書畢，喀拉罕反覆詰問中國是否承認伯力紀錄，不得要領而散，已晚八時矣，同處撰擬電稿，報告政府，四時就寢，

十月十二日 同人合譯喀拉罕昨日演說，斟酌字句，至夜半二時始散，余倦極和衣而睡，至五時，醒而解衣，天已明矣，

十月十三日 撰擬回國請訓之電，莫公反覆推敲，至夜半猶未定稿，連日夜間失眠，日間忙於開會事項，加以莫公收到函件甚多，一一裁答，手爲之疲，目爲之昏，晚偷暇一浴，浴後益憊，

十月十五日 謫生少柳定明日離莫，聞同人擬於今晚在專車公餞，乃臨時加入，比至則室小人多，烟酒之氣，中人欲嘔，遂與謝仲擎乘車先返，和衣而臥，至三時，始醒而解衣，

十月十六日 午後一時半，莫公宴同人於飯車，爲張允卿壽，且饒謫生，允卿綽號黑瞎子，（東北呼熊之名）莫公演說，引渭水夢熊爲比，語甚雋妙，回處已晚五時，撰擬電報，直至夜深，謫生回國，少柳赴赤塔，仲擎赴丹麥，均未能往送，

十月十七日 早七時醒，欲睡不得，日間頗憊，莫公得國內電報，令根據伯力紀錄，交涉八十六小站駐兵事，嗟乎，中國二月八日，宣言不承認伯力紀錄，此次代表來俄，政府暨國人均將以是否承認伯力紀錄，決斷其是否辱命，今乃突有根據伯力紀錄交涉之電，既避其名，又取其實，真匪夷所思矣，

十月十八日 月波五十整壽，晚二時，莫公治具在飯車慶祝，同人咸在，莫公演說，對月波備極恭維，月波演說，則歷述其五十年之事蹟，歷時頗久，先是預定四時半，赴阿勒巴特街某電影院，觀有聲電影，因演說多時，而汽車又壞其一，同人遂未全往，電影爲共產宣傳片，余觀之沉沉欲睡，惟最後映男女游泳，自高躍下，以至沉入水底，襯以綠光，活潑逼真，余向喜此道，觀之躍躍欲試，他日若能一椽得所，自修游泳

池以浮沉其間，豈非人生大快事哉，

十月十九日 撰擬函電甚忙，晚九時，莫公赴列寧格拉特（Leningrad）余暨同人赴站送之，

十月二十日 午前與新章及妮娜同赴各舊貨店，觀鑽石金珠等物。較余初來時，增價三倍以上，殆因俄幣日落之故，然國家銀行固仍按一盧布九十四戈比兌美金也，又有新設之雜貨店，專為招待外賓者，名因斯那布（Innsad）購者須出示護照，店中應用之物略備，外國人可享此優待，而本國一部份人轉不能者，殆因百貨支絀，恐為外賓所騰笑歟，此猶寒苦之家，自咽精糠，而待客務極豐盛，用意未可厚非，然其本國一部份人苦矣，遂赴旅館邀屠鼎孚至處午餐，先是紹周逸蓀鼎孚念劬允卿向赴飯車午餐，今紹周逸蓀念劬允卿均隨莫公赴列寧格拉特，僅鼎孚一人，自不便再赴飯車矣，午後與鼎孚香圃，出購香水手杖之屬，紹周臨行，留贈同人戲券，遂赴國家戲院，是日為舞劇，譯名百年一覺，情景並佳，尤以第三幕乘舟沿流，松林徐徐移動，表其所行之



遠，忽而晚霞照水，忽而皓月臨溪，烟樹蒼茫，如在水天深處。真可善化工，到莫斯科以來，所觀佳劇，無愈此者。

十月二十一日 前者莫公電請回國請訓，今晨得遼寧復電，余作函詳陳利害，并託鼎孚帶赴列寧格拉特，晚，與同人送鼎孚赴站，爲時尙早，至飯車名話半小時許，鼎孚行，同人歸處。

十月二十二日 午前，同人擬赴郊外某皇宮，分乘汽車二輛，中途因泥濘折回，至舊貨店購望遠鏡一，價六十盧布，歸來檢視鏡中，有黑點，拆而拭之，愈拭愈多，且不易裝成，乃遣役送匠人治之，又費十二盧布，午後檢點函電，託顯一帶赴列寧格拉特，旋又接柏林來電，出席國際刑法會議之中國代表劉君明晨取道莫斯科返國，因請星垣屆時赴站迎迓，晚，新章邀觀劇，劇情爲革命巨子被捕，青年黨人冒險營救故事，雜以科諱，頗堪發噱，而情節變化，又頗能鼓舞神志，歸已過夜半矣。

十月廿三日 差役樂鳳才前隨莫公赴赴列寧格拉特，今晨歸來，送密電稿，囑即發，而

仲翰昨晚宿於車上，余乃由電話召速還，車上差役答已去，余方焦急，仲翰已至，遂從事翻譯，並電告莫公已遵辦，午刻，星垣由車站伴出席國際刑法會議代表劉克儂，并陳穎春穎昆昆季來，方聚談間，撻三亦來，二時，星垣撻三陪劉陳諸君赴飯車午餐，新章今日宴新聞記者於車上，遂并請諸君也。晚，華僑徐歧周邀觀馬戲，演者多人，起坐馬上，作種種技巧，上下自如，又懸繩空際，縱跳轉換，羣繩蕩漾，或一人而頃刻數處，或數人而聯爲一體，真不愧健兒好身手也。又觀羣馬羣虎，起坐俯仰，跳躍衝吼，和以音樂，應絃合拍，出場入場，不待呼喚，吾以是知無不可學之事，無不可教之物，彼捨一身而甘暴棄者，既辜本來之秉賦，殺衆物以快口舌者，尤負天地之生成，

十月二十四日 顯一由列寧格拉特歸，携來電稿交仲翰譯發，晚，同人聚飲，余又醉，夜半酒微醒，同人竹戰，喧呼擾攘，遂不能寐，

十月二十五日 早六時即起，呼車夫醒，赴車站迎莫公，至則車尙未到，至飯車食煎鷄

子三枚，茹素以來，久戒鷄子，而自出國後，又爲常饌，此間捨此實無可食，雖環境之所迫，亦願力之不堅也，少頃莫公到，歸處撰擬函電畢，遂睡少時，晚又擬函電多件，莫公由列寧格拉特爲余購舊郵票一冊，淑言亦贈余舊郵票數枚，並銀盧布一枚，此本往年俄國通用之幣，而現在五紙盧布始能購一銀盧布也，

十月二十六日 午後，莫公招觀電影，余辭不往，莫公既去，與星垣同赴市，星垣昨日買舊郵票甚多，余頗愛之，乃亦買多枚，無用之物，徒耗錢刀，使在一年以前，余必不肯爲此，甚矣，由儉入奢之易也，

十月二十七日 檢點昨日所購郵票，此事亦復甚難，綜而言之，約有三事，而郵票之名貴與否不與焉，一形式宜完整也，破裂污爛，均所不取，二花紋宜清晰也，模糊歪斜，均在擯棄，三郵戳宜適宜也，滿票如墨，雖佳奚爲，三者均無與於郵票名貴與否，吾人力所能及，僅此而已，若真正名貴之郵票，每一枚值千百金，豈窮措大之所能有哉，

十月二十八日 明日爲紹周香圃生日，晨與新章申甫赴市購買禮物，歸又至阿勃巴特街一遊，

十月二十九日 午後二時，在飯車公宴，爲紹周香圃祝壽，在車中作多函，歸過各舊貨店，略覽一周，

十月三十日 是日爲重陽，前與新章有動物園看紅葉之約，今者天寒木脫，旣無紅葉，而余亦無暇出遊，辜負佳節，深可歎也，

十月三十一日 仲肇由丹麥歸來，爲余帶生髮藥數瓶，

十一月二日 晴天無雲，風日清爽，午前與新章同赴阿勃巴特之小市，售雜物者甚多，蘇聯法律，取締私人商業，惟小攤負販，尙蒙許可，曩之富豪貴族，革命後無以自存，則取所藏之物，零星斥售，而尤以星期日爲多，今日適星期也，市內地攤羅列，甚有售小犬者，犬與人有依依不捨之意，貧至售犬，亦良可憫，蓋不但麵包有限，犬食難繼，即國家蓄犬之稅，亦不易擔負也，新章購雜物甚多，余購小鐵攝子及鏡框各一

，午後與新章仲擊，同遊動物園，較諸前遊，已自春徂秋矣，獅虎等獸，因天寒皆畜室內，而獸多室小，惡穢之氣，中人欲嘔，至後園，有白熊浴於水中，浮沉上下，尚極可觀，歸途過庫斯多羅克(Костром)購木盒一，

十一月三日 與顯一淑言赴市購公家應用雜物，往返三次，余藉使購磁盤一，售盤之肆，爲新設者，羅列雜物，多以美金論價，余等向由國家銀行所換之錢，係美金一元，換一盧布九十四戈比，發給執據，今若持此執據買物，則一盧布九十四戈比，可當一元美金之用，由售者於據上註明，至據載之數盡爲止，若無此據，則須實付美金矣，余等持據各有所買，有中國舊扇面，畫山水，款署東園壽三字，余倉促間，未審真僞，但曰，此俾南田畫也，淑言購之，價四十盧布，歸以示月波，月波曰，此僞畫也，余諦視之，果僞者，淑言既悔甚，余亦愧甚，

十一月六日 昨夜三時，爲某君呼差役之聲驚醒，蓋方自外歸，寒甚促燃火也，余醒遂不成寐，憶自到俄以來，夜寢安適之時甚少，作客苦事，充差亦苦事，兼斯二者，尚

何言哉，晚三時，莫公晤喀拉罕歸，草擬電報，衆議紛紜，比定稿，已逾夜半，

十一月七日 是日爲蘇聯革命紀念，先期柬邀外交團參觀閱兵，莫公早七時即起，月波同往，余亦起，終日草擬電報，晚，紹周逸蓀允卿來處劇談，均有歸志，

十一月八日 昨夜莫公赴外部國慶宴會，二時始歸，余已睡熟，聞聲而醒，遂不成寐，日間草擬函電，不得稍暇，

十一月十一日 昨夜草擬電稿，推敲至四時始寢，而彼電是否拍發，須視今晨蘇聯報紙如何登載爲斷，余因此事在念，八時即起，旋得劉紹周電話，謂電報可發，遂飭役送局，因連夜睡不安適，日間精神不振，自審向不如此，豈漸衰耶，晚，莫公赴義大利使館之宴，余和衣臥，莫公十一時歸，復斟酌電稿多時，

十一月十二日 十一時始起，余向習早起，遂成習慣，而自抵俄以來，午夜辦公，甚至破曉始寢，紅日杲杲，遂不成寐，恐日間困憊難支，於是勉強堅臥，但仍不能閉目，心潮起伏，徒耗神思，出視各室同人，方蒙被酣睡，曷勝羨慕，

十一月十五日 昨日聞星垣言，阿勒巴特舊貨店有售八音盒者，玉如與余，皆欲購買，乃於今晨往，則有二具，並購之，而轉讓其佳者於玉如，晚，草擬電報，至夜深始寢

十一月十六日 晚，赴站接肖岩，候多時，蘇聯火車之悞點，以冬日爲尤甚，以途中多雪也，

十一月二十日 昨日申甫談阿勒巴特舊貨店有舊銅佛一，製作頗精，今日同往觀之，乃密宗雙身佛像，坐後有藏文一行，非寺名即佛名，殆由西藏流落至此，完好無缺，詢其值，索百九十四盧布，以價昂謝之，

十一月二十二日 隨莫公參觀達爾文博物館，所陳列者，係就達爾文之學說，爲事實之證明，導者一一解釋，惟多屬於普通常識，即不解釋，亦可了然也，

十二月二日 念劬四十整壽，同人均赴飯車慶祝，車少人多，余最後行，在同人室中，坐談候車，因戲言致相口角，幾成僵局，古人謂戲無益，豈不然哉，登車飯後，已達

五時，念劬出示自壽詩二首，依韻和之，晚，同人打撲克，聲達余室，致不成寐，

### 壽念劬

異國停輅處，開筵祝大年，願經塵點劫，永作地行仙，上壽推仁者，遠觀總浩然，至人適所適，曾不問胡天，

遼海欽遲久，同舟信夙緣，蘭言神似鶴，火色相徵鳧，重譯源源出，新詩字字圓，望隆強仕日，福慧信雙全，

十二月三日，午後始決定明日開中蘇會議第二次大會，臨時預備文件，人多議雜，夜深未畢，頭痛不能支，和衣稍臥，而莫公屢召，同人亦紛來接洽，真苦煞也，夜半三時稍稍就緒，和衣睡去，六時始醒，解衣再臥，思索開會之事，心潮起伏，轉不成寐，十二月四日，早起檢點一切，蹀躞不停，午後二時半，赴外交部會議廳，莫公先與喀拉罕在別室作非正之接洽，歷二小時，同人在別室各進茶點，久候無聊，余則與申甫許鷺室中陳設，互爲估價，以資笑樂，俄人不明華語，固無碍也，開會後，因事前接洽



之效，結果尙稱圓滿，歸來擬電稿畢，又偷暇與李逸荪對奕一局，晚，育岩回國，余託帶家信，

十二月六日 莫公電外部，擬回國請訓，並擬同人多數留俄，

十二月七日 念劬宴全體同人於大旅館，酒饌豐美，至十一時始歸，在星垣室談至二鐘，回室就寢，

十二月九日，新章回國，託帶家信，前者莫公電部請回國，料今日必有復電，余甚盼得請，自晨至暮，望眼欲穿，晚十時，復電始到，竟得請矣，

十二月十日 莫公邀依茲馬衣諾夫觀劇於國家戲院，所演爲歌劇，語言隔閡，索然無味，

十二月十三日 午前與月波仲擎隨莫公赴救世禮拜堂及莫斯科河等處攝影，北風甚烈，余僅著薄襪，足凍欲僵，午後三時始歸，

十二月十五日 晚結算公款，虧千盧布，苦思冥索，迄無著落，遍詢同人，上及莫公，

均無支款者，既司此事，惟有自行賠補矣，夜半忽憶及二次開會後，曾以千盧布向俄方購買到莫後之一切照片忘未記賬，

十二月十六日 午間允卿來，余詢以購像片事，果如所憶，乃交梅茲羅夫者，於是恍然，而一晝夜徒耗心血，爲委吏尙不勝任，有如此者，何況其他，

十二月十七日 紹周在大旅館治具爲莫公餞行，全體同人咸在，念劬月波玉如及余即席聯句，以呈莫公，宴罷歸途無車，風雪甚大，撲面幾不能呼吸，

#### 大旅館即席聯句呈莫公

樽俎勞心制倭俄，邊陲從此免干戈，蒼生受賜三千萬，（念）蒙節候看七度過，歸路山川增嫵媚（拱）故鄉草木亦婆娑，張班偉跡威西域（月）史冊勛名總不磨，（玉）

十二月十九日 莫公本定於二十日起程，已通告中外，乃今日交通部忽派員來言，因開駛專車之技術關係，須改二十二日，問二十一日如何，答不可，二十三日如何，答亦不可，磋商再三，始決定二十一日晚十一時，而自遠東之時間言之，固仍二十二日也

，怪哉，（莫斯科時刻遲於遠東約六小時）

十二月二十一日 連日因莫公返國請訓，籌備事務，整理文卷，（重要卷宗，均携副本，）忙乃無比，是日晚七時，全體同人飯於車上，飯畢，余復草一通告報界之電稿，時蘇聯外交交通兩部暨外交團，各派代表來送，專車啓行，余遂歸，過旅館，將所擬電稿，與各委員一酌，抵處已過一時，同人均尙未歸，樓上惟余一人，蒙被入夢，

十二月二十六日 晚，紹周邀同人赴國家戲院觀舞劇，所演爲土爾其神話故事，劇散無車，與逸蓀同至旅館小坐，以電話召車來，始歸，

十二月二十九日 連日端坐無事，惟樓小人多，誰浪笑傲，求片刻之安寧，亦不可得，轉念莫公此次回國，沿途撰述，必甚繁瑣，余未隨行，暇豫爲多，敢不知足，而復望靜中休養耶，

十二月三十日 接伯衡電，知莫公已抵哈，計連日應得家信，而竟不然，殆家中人聞莫公回國，以爲余必隨行，故不寫信也，

十二月三十一日 昨夜爲人聲所擾，屢睡屢醒，早起精神疲敝，又不成寐，晚撻三盞全體同人爲除夕之宴，十一時始歸，而本處又備冷餐，撻三夫婦亦來，小坐而去，十二時，息燈迎年，顯一適有新購銅鈴一，取而搖之，效西俗也，念劬玉如與余即席聯句，歡譁暢飲，直至天明，余不耐夜深，潛至顯一室稍憩，衆散始回室，

### 除夕聯句

迎新送舊興奚如，旨酒佳肴樂有餘，到處爲家歡故故，(劬)同儕列坐飲徐徐，飛觴各逞雕龍辯，(拱)得句何妨綴玉書，午夜華燈須記取，(玉)青春作伴返軺車，(劬)彈指光陰歲又新，同舟異地一家春，筵開午夜味殊美，(劬)詩憶華年句有神，興會淋漓看賭酒，(玉)衷懷欸洽更邀賓，如斯雅集應難再，(拱)身道雙豐種後因，(劬)一月二日 圍棋茗話，頗覺暇豫，惟夜失眠，精神頗困憊耳，接莫公電，調逸菘回國，念劬賦詩贈別，余和之，

### 送逸菘和念劬韻

琴歌酒舞報新年，羈客結成海外緣，棋子敢言全局勝，輜車終讓一鞭先，赤都景物惟餘雪，白下風光別有天，分手驛亭休悵惘，仗君籌策慰三邊，

一月三日 徐行如來函謂哈埠地面不靜，已商承金參贊派警一人，在余家守望，乃復函，並致伯衡函，表示謝意，又收友人賀年片數枚，回憶去年此日，方辭去遼寧省政府之事，啓程赴哈，住葦一年，南赴白下，北達赤都，奔走數萬里，一事無成，而三十年，忽焉已過，可慨也已，是日爲申甫生日，同人置酒共飲，夜深始寢，

一月四日 日間伏處不出，晚，浴罷方寢，而人聲擾攘，不能入寐，室側爲樓梯，梯上之門，尤開闔不停，震耳欲昏，因起而加鍵，見同人紛集仲翰室，謂莫公有電來，正在逐譯，因亦入觀，電文頗長，大致諸逸菴綏歸，而詞意隱約，莫測其故，衆議紛紜，至五時始寢，

一月七日 與念劬聯句愬逸菴，旋得莫夫人電，謂已分訪各同人宅，均平安，余與紹周回電稱謝，晚，紹周邀觀舞劇，

聯句慰逸蓀

一電飛來竟緩行，晴天密霧四筵驚，故鄉春酒成虛話，（拱）異地長征博令名，失馬焉知非福兆，（劬）請纓端不負生平，漫將歸志縈心曲，（拱）賞雪觀棋睡味清，（劬）

一月九日 逸蓀續得電，決與顯一同回國，同人攝影紀念，

一月十日 午後同人爲逸蓀顯一饒行，念劬與余即席聯句贈別，

聯句送逸蓀顯一

置酒寒宵且盡歡，文旌東指沒遮欄，知君非是池中物，（劬）惜我徒爲壁上觀，結伴長途消寂寞，（拱）聯吟短句祝平安，同舟八月休忘却，（劬）他日更彈貢禹冠，（拱）

一月十一日 晚赴站送逸蓀顯一，本應六時開車，而遲至七時四十分，鵠立寒風中，凍

欲僵，

一月十六日 午後與香圃仲翰遊動物園，遊未半，雪飛如掌，出園，候車多時，園中鳥獸，皆移室中，門窗嚴扃，腥臊撲鼻，惟耐寒獸則仍露天棲息，觀白熊在山坡溜冰，

跌撲可笑，彼等飽食終日，殆亦以運動爲消遣乎，山上有龜蛇之窟，種類甚多，二大龜背高如釜，塊然不動，狀如死去，此龜之所以長壽，而人之欲壽者，所以多習靜坐乎，然閉視窒息，雖生如死，壽亦奚爲，歸來頗頭痛，晚伏枕閱戰地爲花錄小說，轉不成寐，是小說爲借自同人者，描摹盡致，令人神往，惟叙北京之事，動言火炕，又言婦女乘轎而行，均與地方習慣不符，著者李氏，豈未至北京乎，

一月十七日 宵岩山國內來，本應昨日抵莫，因沿途多雪，車行較遲，悞一日，先以電話詢車站，謂今日三時可到，同人至站，則又宣布須四時矣，乃返至各舊貨店一遊，迨四時半，重至站，則曰，須五時，至五時矣，鶴立站台，又越半時，車始入站，蘇聯鐵路行車時間，計算之不精確，消息之不靈敏，直爲當然之事，每一赴站迎送，輒爲氣結，

一月十九日 較昨日稍寒，赴庫斯多羅克購木盒，顧客擁擠，至公園小坐片時，重往，始購得之，晚，閱戰地爲花錄小說，連日遂閱一過，全書結構尚佳，惟於趙莊一段，

始則叙其對於賽姑，鍾情已極，大有通魂交夢之勢，及知其爲男子喬裝，乃轉愛爲憎，肆口醜詆，並極力破壞其妹之婚約，不恤置之死地，此真狗彘不食之所爲也，夫所貴乎鍾情者，謂精神之契合，海枯石爛，不稍改移，非僅悅其顏色，而思快肉慾也，彼趙珏者，於賽姑喬裝遇禍，傷勢危險之際，曾無一度之探望，一函之慰問，而反下石焉，是所願僅在肉慾，不遂其願，即反眼若不相識，所謂專討女性便宜，並以女性爲玩物者是也，鍾情云乎哉，使賽姑而非喬裝，因他事損其美貌，或結婚後年老色衰，趙珏亦必棄之如遺，可以斷言，是與拆白撞騙何異，吾誠不解涵秋妙筆，何以寫此一段惡札，令人讀之作嘔，若謂故意爲此，以貶損趙珏之身分，而書中他處，又極力描寫其能事，欲推爲青年模範，其非故意貶損可知，蓋涵秋於情慾之分，本不了解，僅就普通人之思想爲之耳，憶剪燭間譚小說有談情一章，謂男女互悅，徒以互爲男女而悅之，俱不得爲真情云云，其議論甚長，均能超出肉慾之外，惜涵秋不足言此也，余欲著長篇小說，全翻此案，以正其謬，昨夜枕上思量全部佈局，遂致失眠，轉念



百事無成，精神日減，又何堪再墜綺語之障，不如其已，姑識其大略於此，

一月二十日 閱呂碧城集，其議論之精闢，識見之卓犖，文章之雅潔，鬚眉中吾見亦罕，况巾幗耶，午後與中市赴舊貨店，余索看一墨水壺，失手墜壺蓋於櫃臺上，碎其玻璃，司事者從容審視，了無忤色，壺價十六盧布，余遂不得不購之矣，

一月二十二日 是日爲列寧逝世紀念日，全市休業，各國使館，亦下半旗誌哀，余清晨出戶，指示下旗，履拖鞋行雪地中，寒沁肌骨，

一月二十三日 天氣清朗，飯後與念劬圍棋一局，遂與鼎乎遊植物園，覓多時，始得之，園中蒼松白雪，別無所有，溫室一部分開放，芭蕉仙人掌等熱帶產物，皆高丈餘，惟無花，僅仙人掌一種日本名蟹瓜者，著數紅瓣，凌艷欲絕，盆栽小樹，紙簽標價，大率三五盧布，欲購之，而無紙以裹，必致凍損，遂止，

一月二十六日 自莫公行後，日無所事，惟穿衣吃飯，脫衣睡覺而已，余自有生，無如是閒暇之時，自一方面言之，固感岑寂，而自另一方面言之，亦人生難得之境，余自

學佛以來，每欲靜坐修觀，輒苦無暇，今頗欲利用時間，以償吾志，遂占一偈，聯以自策，偶意不脫諸相，然如能實地作去，未嘗不能漸脫諸相也，偈曰，大行小行，惟貴有恒，大証小証，惟賴能靜，惟恒不輟，惟靜不擾，守斯二者，背塵合覺，

二月二日 接國內來信甚多，一一覆之，晚，樂鳳才送電報歸，遇三俄人，一人猛擊之，問其故，曰，專擊汝中國鬼，又擊之，傷鼻，遂去，有俄媪在側，謂樂曰，控之，我識其人，當爲汝証，問其人何名，曰，我忘之矣，明日當以電話告子，遂互展電話號數而別，樂歸，述之紹周，同人僉主控究，

二月三日 午前與申甫赴市購漆盒一，散步一周而歸，時紹周已邀前大使館法律顧問鮑世泰 (Baumschein) 來，研究良久，由仲擊陪鮑世泰偕樂鳳才控於警署，舉俄媪爲証，警署電詢媪，凡四次，均值外出，遂暫歸，媪旋以電話告樂，謂將來處面談，傍晚遂來，仲擊出而招待，媪言，昨日擊斃之人，余深恨之，訪其姓名住址，數問始得其詳，今已盡告警署，警署已往逮捕，值渠外出，度不久必能捕到，依法辦理也，又

言，此種野蠻舉動，若不嚴懲，殊傷國體，言次復縱論身世，渠爲在黨之人，其子前曾任駐唐努烏梁海代表，是知爲知識階級，且與蘇聯外交界有關之人也，

二月五日 昨夜睡又不適，日間精神困憊，前以爲公事既少，可以休養身心，殊不料身雖無事，而心潮起伏，與有事同，心不能靜，身靜奚爲，向以爲無事即可休息者，悞矣，

二月六日 接卿妹來函，復之，古人云，家書到隔年，此書到日，真隔年矣，午後與仲翰對奕，頗用心，頭爲之痛，似此無益之事，當力戒也，

二月十二日 閱莊子天下篇，惠施之言曰，天與地卑，山與澤平，又曰，我知天下之中央，燕之北越之南是也，此由今日地圓之說暨南北極之說觀之，誠至言矣，又一尺之捶，日取其半，萬世不竭，則無窮小之謂也，又閱韓非子顯學篇曰，滄臺子羽，君子之容也，仲尼幾而取之，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，……故孔子曰，以容取人乎，失之子羽，此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滄臺貌惡而行修，乃適相反，何耶，

二月十三日 閱史記商君列傳，爲相四年，嗣公子虔，爲相十年，趙良見商君曰，公子虔杜門不出，已八年矣，八字疑當作六，晚，星垣將回國，同人治其饒行，念劬大醉，  
二月十四日 讀王充論衡，漢武帝因方士以重見王夫人，其始即李夫人而所傳之不同乎，

二月十五日 閱宋史王安石傳，令民封狀增僧，以買坊場，其今日投標之法乎，揚簡傳，知溫州，首罷妓籍，始廢娼之倡始也，晚，赴站送星垣回國，遂赴大旅館晚餐，念劬所邀也，餐畢，應鮑世泰之招，往觀馬戲，余以爲劇場不遠，主張步行，行乃多時，風雪撲面，戲與前次所觀者彷彿，惟增以犬獅白熊等，

二月十六日 是日爲舊曆除夕，同人公譙，客久思歸，抑鬱之色可掬，

二月十七日 舊歷元旦也，晨起與同人對奕二局，余奕多負，今日乃迭勝，其羨首佳兆乎，

二月十九日 夜過半，余方熟睡，聞人聲嘈雜，出視之，則莫公來電，同人均得回國，

惟鼎字念劬仲舒及余四人留俄，衆議紛紜，破曉始寢，

二月二十二日晚，紹周邀全體同人觀劇，歌舞混合，爲蘇聯戲中最精彩者，票價倍賤，觀者擁擠無間坐，掌聲雷動，西人鼓掌，有一定節目，固勝於中國戲院之隨時喊好，惟每一節目，即鼓掌多時，一若與臺上人合作，而爲應有之關鍵者，亦殊可厭，西人戲院，秩序井井，遠勝中國，固不待言，而此則美中之不足也，

二月二十三日 晚，留莫同人治具，爲回國同人餞行，余食過飽，頗不適，食求不飽而已，因過飽而致不適，何其僕也，飯後，紹周得謫生來電，謂莫夫人三月八日領弔，同人應各送輓聯一付，紹周與余計議，謂僅言輓聯，乃客氣也，應送何物，姑俟徵同人意見，余回室就寢，欲擬一聯一誄，久而不就，

二月二十四日 起甚早，作輓莫夫人一聯，又作一誄，草草撰成，不暇推敲，復作數函，聯交卿妹求人繕送，誄交謫生代繕代送，旋與同人討論應送禮物，僉主張應備祭文，由紹周代表致祭，遂公推玉如撰擬，玉如初不肯，強而後可，晚，赴站送回國同人

，車開而返，

### 輓莫夫人聯

望故鄉執紼無從，追維歷歷淑行，悵女宗頌渺，十年門館，聞見能詳，欲述徽音慚史筆，

相夫子和藹著績，直剝奄奄寢疾，尙國事縈懷，萬里臺榭，枯壇決勝，豈徒齋奠慰泉臺，

### 莫夫人誄

察夫人之純德兮，何中年而永謝，豈天道之難知兮，抑藥石之爲過，早嫺娛於內則兮，遂歸嬪於清門，事尊章以色養兮，娣姒曾弗間言，範懿型於戚黨兮，善教垂於後昆，謂大年之無垠兮，忽長逝夫九原，嗚呼，岳岳夫子，代議神京，風鶴肆警，閨內弗驚，大慙竊位，選以賄成，夫子曰咨，借汝其行，夫人慨然，棄家如屣，楚尾吳頭，問關萬里，庭說羣藩，義師直指，反正論功，僉曰夫子，乃躋臺閣，遂歷封疆，夫人

內助，翟誦有光，輜車旣戒，爰方啓行，倏忽寢疾，匪符伊旨，嗚呼，旣明且哲，胡上智兮，旣和且平，以蒞事兮，總棺永閤，同涕淚兮，執紼無由，阻異地兮，以詠明德，辭奠至兮，

二月二十六日 閱通鑑，漢武帝泰始二年，以黃金爲麟趾褭蹄，賜諸侯王，此殆後世馬蹄金之名，所自仿歟，又漢有二王莽，一與霍光同時，見霍光傳，一即篡位之王莽也

二月二十八日 閱通鑑，漢哀帝時，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，註，時未滿歲，蘇林曰，青病名爲肝厥，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，殆即今之所謂抽風也，又建平四年，關東民訛言行西王母壽，張揖註，王母狀如人，豹尾虎首，載勝而處，乃今之爲王母狀者，皆作美婦人，詞章中且以稱贊女子，豈非徇名而遺實歟，晚，徐岐周邀看電影，坐次頗後，余近患近視，竟極模糊，歸路有頑童呼要鹽否，歧周嘗之，余詢其故，歧周謂此乃相傳之故事，據云往年華人初入俄時，偶死一人，運屍回國，以鹽防腐，俄人奇之，遂以要鹽否爲言華人之詞，

三月一日 偕歧周冒雪赴醫院驗目光，欲購一鏡，人多排號，需時頗久，驗畢赴購，售者曰，時屆休息，須明日來，

三月三日 赴因斯那布欲購拖鞋，近數日間，俄羅斯蘇維埃大會行將開會，（俄羅斯一部分，非全蘇聯）各地代表，廣集俄京，亦享有在此店購物之權利，因是擁擠，余竟不得購而歸，

三月十一日 欲製客廳椅套，與歧周赴市買布未得，聞外賓所住之旅館，房金改收美金，因赴蔑特羅撥立旅館詢問，果然，且極昂，最小之房，日需五美金，遂電告莫公，請預先斟酌來莫同人之住處，晚，撻三邀至其家便餐。

三月十二日 大雪，不出，與同人圍棋，頗用心，頭爲之痛。屢欲戒此，而竟不能，向欲戒酒，亦屢戒屢犯，乃知慮難破家，麴蘖傷生者，固未可以局外之言，厚責之也，惟余仍當力戒，以葆有限之精神，晚閱通鑑有感，作詠史詩一首，

### 詠史



毛公重養親，捧檄色然喜，親沒勵清節，累徵乃不起，進退期至當，賢者宜視此，如何介之推，甘心棉上死，

三月十三日 仍與同人及歧周赴市買布，至一工廠辦事處，所有之布，爲向不售於境內者，以外交團之關係，勉強購得，訂期至另一售貨處取之，晚，得聊妹函，知毓真不願赴札礦，余費盡心力，所得之結果如此，雖然，札礦之報酬實微，願余力止於此，徒喚奈何而已，

三月十五日 赴某售貨處取布，區區作椅套之布耳，奔走數日始得之，此亦蘇聯之特殊現象也，至蘇合利市場，肩挑負販，踵接無隙，余與同人逐隊而入，同人拱眉急出，有谷余不宜至此地者，余以爲考查一國實在狀況，當由其下級社會着眼，若專及於紛華綺麗之場，又何怪其歌頌不已耶，

三月十六日 讀通鑑，晉郭曆謂李嵩必貴，有騾馬生白額駒，此其時矣，注騾馬牝馬也，騾音課，吾鄉俗謂牝馬爲騾馬，乃不知其音訓甚古，晚十時，意緒無聊，至念劬室

，已閉門矣，念勃旋來，共話少時，

三月十七日 駐德蔣公使由柏林抵俄，擬留莫一星期，葛蔑特羅撥立旅館，每日來處會餐，其隨員楊君樹人，少年英俊，令人心折，

三月二十三日 午後與念勃訪蔣公使於旅館，談少時，歸來接莫公由赤塔來電，謂二十八日到莫，囑訂旅館房間，並預雇車夫廚役等事，

三月二十四日 紹周去後，處內人少，徐岐周日來處助理雜務，蘇聯主管機關，乃有取銷其工人資格之說，彼原業彩染，一經取銷，即不得仍留莫京，余因以本處名義，證明其在處服務，

三月二十五日 偕岐周赴油畫院，從容縱覽，爲之神往，覽畢購彩印明信片百餘枚，欲以贈吳季平也，晚，蔣公使赴列寧格拉特，赴站送之，

三月二十六日 與同人赴薩博衛(Saabo)旅館，定房四間，由二十八日起，每日美金十元十二元不等，余嫌其多，同人主張即定，從之，

三月二十八日 晚二時，赴站迎接莫公，同來之人甚多，舊同人爲紹周，逸孫，月波，允卿，顯一，中市，新同人爲專門委員張鶴岩，王禹枚，秘書普克明，烏誦生，（誦生去歲以東路路員資格，來俄辦事，此次始爲代表團正式職員，）吳季鎮，隨員吳子嘉，陳文讓，書記官葛聘之，戴凌霄，關榮貴，符德金，此次新組織，擴大範圍，尙有專門委員胡子澤，錢階平，秘書解耀忱，勞悟雅，未隨莫公同來，莫公到處，即發表准鼎孚仲翰及余短假回國，

三月二十九日 結算會計部分之事，將餘款呈繳莫公，並收拾行李甚忙，

三月三十日 余等擬明日行，莫公與喀拉罕訂六日開會，因又命俟開會後首途，人生行止，真難定也，

四月二日 昨夜寢頗遲，晨尙未醒，聞貓叫聲甚慘，出視之，貓見余躍登屋頂，上而復下，若招余往，屋頂以密雜物，有梯可登，余上視之，一無所有，貓殆將糞於此，近日差役移動物品，遂棄其糞也，此輩安知愛護生物，思之可恨，余既下梯，貓猶追余

若訴若怨，號啼不已，余實無如之何，入室強臥，久而成寐，醒甚不適，

四月三日 晨聞貓啼慘厲，遂不成寐，飯後與同人遊動物園，雪深路滑，索然而返，

四月四日 晨聞貓啼益慘，日間偶詢之差役，則雖貓皆爲彼輩投諸火矣，嗟乎，慘毒如此，果有地獄，非爲斯人耶，雖然，吾見有殘忍殺生，而事事如意者，果報固不足憑，而雖因以獲福，余亦不忍爲也，接卿妹函，知母親曾患病，近已痊愈，余竟不之知，甚矣，遠遊之無狀也，

四月六日 原定今日開大會，屆時喀拉罕以電話來，主張緩期三日，而余等明日首途歸國之擬議，又成畫餅，鼎孚乃見莫公，商定十四日啓行，

四月八日 喀拉罕之秘書鄂薩尼(Oshanin)來，謂喀氏病未愈，明日仍不能開會，改訂十一日，

四月十日 莫公邀同人觀劇，所演爲革命故事，形容軍閥之壓迫平民，教會之助桀爲虐，委曲盡致，蓋日內爲聖誕節，故特演此劇，以宣傳革命，反對宗教也，

四月十一日 中蘇會議第三次開會，余往列席，雙方意見，雖不一致，而情形尚好，  
四月十四日 早起赴車上送行李，午間，莫公召集同人，討論喀拉罕所提之贖路對案，  
余發言頗多，同人有不滿者，將行矣，而如此囂囂，多見其好事也，

四月十五日 早起擺搖行李，遷於車上，晚，莫公邀蔣公使觀馬戲，同人作陪，所演種種  
種武技，令人羨慕，而最後爲動物奏樂，象以鼻捲短木爲指揮，豬擊鑼，能擊木，驢  
擊鼓，海豬擊大鼓，海狗吹喇叭，諸音並作，而於象背大書曰，歐洲經濟同盟，真惡  
謔哉，

四月十六日 昨夜宿於車上，睡至不安，早起回處，又遣房門之鑰於車，復返取之，徐  
岐周來處，詢可同行否，先是余與月波謫生言於莫公，請准歧周隨專車回國，莫公允  
之，既已取得出境護照，而華僑方面，又有俄人欲得而甘心之說，本處差役，又從而  
媒孽之，同人多主慎重，謂如至國境，被俄人逮去，有傷國體，余亦躊躇，申甫與歧  
周交誼頗深，至是乃共討論，余謂隨車回國，莫公所許，出境護照，俄方所簽，逮捕

之說，得諸傳聞，有何罪狀，余亦未悉，何爲而不與同行，研究多時，結果由余負責，允其登車，旋即入浴，因途中須七日不浴也，浴罷，見莫公辭行，同行者，蔣公使，屠王張三委員，齊仲瑜，徐歧周，並差役二人，六時開車，

四月十七日 昨晚睡仍不適，晚三時，抵維亞特克，(Viatka)下車買木製之文具及樹皮製之提包，晚，昏憊益甚，八時即寢，

四月十八日 四時即醒，日已出矣，行近烏拉嶺，沿途作苦工者甚多，皆俄政府所發之罪人，亦即前俄時代之地主資本家也，抵殺馬里，下車散步，有男女學生多人，奔赴木廠，問之，則各學校每星期，例有義務工作一日，於星期六行之，其法甚善，午，抵斯威羅夫司克，爲俄皇尼古拉第二被害之地，下車購土產數事，遇國人作工者，謂來俄十三年，已娶俄婦生子矣，每月有權購買鷄子五枚，黃油一斤半，他物稱是，近頗思歸，詢國內能否謀生，余無以對，晚，抵秋綿，(Towmen)下車散步，

四月十九日 早，抵沃木斯克，(Omsk)下車散步，又抵一小站，有俄女售麵包牛乳者

，此爲蘇聯境內僅見之事，因購麵包十枚，牛乳一大瓶，售者因牛乳向係零售，今忽全瓶出賣，遂忘索瓶價，得錢喜躍而去，路人譏其吃虧，余欲追償之，已不知所往矣，余等所乘之車，因車軸失於修理，時時出烟，則沃之以油，薄暮，烟出益甚，停車啓視，司機樞之鐵板，已不可用，車中例備鐵板，以備更換，而由莫出發時，車守孫永福因未得蘇聯准許出境之護照，臨時更換他人，不知置在何處，遍覓無着，殆孫於遷行李時，一併移去矣，是爲中東鐵路之車，他車鐵板，不能適用，乃退至甫過之魯濱司克(Loubiansky)站，從事修理，復公議如修理無効，則遷搭他車，物品過多，不能盡運，仲翰與余擬留車上，惟留則須六日後啓行，因此遲疑不決，下車瞭望，惟見野樹數株，破屋數間，野水枯草，水邊積雪如山，數馬散啣水畔，一極荒寒之小站也，數俄人方踞地修理，爐鉗並施，鼎竈斂車中紙烟麵包水菓以犒之，停約二小時，有西人提出異議，謂不能因一車而使全列車緩開，車長遂欲委余等之車而去，余等謂此地荒涼，無警察，誰負治安之責，即欲委去，亦須至一大站，並欲電請莫公立向蘇聯

交通部交涉，既而車可勉強開行，乃止。車行少時，又壞，隨壞隨停，隨停隨修，天將明矣，始完整可用，余因備移至他車，澈夜未得解衣，

四月二十日 午前抵台嘎，(Tegha)下車散步，旋抵馬麗銀司克，(Mariynsk)購麵包十盧布，因昨購者，已贈修車工人也，今日所經，平沙積雪，天寒風厲，每下車時，重裘不暖，

四月二十二日 晨過貝加爾湖，迭穿山洞，煤烟入室，中人欲嘔，余遂大病，盡日絕食，鶴岩贈藥數粒，服仍無效，晚，和衣強臥，困憊欲絕，

四月二十三日 早五時，抵赤塔，(Chita)領館諸君上車，余勉強出見，將所携之物，及在車中代莫公所擬致赤塔市長及貝加爾鐵路總辦之謝函，交莫少柳，少柳擬回哈一行，囑余厲書莫公婉言之，鶴岩下車，轉赴黑河，赤塔領館外交信差，隨車同行，車行後余仍不支，朦朧一睡，覺稍愈，徐岐周赴飯車接洽，煮粥一盃持來，余食少許，仍昏憊，晚五時半，抵八十六小站，俄人檢查護照，車停頗久，惟禁止旅客下車。對岐



周之護照，幸無問題，此地較西伯利亞甚暖，雪已盡消，頗有春意，抵滿洲里，駛車入中東路，駐滿軍政官吏，迎蔣公使暨諸同人入食堂茶點，余因口占一詩，是日適值中東路局長盧得宜(Rutay)由滿洲里回哈，以局長之威權，催促列車速行，車行益速，余昏昏甚，

抵滿洲里口占

萬里和戎歲月更，玉關喜見草初生，迢遙驛路邊城接，開合羣山大漠迎，國難方殷心已瘁，征途未慣病初成，食前借箸嗟何補，慚愧朋儕慰藉情，

四月二十四日 午十二時抵哈爾濱，東路同人，頗多到站，余指揮僕役，搬運所携物品畢，遂乘車回寓，仲贍亦寓余家，而余之國外生活，至是遂告一段落矣，

八月十六日 此余二次赴俄之日也，前數日籌備極忙，是日晚三時啓行，母親率家人送余至站，東路同人，贈送食物頗多，車中極熱，汽笛一聲，輶車遠發，同行者，爲外交部王次長，及其隨員樓崔二君，並本處屠委員鼎孚，解秘書耀忱，吳秘書季鎮，孫

書記官素貞，及王月波之少君毓琦，並車夫差役各一人，先是崔淑言之弟克明，就學英倫，欲隨車同行，已得莫公允許，箱篋送至車上，及是車既開動，而崔君未到，素貞言，曾聞崔君告人，四時首途，殆誤記行車時間矣，車行後，開窗有風，稍覺涼爽，薄暮，同人均赴飯車進餐，余行時，母親爲余備素食甚多，遂不赴飯車，過齊齊哈爾，買西瓜十枚，枚僅二角，價廉物美，推是瓜矣，夜間，車中稍涼，余携有棉被，睡尚安適，

八月十七日 早起，仍食自帶之物，抵滿洲里，駐防程司令招待王次長等人食堂，余謝不往，至小鋪買胰子數塊，又買水壺水碗，因車中無熱水，備沿路下車取水也，欲寫家信，買明信片不得，因買信紙信封，就小鋪中寫畢付郵，是站有郵筒二，在票房北者，專收赴俄之信，在票房南者，專收赴華之信，投信畢，程司令又派人來邀，因赴食堂飲茶一杯，得淑言電報，將其弟箱篋交某君代收，因箱多不易辨識，未能全交，旋即登車，抵八十六小站，照例檢查護照，俄員問換錢否，余臨行已託伯衛電赤塔領

事館，送俄幣千盧布上車，至赤塔以東用款，前者季鎮及車夫蕭春發曾存百餘盧布於俄境，是時取出，略可足用，因辭不換，車行後，取西瓜與同人分食之，車行顛動不已，蒙被入睡，季鎮來借毯子，遂醒，夜間甚冷，

八月十八日 早三時，車過赤塔，耿領事及少柳均至車上，余交少柳二百盧布，俟崔克明來時，託爲購票，車行後，以電報告淑言，是日冷極，開箱取絨衣著之，

八月二十日 連日均食自帶之物，今日始赴飯車，車行愈西，天氣漸暖，

八月二十一日 今日天竟大熱，與哈埠彷彿，行此一路，雖數日中，須備四季衣服，非親歷者不信也，晚因畏熱，解外衣而未覆衾，夜半微覺腹痛，

八月二十二日 預計早六時，可抵斯威羅夫司克，因昨夜車下壓死牛七頭，誤至十時始到，同人多下車購物，西伯利亞之牛，每結隊衝擊火車，當鐵路初修時，禍尤屢見，故沿路置木柵，余初見柵，不知何用，今始聞俄人言之，先是在哈曾接電報，知紹周謫生二十日由莫斯科回國，預計今日可遇諸途，遂與同人均注意東行之車，竟無二人

，或有之，而車去如飛，亦不能見也。

八月二十三日 昨晚睡甚早，恍惚中車停甚久，聞係所掛貨車，車軸燃燒所致，今晨又停多時，晚十二時，抵莫斯科，同人多赴處晚餐，余謝不往，與允卿散步月台，縱談別後之事，至二時始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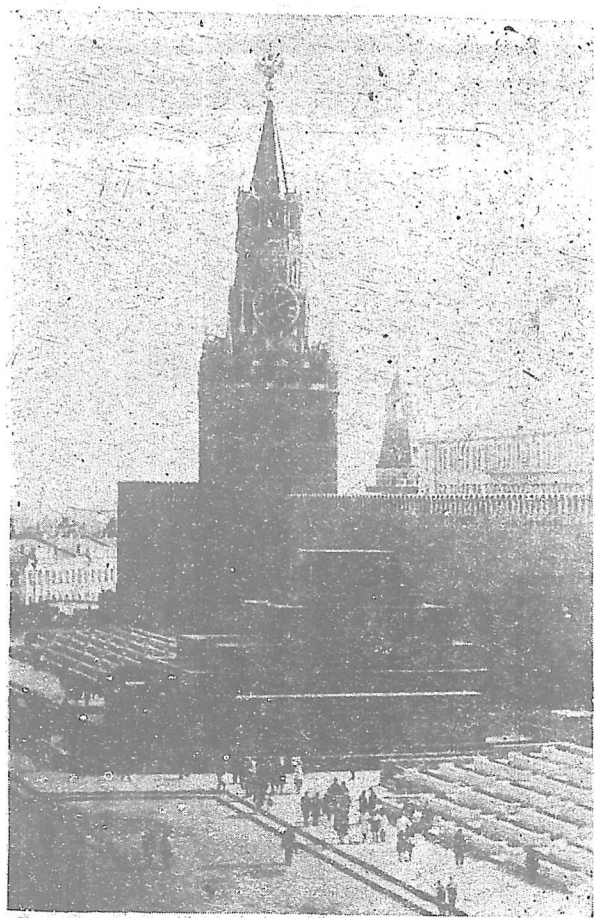
八月二十四日 昨夜睡不安適，早六時即醒，精神困憊，寫明信片告家中，寫畢，赴處沐浴，晚仍回車，車因撥道，屢行屢止，睡至不寧。

八月二十五日 午後二時，出席中蘇會議第二十一次大會，歸途無車，步行至處，是日遷住處內，與子嘉同住樓下一小屋，逼仄已極。

八月二十七日 日間清理積務，忙不可言，晚，赴站送王次長赴日內瓦。

九月一日 原定今日開中蘇會議第二十二次大會，午前忽得俄方電話，改至六日，殊不測其用意所在，晚，本處同人開會，校對大會之速記錄，連日均此工作，尙未竣事。

九月三日 與文讓往觀列寧墓，墓以紅石爲之，守衛鵠立，入門左旋而右降十餘級，則



(城皇爲後墓)墓寧列



列寧墳後革命偉人之墓

列寧遺骸在焉，室爲方形，電燈由屋頂折光，略如我國之總理陵，四壁以黑石爲之，畫紅色屈折如電光，殆赤化之意，列寧臥石棺上，狀如睡而面極黃，上罩玻璃，前後二衛士，持槍相向立，目注遺骸，不稍瞬，謁者魚貫出入，不得發言，不得駐足，不得回顧，墓後爲革命偉人陪葬之地。

九月五日 早起赴街買柳條包一，遂至專車看住處，晚，收拾應用各物，將遷居車上，汽車未來，坐待之，飲茶甚多，申甫復送罐頭水菓至，食之，腹遂痛，至車上，

頭暈思吐，季鎮贈仁丹數粒，食後就寢，不能成寐。

九月六日 遷至車上，本擬午前多睡，而仍七時即醒，日間精神不支，苦不可言，今日應開大會，徇俄方之請，改至十一日，

九月八日 昨夜食西瓜較多，澈夜嘔吐，早起寒極，不任盥沐，勉強到處，取厚衣着之，臥床呻吟，晚，強啜麵湯取汗，不能回車，命樂鳳才往取行李，仍居處內，

九月十一日 列席中蘇會議第二十二次大會，

九月十六日 昨夜與顯一閑談，偶及銀林之勝，顯一謂明日可清晨往遊，余以爲一時興到語耳，遂復置之，今晨七時，余方酣睡，顯一披衣來約，余急起，匆匆盥沐，同乘電車而往，途中換車一次，乘客甚多，擁擠異常，至則長松百尺，青翠欲滴，林外大河前橫，艤舟甚多，守者未至，余與顯一解纜登舟，放乎中流，晨曦耀波，松濤夾岸，不覺塵氛盡滌，少頃，守者至，呼余等櫓岸，詢明原委，彼乃代操，順流百餘步，折回登岸去，顯一復蕩槳渡河，登高阜，見蘇聯軍隊，方習野戰，徘徊之頃，有馬兵

來問，具告之，旋見標柱書曰，『止步』，『槍來』；殆軍事地帶也，復登舟，沿河里許，岸有釣人，河中有渚，停舟而登，謂中秋將攜酒看，來此賞月，旋即刺舟登岸，穿林出，買啤酒飲之，乘車歸，已十二時矣，午後與逸菴對奕，晚，顯一邀赴咖啡店，飲啖精潔，坐三時許，

九月十九日 莫公晤喀拉罕，聞東北之變，

九月二十一日 列席中蘇會議第二十三次大會，草草而散，無結果，

九月二十六日 午前助譯電報，因連日接電極多也，午後與顯一申甫赴列寧山，寒雨濕衣，路極滑，坐小亭，四無人聲，惟有黃葉，飲白蘭地，瓶爲之罄，

九月二十七日 與顯一申甫作銀林之遊，河中小艇已收，水冷風寒，覺不可支，所携飲食頗多，因於林中擇地立餐，細雨濕衣，天陰欲晦，

九月二十九日 隨莫公及階平逸菴月波遊列寧山，即前遊之地，下山步行頗遠，黃葉如錦，清波似練，秋景亦自可人，





動物園之斑馬

十月一日 列席中蘇會議第二十四次大會，  
十月四日 子嘉回國，赴站送之，因與耀忱  
顯一乘長途電車下鄉一遊，天雨路濘，購  
啤酒不得，泥沾衣履，

十月六日 與耀忱季鎮遊動物園，天寒木落  
，秋已深矣，

十月十日 午前與文讓赴郊外，午後與季鎮  
申甫素貞赴市間遊覽，邀至茂特羅撥立旅  
館，茶點小坐，

十月十四日 與季鎮申甫往遊銀林，渡河登  
山，薄飲微醉，拾木葉題詩，並掘野草，  
歸植諸盆，

十月十五日 早起在飯廳閱報，文讓持來一函，謂蒙古代代表團送來者，可收否，本處與蒙古代代表團，向無往來，收拒兩難，乃請文讓姑以私人名義收下，俟呈莫公閱後，如不便收，亦可退還，

十月十九日 爲舊歷重陽，顯一發起同遊銀林，同遊者爲季鎮申甫及金，仍十四日所遊之地，天高氣清，散步林泉水次，開樽共飲，盤桓多時，歸途，顯一復邀赴蔑特羅撥立旅館，飲咖啡數杯，

十月二十六日 原定今日開第二十五次大會，喀拉罕又請改三十一日，

十月二十九日 季鎮丁內艱，今日回國，余買甜瓜十枚，託爲帶呈母親，并贈友人，晚，赴站送之，

十月三十一日 隨莫公遊文化公園，落水蕭森，新雪在地，多數俄人，練習徒手體操，氣概甚壯，

十一月一日 午後，赴站接劉紹周，開車候三小時，乃驅車返，至特維爾司喀牙(Tyours

〔B〕街各舊貨店瀏覽，步行歸處，方欲再赴車站，而紹周已至，蓋僅懷一小時也。

十一月五日 耀忱回國，赴站送之。

十一月十一日 逸穉擬明日回國，莫公張盛筵餞行，全體同人作陪，逸穉大醉，演說詞意不能相屬，余亦微醉，宴罷，在禹枚室中擬電稿，引筆拂紙，坐椅忽仆，衣袈不復可着，回室易畢，至莫公室擬稿，至一時始寢。

十一月十二日 曉夢朦朧，忽憶應託逸穉帶甜瓜至哈，以余母頗喜食此也，乃披衣起，呼役往購，旋得確訊，因掛車技術關係，逸穉尙須緩行。

十一月十四日 連日買瓜二十枚，裝二箱，託逸穉帶回，而余此次到俄以來，僅食瓜一枚耳，晚，赴站送逸穉，同人散坐車中，皆有思歸之意，所謂但見汝送人作郡，不見人送汝作郡也。

十一月十七日 午後，買花四盆，贈鼎孚，鼎孚方接眷貸室以居也，室極狹，真所謂容膝之虛。

十一月十八日 隨莫公遊文化公園，寒風刺骨，河水欲冰，

十一月二十二日 晚，聞外賓事務處擬以某房租給本處，乃與鼎孚提三吉士堪往看，歸報莫公，莫公又往看，認爲滿意，派吉士堪赴外賓事務處接洽，湖本處改租大房之議，乃始於春夏之交，同人有意接眷，余到莫後，極力促進，並請於莫公，修理院中儲藏室，俾可居人，今者租房既有眉目，而修理亦將竣事，惟時事變遷，同人接眷之說，又須緩議矣，晚，莫公治西餐，邀同人聚飲，是日爲念劬生日，就坐後，始憶及之，

十一月二十四日 晚，同人爲念劬祝壽，歡飲微醉，

十一月二十六日 念劬晚間還席，余拊戰連北，遂大醉，

十一月二十七日 鼎孚邀余及月波午餐，肴饌精潔，食之而飽，

十二月一日 夜不成寐，取案上古文辭類，閱秦始皇琅琊臺立石刻文，治國之道，綱舉目張，且全係人事，一掃假神權稱天道之積習，真所謂不世之雄，其混一六合，豈偶

然哉，續閱韓退之平淮西碑，首曰天以唐克育其德，又曰天既全付余有家，命意與始皇不同，殆即始墓碑內所斥之假威鬼神，以欺遠方者也，又閱韓退之南海神廟碑，迷信之狀，尤爲可掬，最甚者，則爲牽牛正中，及人厭魚髓，又海之百靈，恍惚畢出，蜿蜿蛇蛇，又穹龜長魚，踟躕後先，夫所謂蜿蜿蛇蛇者，即穹龜長魚之屬，亦即魚髓之屬也，彼乃貪一牛之奉，而舍其同類，以供人食，見利忘義，神云乎哉，惟全篇屬詞比事，文有賦心，讀之鏗鏘可愛，理則未也，又閱柳州羅池廟碑，則所謂過客李儀，醉酒慢侮，出廟即死，夫因醉慢侮，非其罪也，而竟死之，不知是何邪鬼所憑，抑或適逢其會，吾以爲柳州之賢，決無是也，退之乃嘖嘖贊曰，死能驚動禍福之，以食其土，直視柳州爲餓鬼求食之流，抑何可笑，蓋明天地鬼神之情狀者，莫過於佛，退之因樹闢佛之轍，故對於佛氏之書，悉不厲目，而由其心中，自造一編隘貪暴之天地鬼神，實之於文，徒以文字之佳，使人讀之而不覺耳，又宋邱重羅池廟記，有所謂施利錢者，歲不知幾何，陳景雲註，施利錢即後代香錢也，此施利錢三字，行文以代香

錢，差可免俗，

十二月二日 晚，莫公張筵爲階平克明餞行，全體同人作陪，微辭回室，就寢竟不能寐，取楚詞閱之，彼堯舜之耿介號，王註，耿光也，介大也，與今之普通耿介二字，解釋不同，又甚不察余之中情兮，洪註，益與蓀同，是則今之書札所用荃察，亦可作蓀察矣，

十二月三日 赴站送階平克明少柳，至站爲時尚早，顯一邀至食堂飲啤酒，食堂飲食諸品，向甚粗陋，今則漸改善矣，

十二月四日 擬電稿至二時始寢，時事已無可爲，余尤料此稿經莫公考慮後，未必發出，即發出亦無效也，

十二月七日 晚，與莫公踏雪行至救世禮拜堂附近，莫斯科河岸，兀立多時，救世禮拜堂已經政府決議拆毀，改建市政府，圍以板柵，正在興工，此希世古蹟，遂不復睹，惜哉，

十二月八日 晚，又與莫公路雪至昨往之地，見俄女多人，各牽一小爬犁，上坐二一小兒不等，往來雪中，其較大之兒，則自著冰鞋，奔馳跳躍，較小之兒，臥以小車，揭其面幕，呼吸冷風中，蓋習寒也，以視我國小兒，稍感風寒，即患病者，相去何啻霄壤，

十二月十三日 晚十二時，中東路郭子久監事長携眷來俄就醫，劉華武同來，同人多往迎迓，余偶感不適，未往，和衣而臥，同人歸，聞聲始醒，

十二月十四日 午前，與文讓赴站訪郭監事長，郭君病肺甚劇，目光不定，談話作喘，惟精神尚佳，病肺之人，雖至極危，精神固無不佳也，余觀之似已無望，華武交余函件甚多，皆由哈帶來致莫公暨諸同人者，携歸一分送，卿妹致余函，謂有食物帶來，並另有函，飯後與申甫赴站取之，晚與同人，公讌郭監事長及其眷屬並華武，同時爲文讓餞行，郭君已遷居醫院，不能出席，其夫人及公子並華武均到，宴罷，余爲莫公作函至夜半始寢，

十二月十五日 午前購石榴，裝一小箱，託文讓帶奉母親，晚，赴站送文讓，爲時尚早，照一邀赴樓上食堂，啤酒洋點，均甚精潔，此不但非去年之所能有，亦今春之所未能有也，蘇聯之進步可想，七時歸處，飯後與莫公散步街市多時，莫公患失眠，醫囑每晚步行數里，風雪交加，瑟縮欲僵，

十二月二十六日 早八時半，余猶未醒，紹周拍門驚呼，問之，則郭監事長已於今晨長逝，醫院方以電話來也，余急披衣而起，不及盥沐，與紹周同赴專車，余謂宜向其眷屬婉言之，庶緩驚痛，乃先至另一車，呼捷三起，復邀華武來，委婉告郭夫人暨其公子，郭夫人痛不欲生，遂同赴醫院，直至病房，一尸橫床，景象淒慘，醫言有傳染之虞，而其幼子抵抗力薄弱，尤爲危險，余乃携其幼子，先回處，其幼子不語不食，畏見生人，不得已由電話召其隨役來伴之，乃代莫公擬電稿報告各處，并保薦繼任之人，復與捷三申甫赴市買棺，棺爲蘇聯之最佳者，需一千八百盧布，由莫公賻贈，復代莫公擬輓聯一，自擬輓聯一，并代同人擬輓聯多付，莫公自書，余亦自書之，



韓郭暨事長子久聯

二年共事，切磋良多，自有交情同水乳，

萬里遠遊，顯幽頓異，更爲鄉國憫人豪，

甫經塞北冰霜，詎料異邦成異世，

根觸遠東風雨，那堪斯際失斯人，

風雨同舟，猶憶清談室玉屑，

關山歸棹，忍看弱息泣麻衣，

苦塊憫諸孤，淚灑千行風滿樹，

關山非故國，魂歸萬里雪迷天，

當彌留之前夕，神志漠然，河嶽日星原有自，

數踐履於平生，風徽渺矣，智仁樂壽獨無憑，

談笑從容而逝，死亦大哉，道契南華君子息，

經綸幹濟之才，生非偶爾，澤流東道後人思，

厭看故國烽烟，獨向西歐成永訣，

回溯平生事業，永從東道播嘉譽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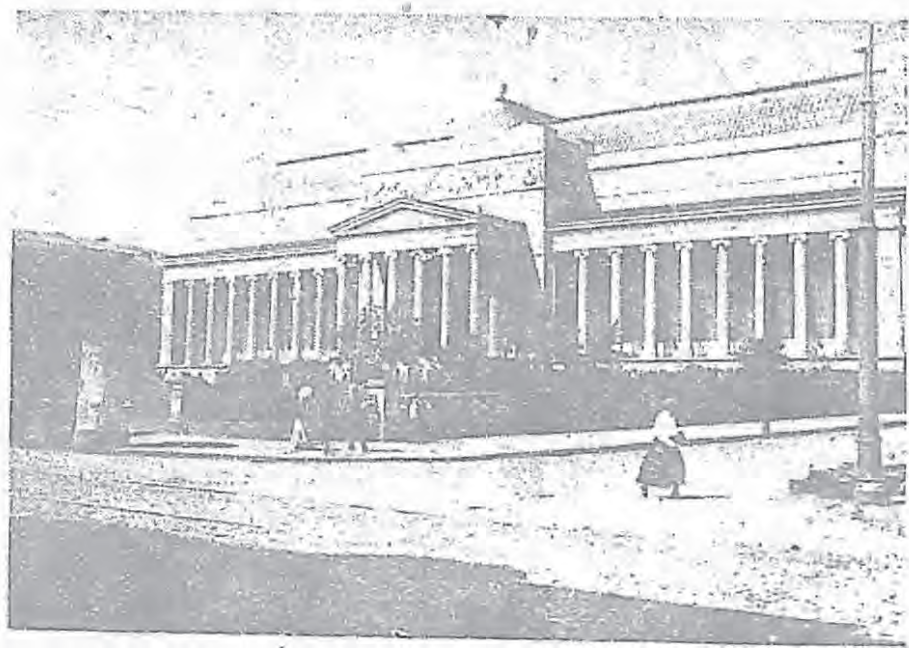
萬里祛沉疴，盧扁竟無回命術，

一生多善業，精魂應証不還天，

十二月十七日 早起，擬公祭郭監事長文，倉促成篇，遂與莫公及同人皆至醫院，莫公撫棺大慟，以六馬素車，與棺至專車，莫公及同人均步送，抵站門，蘇聯交通部派樂隊路警護送，奏哀樂，聲調淒咽，安柩車中，交通部代表演說，對逝者備極恭維，莫公答謝，既而莫公主祭，余司儀，申甫司爵，允卿讀祭文，祭畢，莫公復大哭，

#### 祭郭監事長文

嗚呼，死生之道，賢者難知，弔公宏德，胡遽長辭，憶昔識君，松江之涘，同主東道，爲我師資，清言娓娓，舉綱絜維，文園善病，病亦可爲，我奉簡書，持節天涯，公



美 術 博 物 館

遊海濱，疾亦遂差，盡瘁奉職，罔恤身危，傷哉綿悛，病骨支離，勉循衆意，萬里尋醫，病榻握手，夷若平時，云何隔夕，忽愴靈幃，以公之才，胡數之奇，理固難測，數或如斯，同客異國，孰不傷悲，國難方殷，烽火交馳，斯人永逝，非哭其私，清酒一觴，公其鑒之，魂兮安往，風馬雲旗，

十二月十九日 遊美術博物館，入室，有多數古代石刻，裸體人高達丈餘，繼爲宗教畫，多耶穌故事，凡十餘室，繼爲各國名畫，亦十餘室，莫不精絕，余與同人且觀且談，歷二時許，最後數室，則陳列埃及出土之古代

器物，並木乃伊及棺，木乃伊以布裹扎，面塗金彩，布上繪手足形，棺則周圍彩繪，形狀詭異，又有石棺，雕刻亦精，遊畢而歸，來時乘車，遂忘歸路，以意揣之，步行竟達，晚，與允卿偶談家庭問題，允卿謂渠之俄女友某，其父母片入甚豐，而其祖母則困蹙無以爲生，依其女以居，其女病死，復依其子，其子及婦，飽食暖衣，此嫗則惟恃售賣舊有什物，以度朝夕，訓至饔飧不繼，憤而訟其子於法庭，蘇聯法律，爲父母者，如未服務社會，則至老年，其子女無養贍之義務，遂以敗訴，而生計愈窘，允卿視之不忍，月以三十盧布周之，余因謂中國子女之責任，豈但養贍，余戚吳君，其母與婦不相能，乃爲母賃居他處，衣食豐腴，且不時省視，而議者猶以爲薄待其母，兩兩相較，相去又何其遠耶，孔子不敬無別之訓，固爲我國數千年來立國之大經，而西方各國，反此道而行之，民族日強，國運益盛，中國反日趨於衰亡之途，其是非又何在耶，

十二月二十二日 午前赴市照相，時方九時，照相館門尙未啓，繞行市間頗久，二時，



銀 林 雪 中

隨莫公赴專車，祭郭監事長，六時，郭監事長靈柩回國，全體同人，赴站送之，

十二月二十三日 早十時，乘爬力赴文化公園，散步於寒林積雪之中，同遊者健步善談，彼此傾吐胸中抑鬱，爲之大快，旋又踏冰渡河，取平林遠山之景，互相拍照，歸已十一時矣，晚，心緒如焚，百念交集，用觀梅術卜之，得卦不解所謂，

十二月二十四日 早八時，與同人赴銀林，在節勤趁（Garden）街候電車頗久，途中換車一次，至銀林，登山涉河，積雪沒脛，遂成一詩，

#### 銀林偶成

北風獵獵戰蚩尤，屑玉堆銀一望收，我欲殷勤問滕六，如何埋地不埋愁，

十二月二十五日 早九時，擬再赴銀林，因電車擁擠，改至動物園，繞行虎園，徘徊久之，

十二月二十六日 早，又赴動物園一遊，歸來託捷三購赴列寧格拉特之車票，並向旅行社接洽，電列寧格拉特之十月旅館，預定房間，晚十二時，與莫淑貞孫素貞同首途，

車中憑窗眺望，夜深雪白，頗有靜意，

十二月二十七日 早八時起，十時抵列寧格拉特，步行至十月旅館，則莫斯科並未來電，無房可賃，不得已赴鮑世泰宅，雇一馬車，欲三人乘坐，御者謂照章不准並坐，余欲再雇一車，孫堅謂多費可惜，渠乃立於坐前，車行數十武，余甚不安，乃自起立而俾之坐，抵鮑宅，鮑寓六層樓上，余先與孫循梯而上，氣喘汗流，既詢明，余復下招莫，鮑宅派人搬運行李同上，時鮑世泰外出未歸，其妻以茶點餉余等，坐候至午，焦急萬狀，欲電莫斯科設法接洽旅館，乃與孫赴長途電話局，雇車未得，沿途步行詢問，既至，說電話者甚多，余等既交費，坐候接線，至三小時，恐莫久候不耐，乃說明晚五時再來，步行返鮑宅，又良久，鮑世泰歸，以電話遍詢各處，謂十月旅館，仍有希望，時已五時，擬以電話告莫斯科，鮑宅故有電話，既繳長途費，例可接線，而多時仍未能接，乃置之，而與鮑同赴十月旅館，則仍無房，鮑復以電話遍詢各處，結果由歐羅巴旅館得房二間，遂同往，房為內外二間，屬B級，設備完美，乃與孫乘車赴

鮑宅，取箱箠，歸途過電話局，取回日間所交之費，寫信告莫公，飯罷就寢，

十二月二十八日 步行赴冬宮遊覽，宮爲俄皇舊居，今設二博物館，一爲歷史博物館，一爲革命博物館，余等赴歷史博物館，搜羅美備，不可方物，周覽未竟，時晏將閉門，乃歸，晚至市間散步，多時，回寓，鮑世泰夫婦來，欲邀余等晚餐，余等謝之，而邀渠夫婦至旅館屋頂食堂聚餐，皆有醉意。

十二月二十九日 鮑世泰邀余等同遊喀贊司克(Казанск)教堂，建築宏麗，有多數教徒，方作禮拜，孫市燭燃於像前，又至聖意沙克(St. Isaac)教堂，規模益大，像設皆以極美麗之五色碎石嵌成，無異繪畫，惟堂內已改爲反宗教之設備，中置日月運行儀器，以示上帝之無權，周懸各國宗教照片，其說明極醜詆，歷覽未竟，孫忽謂不適，乃匆匆歸，晚，鮑世泰邀至阿司脫立(Astoria)旅館晚餐，餽饌精潔，皆有醉意，十二月三十日 午前，再遊喀贊司克禮拜堂，午後，遊民族博物館，陳列各民族風俗習慣之模型，神彩生動，無異真者，渡江，赴司他列耳喀，(Stralka) 長橋飛棟，車



行如風，深林積雪，饒有畫意，雪深，車不能行，余等下車二次，徘徊瞻眺，風景絕佳，若常是曠初上，當更勝也，既而馳至一廟，係外蒙古所立，額題梵蒙藏三種文字，供釋迦佛，像設莊嚴，幡幢羅列，瞻禮良久，遂成一詩，歸路過舊貨店，瀏覽少時，晚，置酒消夜，盡白蘭地一瓶，孫微醉，

遊列寧格拉特佛廟

寶相莊嚴梵宇開，幡幢重疊淨塵埃，畸人別有新懷抱，更向蓮臺默祝來，

十二月三十一日 鮑世泰夫人來，同赴國家博物館遊覽，油畫極多，美不勝收，各畫下均訂銅牌，紀畫家姓名時代，及所畫故事，午後歸寓，孫微不適，余與莫出購雜物，並擬買酒，以旅館酒價至昂也，至酒店，莫不入，曰，余不能俄語，余曰，余豈能俄語者，子既不入，余將以手代口，購酒二瓶歸寓，晚，命旅館備餚，開樽迎歲，莫微醉，余成一詩，

列寧格拉特守歲

燭影輝煌酒正醇，清談淺酌見天真，萬家此夜同迎歲，如此蕭閒更幾人，

一月二日 乘汽車赴郊外某行宮，中途忽大風雪，車窗已裂，冷不可支，改道往觀大彼得(Peter I)監修列寧格拉特都市時所居之小屋，製作簡而堅，几榻皆備，並懸彼得之母遺像，外又覆以大屋，則後人所建，以保持此小屋者，寒甚不可久留，歸途復至舊貨店流覽，

一月三日 再赴冬宮歷史博物館，竟前日未竟之遊，歷彫刻繪畫兩部，珍奇羅列，流連不忍去，而鈴響逐客矣，歸成一詩，晚，電莫斯科，告以明日言旋，

### 遊冬宮

表海雄風頃刻收，江千宮觀壯千秋，素心遊侶同吟賞，拋却天涯萬里愁，

一月四日 午前再至冬宮，遍遊而歸，其出人意外者，有前代教皇銀製雕花之棺，取其屍去，而陳棺於此，高大精嚴，目所未睹，憶莫斯科反宗教博物館曾陳列教皇之屍，是真宗教之厄運矣，晚，至鮑世泰家辭行，鮑置酒爲饌，余致簡單謝辭，孫爲譯之，

歸馮，收拾箱篋，驅車赴站，

一月五日 晨抵某小站，車守傳知謂此車已壞，應換別車，余等皆起，携帶諸物，孫先下，余與莫未及下，車已行，只得聽之，車行里許，始停，余等下車，步行至原停車處，孫方兀守箱篋以待，遂同登車，人多地仄，不可容足，十時至莫斯科，樂風才在站迎候，遂歸處，

二月十六日 今日爲首途赴歐之日，早起至法文教習達吉雅那(Давыдов)家，留贈禮物，達吉雅那贈余書一冊，俄國銀幣一枚，以吉語書紙裹之，歸處檢點什物，見舊日所寫金剛經，尙餘三分未寫，乃捉筆成之，發願回向，祝北堂壽，又作詩留別念劬，晚十時赴站，同人及達吉雅那均赴站相送，天極寒，車開後，余遂與兩次久客之莫斯科作一度離別矣，車中包房，本應二客，而僅余一人，展被就寢，尙無不適，

將赴西歐留別念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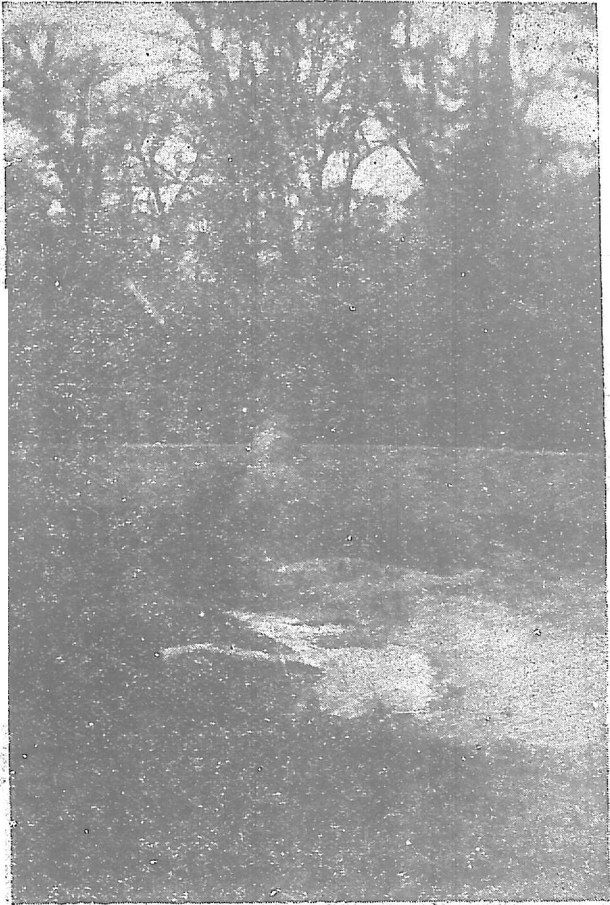
回首家園戰馬馳，那堪朋舊又分離，擎天一柱公無愧，負笈重洋我太痴，前路關山增

別緒，他年鴻鯉寄遐思，臨歧莫更添惆悵，剪燭西窗會有期，

二月十七日 早起索茶，茶役謂須赴飯車，余不欲往，乃取自携之汽水及食物食之，亦頗飽足，午間至聶聶羅也，(Nerach)爲蘇聯邊境，因持外交護照，行李得免驗，過此即波蘭邊境，第一站爲司脫甫崔，(Solna)旅客必須換車，且須另購睡車票，駐俄德使館外交信差方沙伏埃(Von Sava)同車行，王念劬曾爲介紹，下車買票進餐，諸事得其照拂，雖語言困難，尙無所苦，登另一火車，包房甚小，車行後，熱鬧異常，竟得啓閉暖氣管之機關，書法文冷熱二字，遂向冷處旋轉，頃刻覺涼，甚矣，雖識一二字，亦有用也，晚飯本欲不赴飯車，而自食攜帶之物，乃飯車侍者，苦勸不已，遂往就餐，需費至二美金，餐畢回室，遇一法國人，曾在駐華法使館任職，與余攀談，余新學法文，深苦不能酬答，將護照及行李票交茶役，以備至波蘭暨德國邊界時查驗，遂入室就寢，

二月十八日 早起，茶房索昨日過波德邊境時，檢查行李之搬運費三支老提。(Zlot)余

不知支老提爲何語，反復不能明瞭，茶房去，余思殆波蘭銀幣之本位也，取幣視其文字，果然，不知洋文，是真可笑，乃召茶房付之，早十時，抵弗利得利許司他拉司，(Friedrichstrasse)車站，先是余以電報約楊樹人在此站相接，推窗外視，樹人果在，指揮脚夫，搬行李至稅關，余爲胡子澤帶衣箱一，暨自有之衣箱一，均在行李車上，照例稅關對隨身攜帶之行李，可不驗，而行行李車上之行李，則必驗，余乃開自有之箱，而子澤之箱，無鑰可開，交涉良久，結果即存關上，聲明不日轉寄瑞士，因得免驗，與樹人同乘車至阿穆涅(Thron)旅館，先是余在俄診疾，携藥方來，乃與樹人赴市購藥，在俄認爲貴重，必得主管機關特許，始可購得之藥，至是則俯拾即是矣，購畢，樹人邀至泰東飯店午餐，旋同遊某大商場，及動物園，栢林動物園，久着名於世界，佔地極廣，先至其水族昆虫部分，爲樓三層，下爲各種魚類，並海底之花形介於動物物之間者，散在岩山，狀如菊花，各瓣舒捲不已，爲吸食小微生物之作用，向於書中知有此物，今始目視，所有水族，均就壁爲槽，嵌以巨玻璃，蓄水養之，內置電燈



，照耀明朗，岩石草樹，均其生產地之原物，乃至宜懸瀑者，則有懸瀑，宜流泉者，則有流泉，無不逼真，是以各水族久生於中，而不變其原來形狀，中層爲爬虫之屬，各種毒蛇咸備，大龜如床，又有溫室，植熱帶之樹，高逾尋丈，下有流泉，鱸魚成羣，食息繁衍，上橫竹橋，遊人俯視，暖氣如蒸，此一室中，完全熱帶景物也，三層爲昆蟲之屬，時方初春，而蝴蝶翩翩，螽斯躍躍，秋蠶作繭，夏蟲鳴條，下至螳螂螻蛄，亦仿窳廚蠶壤之形而繁殖之，分櫛陳列，可謂巧奪天工矣，此樓爲另一部分，入者須另購票，出樓至各部分，因時間已宴，匆匆一周，其最可觀者，爲累石爲山，引水成池，水分數級，蓄海象海馬海豹之類，海象長二丈餘，面目如笑，口噓氣如牛喘，由山坡境垣下視，可以手撫其額，詫爲奇觀，蓄海豹之最高水池，水平高於平地，乃達丈許，側爲山洞，洞中嵌巨玻璃，適見海豹在水中俯仰游泳之狀，無異親至海底，園中空氣清新，布置精雅，惜時間短促，不能遍觀，匆匆回廨，已萬家燈火矣，

二月十九日 九時，樹人來，余與同往使館，訪耿譚兩秘書，耿君生於德國，不諳華語

，譚君頗健談，詢東省事頗詳，旋與樹人同赴德意志銀行取滙款，因票根未到，不付，余本擬取出，轉滙比國，茲詢明匯款雖係美金，而仍核付德幣，且不准外匯，此係德政府因經濟恐慌，最近頒發之緊急命令，又至旅行社，詢問能否購買旅行支票，據云，須以出國護照爲憑，每人得購二百馬克，德國之經濟狀況，於此可見，旋赴泰東飯店午餐，午後往遊地司當(Potsdam)離宮，故有直達之車，而余等爲速行，凡換乘電車火車三次，最後所乘火車，每榻皆有門通於站臺，旅客自由啓門出入，甚爲便利，既至，且行且談，不覺其遠，其地面積頗大，樹木茂整，宮殿修潔，間室內陳列，頗多珍品，惜因日宴閉門，未得入觀，又有大風車在殿之右，樹人告余，此地昔爲民有，德皇福利得第一，(Friedrick the Great)購以爲宮，取其清靜，以爲娛老之所，宮成入居，乃有業磨迴者，轟風車於宮側，聲振殿陛，日夜不寧，乃召其人，顯出費購之，其人曰，吾此業祖傳之父，父傳之子，子又傳孫，孫又傳子，倚爲生業，傳之無窮，雖傾國之富，不願售也，皇曰，汝不知我能生死人乎，其人曰，王者以法治國



，如強力奪取，我將控於法庭，皇曰，善哉，子可謂不畏強禦矣，請與子訂交可乎，遂善遇之，而令永久保存其風車，以誌王者之守法，與人民之自由，至今傳爲佳話，余等遊畢，於暮靄蒼茫中回寓，晚十時，登車赴比，樹人來站相送，

二月二十日 起甚早，入比境，稅關邏者問余携錢幣若干，余不竊法語，含混答之，以係外交護照，渠遂不甚措意，十時，抵普魯賽爾，(Bruxelle) 以護照示關吏，行李遂得免驗，僱車至友人處，所居頗佳，

三月三日 早七時醒，穿帷外視，晨曦初上，天光如水，略進茶點，遂赴康伯爾森林，(Bois de la Combre) 穿林數里，至鄉間，風景絕佳，行微疲，方欲折回，忽遇清池，水聲潑潑，沿澗而下，遂循水行里許，又有巨澗，池上有椅，坐多時，寂無人聲，鳥鳴高樹，池水流出，又入于澗，尚不知其遠近，飯時已屆，擇路而歸，樹影天光，彷彿畫境，至一小村，遂失路，折回復行數里，遇撮影者，遂撮一影，付十五佛郎，問明路徑，匆匆歸寓，已晚二時，飯後疲極，登床晝寢，七時醒，女主人馬利 (Marie)

又呼晚飯矣，午前暢遊，午後酣睡，洵客中不易得之境也、

三月四日 製水角餉同居諸人，晚至樹林散步，于暮色蒼茫中，坐水邊觀樹木倒影，燈火如星，頗饒靜意，

三月五日 晨，郵局寄來三日所照之像，雖不甚佳，尚可存，復用自帶之照相機，在室內外拍照數幅，與前在莫斯科所照，并送至像館沖洗，又買手套一付贈馬利，答其助簽護照之勞，午後，麗達（Maruŭta）來室，坐談頗久，余贈給小照數枚，各係以詩，晚，與麗達乘電車至城內繁盛街市，火城照耀，遊人如織，同觀電影，因不識所映情節，昏昏欲睡，而麗達與致頗佳，不便提議早歸，觀畢，又至咖啡館小坐，途中買生髮水一瓶，

三月七日 馬利病不能與，余自作晚飯，製餅遍餉同居諸人，

三月九日 午後赴樹林，拍照數幅，携昨日食剩之餅，欲以飼犬，適有牧羊者，携守羊之犬，頗解人意，因以飼之，



池水中林耳伯康於照者奢

三月十二日 乘電車赴康伯爾森林之南端，換車一次始至，經過多數人家，園林修潔，殆皆素封，穿長林而至水池，春寒料峭，又有薄冰，行深林中，忽遇小橋流水，萍藻鮮潔，拍照一幅，取景至佳，復前行，坡坳縱橫，尋徑而登，鐵軌環繞，竟不可過，遂折回，乘電車歸，

三月十三日 午飯後，與麗達散步街市，拍照數幅，晚，樓上德嫗黎那（Lina）及麗達均來余室，作來咪（Lamie）之戲，略如中國之紙牌也，

三月十四日 午前赴車站，取掛號信，歸途買糖菓，邀黎那飲茶，晚，作畫并題小詩，

### 題畫

居然遂客勝頑仙，棲隱能尋海外天，日日登高無個事，松篁深處聽飛泉，

三月十五日 午後，至林中水邊坐眺，水中白鷗泛泛，飼以麵包屑，爭前嚙食，是日馬利病深重，其子自別城來省，偕余室小床去，

三月十六日 因護照滿期，邀黎那同赴主管機關請簽，則以外交護照，須赴外部，既至

外部，則謂須使館備函證明，奔走各處，足爲之疲，最後至城內雜購食物而歸，又赴使館請見羅藹如秘書，值臥病，乃見蔡秘書，託以護照，歸途買糖果遊黎那飲茶，

三月二十二日 乘電車入城，先至皇宮花園，草樹繁蔚，任人遊覽，又至最高法院，建築堅實古樸，其地距余居甚遠，而由余室可見其樓頂，蓋地勢極高使然，今日特來一觀，歸途買酒二瓶，

三月二十三日 與黎那赴銀行，遂至咖啡館小坐，取值甚廉，歸至樹林，河中小艇，已有泊者，晚，再至樹林，欲乘舟看月，至則小艇已收，乃坐水邊椅上，少焉月出，初紅纔白，高掛樹杪，銀光照水，清景殊佳，徘徊至夜深始歸，

三月二十四日 泊舟湖中，照一活動照片，有中國少年偕二女在岸，與余略作問答而去，倉促中，忘問其姓名住址，蕩槳松下，拍照數幅，青枝照水，翠影沾衣，岸上二鴨方睡，移船就之，不驚不動，欲撮一影，而膠片適罄，

三月二十五日 遊古代美術館，所陳列者，多爲石像油畫之屬，以宗教故事爲多，又至

近代美術館，則油畫尤多神妙，以時間倉促，草草一覽而歸，

三月二十六日 午前，乘電車沿康伯爾森林而赴鄉間，田疇整齊，屋宇清潔，犬臥門前，鷄啼樹上，真太平世界也，偶憶故鄉，不堪回首，午後，捫攜行李，擬夜車赴柏林，以車票售罄而止，

三月二十七日 午前，赴街購領帶紙烟之屬，以備回俄贈人，午後，與黎那麗達同至咖啡館坐談，

三月二十八日 馬利病彌重，殆將不起，余遷居波耳 (Pharo) 旅館，午前，與麗達赴車站接莫公，未到，擬晚間再往，又赴使館告藹如，值其外出，留字而歸，少頃，藹如來訪，訂明晨同赴車站，去少時又來，謂已接柏林電，今晚莫公准到，訂共往接，屆時因與藹如偕往，未邀麗達，十二時，莫公來，厲阿耳巴耳 (Albert) 旅館，距車站甚近，而距余所居甚遠，與藹如同歸，歧路分手，余歸旅館，已二時矣，麗達方候余，談少時，親送之歸，

三月二十九日 早起，赴阿耳巴耳旅館，伴莫公剪髮進餐，以新學之法語，勉強翻譯，又陪至本麻司 (Ban marche) 商店購物，旋雇車同至使館訪謁如，謁如邀莫公夫婦晚餐，魏君及余作陪，魏君曾任德比各國公使，現在比爲厲公，談吐風生，至可欽佩，飯後，復至阿耳巴耳旅館小坐，

三月三十日 昨與謁如訂今晨同赴阿耳巴耳旅館，迨余至使館，謁如公事甚忙，謂將於晚三時請郭正清秘書招待莫公，余遂自赴旅館，伴莫公夫婦遊近代美術館，遊畢，值大雨，乘電車至附近飯店午餐，旋回旅館，郭君來，陪莫公同乘火車赴卜呂哥，(Bryg) 既至，復乘汽車行多時，抵聖安得肋 (Saint-andre) 修道院，投刺訪陸子欣公使，值院內午餐，陸公力邀余等入座，餐室爲長方形，修士羅列四圍，來賓居中，人數略等，共同祈禱畢，始就座，有教師在高臺誦經不停，所食爲煎鷄子及土豆並烤餅，任取若干，例應食盡，食時不得發言，食畢，誦經而散，復至客室，縱談多時始歸，已夜深矣，余將歸寓，候電車不至，徘徊街頭，買水果返贈莫公，因日間莫公曾欲購

不得也，

三月三十一日 莫公夫婦郭君及余同乘昨日預定之車，赴殖民地博物館，所陳列者，皆比國之非洲殖民地所產物品，及其風景習俗，搜羅美備，比國他博物館，皆收門券，而此獨否，其獎勵人民參觀而共保此地之意歟，余等來甚宴，甫覽二室，已鈴響閉門，館前湖沼澄潔，樹木整齊，繞行一周，驟雨濕衣，復乘車至路文，(Louvain)參觀圖書館，係歐戰時燬於兵火，美國捐款重修者，余等至，甫閉門，閱書人方魚貫而出，自外觀之，形勢宏壯，又觀其縣公署，爲古式建築，雕刻精緻，遠望之，殆如教堂，晚六時歸，

四月一日 莫公夫婦郭君及余赴瓦達羅，(Vatloo)爲拿破崙戰敗之地，有館懸圖畫，圍數十丈，間以模型，指示戰時情況，拿破崙乘白馬指揮，兩軍交綏，血肉橫飛，恍如目睹，館外有土山爲正方形，石級凡二百有八，係戰後以戰壕之土，並戰士之尸骨成之，爲四百女子所修，上立巨石，獅首向巴黎，數里外可睹，殆中國京觀之意，豈





康伯爾森

林湖中渡

船上莫代

表(負手)

莫夫人(

坐) 著者

(持外衣)

臨一望，綠野平曠，心神爲暢，欲撮影，適未携照相機，借之不得，下山，飲茶於附近咖啡館，遂歸，

四月二日 連日隨莫公遊覽各處，馬利竟於是時死矣，余忙未及送殯，僅贈花一束，聞其殯宮係官地，交費二千佛郎者，可有若干年，交費一千佛郎者，則年限較少，棺嵌壁中，壁通於海，遂漸沈入，蓋比國土地狹小，此所以濟墓地之窮也，余是日還回舊廬，午前至旅館，陪莫夫人赴商店購物，晚，莫公治具請藹如，余往作陪，

四月三日 邀莫公暨其夫人在倆立央(Thionville)飯館午餐，餐後同至康伯爾森林，乘船渡湖，徘徊島上，撮影數幅，午後，送莫公及其夫人至南車站登車，赴巴黎，在車站復撮數影，惜無日光，恐不能佳，歸，步行至皇宮花園小坐，復至北車站飲咖啡，買酒二瓶回廬，晚，房東邀作來味之戲，既散，麗達至余室，談多時始去，

四月七日 飯後，赴瓦達羅，候電車頗久，急雨濕衣，寒風刺面，既至，重觀戰事寫真，並登石獅高臺，雲破日出，遂撮一影，至附近飯店晚餐，雖在鄉村，而備饌精潔，

取值甚廉，以視我國鄉間酒肆，湫隘蕪穢者，真不可同日語矣，歸寓疲甚，和衣而臥；麗達來，見余睡，遂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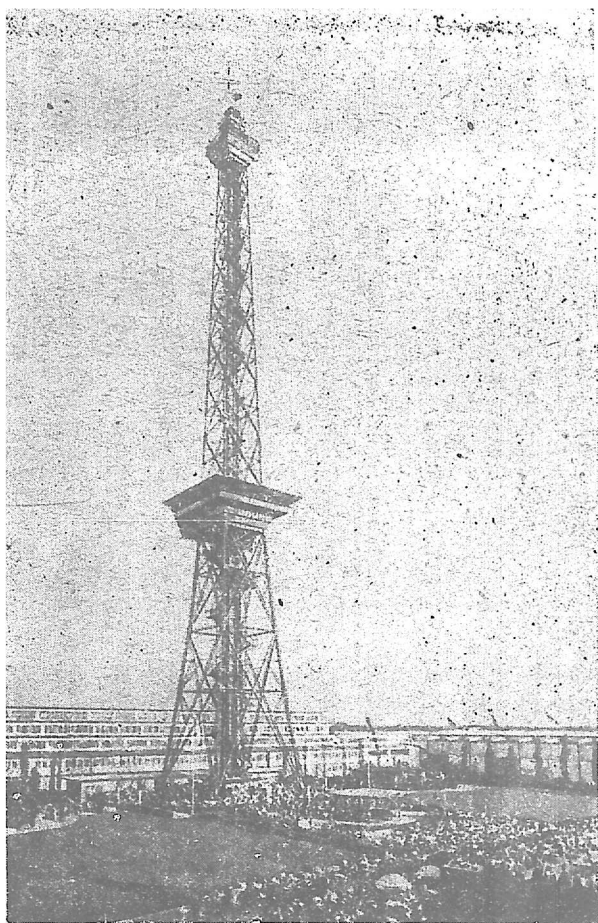
四月八日 是日爲麗達生日，在黎那家治具，時黎那已遷居，去余寓頗遠，余遲到，麗達已儲饌以待，舉杯對飲，謂將與余結爲兄妹，遂連浮數白，薄醉而歸，

四月十三日 定是日赴栢林，至使館辭行，藹如邀午餐，午後遊植物園，溫室中花草繁蔚，以時晏門閉，未得人觀，園中布置雅秀，像設精緻，匆匆一覽，已至啓行時間，雇汽車赴黎那家，因黎那之女，方在栢林，託余帶衣物也，汽車夫不識路，數入歧巷，下車步行，始覓得之，數語即回寓，摒擋行李，偕麗達往雇汽車，裝行李訖，距開車僅半小時，車站頗遠，麗達又赴樓上取物，余頗急燥，麗達乃謂悞却方佳，又可多留數日，登車風馳至站，行李多，須寫備紙，手續頗遲，錢不足，又換美金五元，事竣，火車已遲開一分鐘，因脚夫謂余係使館中人，故特示優待也，余甫登，車即徐動，麗達由車窗握手，堅囑通信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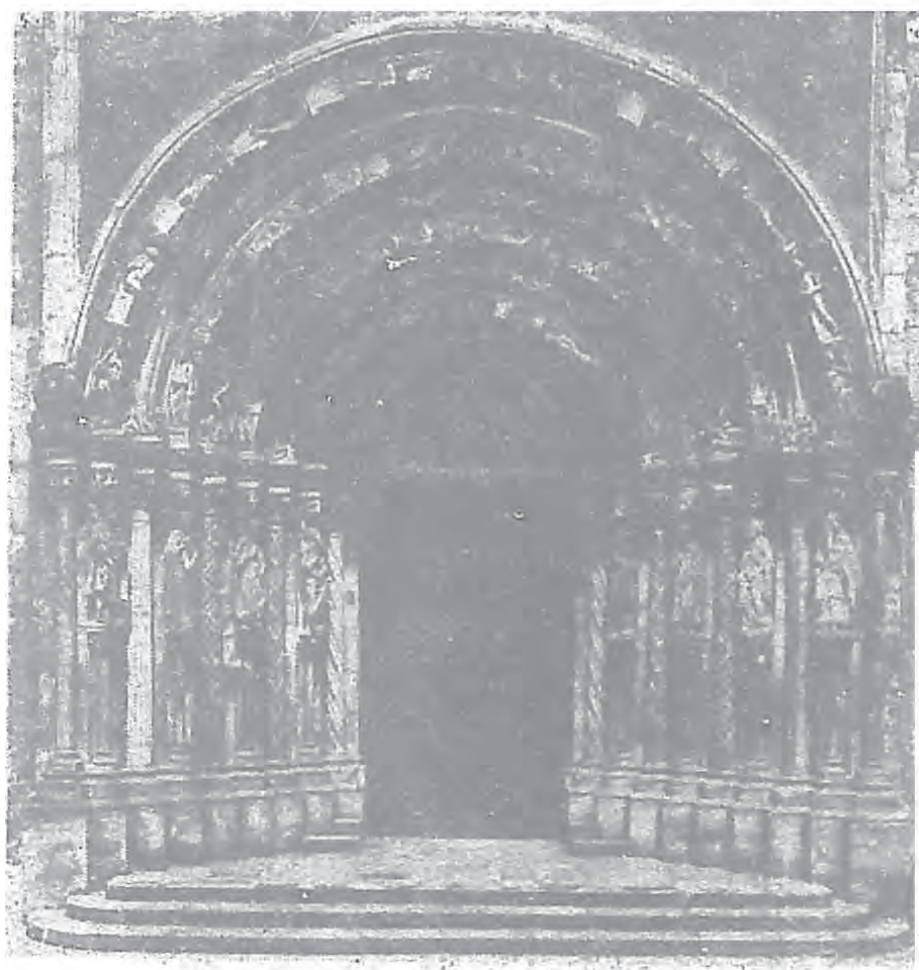
四月十四日 早起，赴飯車飲咖啡，抵栢林揸（Zoo）站，遂下車，以行李交脚夫，囑送至阿穆控旅館，余步行往，而忘其所在，詢諸警察，始得之，入室稍憩，步行赴泰東飯店早餐，蹀躞多時，又未覓得，至使館接洽護照，遂與楊樹人同至泰東飯店午餐，復至吉爾哈爾特（Tirkaton）湖中，泛舟一小時，湖周十餘里，島嶼參差，畜鴨甚多，鴨有飛棲高樹者，殆野處既久，其翼特健也，晚，赴街購照相機一，又同晚餐，復往觀電影，十一時歸，

四月十五日 遊動物園，撮數影，薄暮登鐵塔，高入天際，由電梯上，及塔之半，可列座十人，售咖啡茶點之屬，達其極巔，則電光旋轉，夜間藉以指示飛機，天風浩然，頓覺身輕，是日霧特重，不能遠望，恍惚見地上樓閣縱橫，有如棋子在枰，徘徊久之始下，

四月十六日 同樹人赴博物館，館在皇宮右側，建築堂皇，搜羅美備，其埃及部之古代城闕房舍，均原式移置室中，高大可想，其他古代器物，亦均美不勝紀，最後爲油畫



柏林鐵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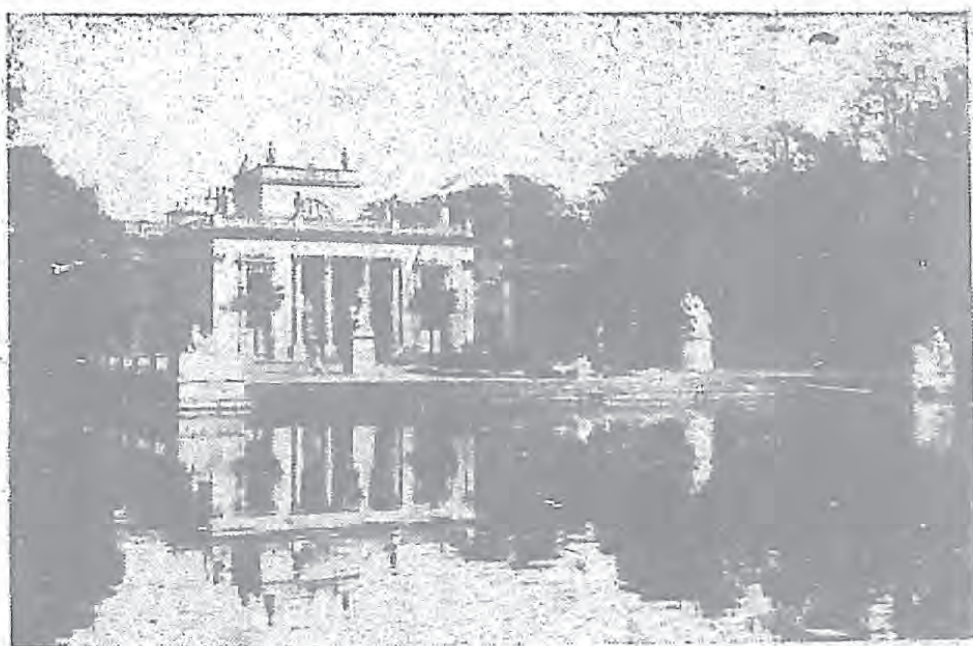


柏林博物館中之古代建築

部，屬於宗教者爲多，間有雕刻，因部分過多，匆周覽，竟需三小時之久，出館午餐後，再遊吉爾哈爾特，又赴街買萊茵河特產之酒，備贈念劬，樹人購水菓贈余，晚八時，同赴車站，先是由比京以行李寫備紙運至柏林，因尙擬他往，遂未取出，至是在挫站欲取行李，轉運波蘭京城，而行李乃在弗

利得利許司他拉司車站，因彼站有稅關，備檢驗也，是時距開車僅二十分鐘，乃同樹人匆匆乘電車往，取出轉寄，幸而蕩事，

四月十七日 早七時，至波蘭京城，下車，有人衣服不整，帽釘銅牌，絮問寓何處，以爲係旅館接客者，姑隨之行，至一旅館，湫隘已極，又改覓他旅館，移行李去，其人索資，付以五波金，竟不滿意，余因其無功受祿，不復增給，嗣詢諸脚夫，知彼皆無業遊民，波政府允其在車站攬客，以博酬金，其帽上銅牌編號，則官家發給，以備查考者，余聞而異之，姑名之爲敲竹杠的，以不知其名，以此名之，乃最相宜也，旅館日需三十二波金，值美金四元，以其太昂，擬晚車赴俄，至旅行社詢問車票，未能明瞭，又至車站，則睡車部分，須晚六時開始辦公，乃以美金易波金，至飯店午餐，侍者雖招待而意不屬，不知其故，殆某種階級專用之飯店耶，回旅館，浴後小睡，醒已晚五時，至車站詢票，則明晨六時有車，須五時售票，遇旅館之跑街者，謂可代購，遂在車站食堂晚餐，歸路往觀電影，所映爲中國故事，主角黃耐霜，乃中國人，觀畢



波 蘭 皇 宮 之 外 觀

，步行回旅館，斜月當空，頓增流落之感，  
在旅館預訂車票，擬明日再留一日，

四月十八日 至車站食堂早餐後，赴公園遊覽  
，園爲皇宮舊址，陂池相屬，樹木修潔，門  
外標示，有博物館戲院之屬，覓博物館未得  
，適得皇宮，購票易履，地光如鏡，樓上下  
二層，凡數十室，雖不甚大，而佈置精雅，  
得未曾有，由窗牖外視，佳樹美池，尤入畫  
境，觀畢，又至園中，縱覽一周，攝影數幅  
，出園，雇車至河岸，河水色黃，輪船交集  
，瞻眺久之，返寓，途中購酒，以備夜飲，  
四月十九日 昨飲微醉，早起甚疲，旅館小費





波蘭皇宮內之臥室

重疊，付二美金，又十波金，而代購車票，復瑣十波金手續費，可謂敲竹槓矣，登車即睡，時方七時，正他人起床之時也，十二時睡起，至飯車午餐，晚四時半，抵聶過聶羅也，則蘇聯之六時半也，入境檢查至嚴，阿富汗駐蘇聯大使同車，亦同至檢查行李之室，鵠立以待，凡外交免驗者，可先上車，車開後，赴飯車晚餐，以電報告代表團，請明日派汽車到站，

四月二十日 早十時，抵莫斯科，竟無汽車，以電話召之始至，因昨電尙未到也，抵辦事處，佳樓上去年曾住之室，忽憶自來水筆。

遺於車上，返覓未得，怏怏而歸，是日王月波回國，晚六時，赴站送之，九時，訪達吉雅娜，贈以由比帶來之香水一瓶，

四星二十二日 午後，與撻三同遊阿士坦基橋，前年曾與新章遊此，轉瞬逾一年矣，撮影數幅，晚，撻三邀觀劇，遂至大旅館聚飲，微醉，

四月二十五日 于再遇日前由英倫抵此，今日與撻三及余同遊油畫博物館，以時間匆促，未能盡覽，晚，念劬爲顯一夫婦饒行於大旅館，同人咸在，均有醉意，

四月二十七日 與再遇撻三同遊文化公園，撮影數幅，午後，觀電影畢，至亞歷山大公園小坐，晚，與撻三同遊卜良士 (Belmont) 車站，長橋臥波，風景甚佳，沿途商店，均懸土耳其國旗，以土總理定於明日抵莫也，余戲謂幸蘇聯與土交好，僅將本國之旗，用白粉畫一星月，即是土旗，用畢洗去白粉，仍是本國之旗，如與中國交好，則此等事，未免多費矣，撻三撫然，先是余到俄後，即以護照交吉士堪，送外交部辦居留簽證，今日取來，乃普通簽證，竟取銷外交字樣，此亦罕見之事，商之念劬，請顯一

明日赴外交部交涉，

四月二十八日 午前，遊動物園，午後，與捷三赴莫斯科河，欲泊舟不得，轉赴銀林，小艇在焉，順流而下，不可復返，更迭盪漿，約二小時，雖流急力竭，而雲影波光，松林草色，頗快心意，

四月三十日 與再遇捷三同遊郊外，二時歸來，達吉雅娜邀余及孫素貞晚餐，欲買花贈之，至各花店，均已售罄，因明日爲舊俄之聖誕節，與五一節適爲同日，政府方面，雖舖張揚厲，作種種新的宣傳，而人民方面，依然買花互贈，慶祝聖誕，宗教之不易剷除，於此可見，不得已徒手而往，飯罷，披閱達吉雅娜遊克雷木 (Orunian) 之照片，遂訂同遊之約，遊期一月，每人預算需千盧布，固甚廉也，

五月一日 是日爲蘇聯五一節，招待外賓，本處竟未被邀，敦槃三載，得此結果，誰之咎歟，午前赴街，觀羣衆集合，極飛揚譁處之盛，午後赴動物園，途中渴極，至小舖買水飲之，園中已有售水者，余不知也，



蘇聯五一節之遊行慶祝(在特維耳司喀牙街)

五月五日 午後，赴車站送顯一夫婦暨關君，到站，爲時尙早，乃至附近森林散步，比再至，車已徐轉，顯一重要行篋，在余所乘汽車中，奔送始及，

五月六日 晚，赴車站送再遇夫婦赴英倫，歸少時，又往接崔淑言，淑言方自哈爾濱來也，

五月七日 與淑言素貞搃三遊油畫博物館，歸途值雨，衣履盡濕，午後，與搃三赴市買花贈淑言，花店已閉，適因他事開門，余等遂入，購花二束，晚，赴車站送淑言赴法

五月十日 決定今日赴德，與達吉雅娜遊克雷木之約，因而作罷，午後，與搃三同赴銀林，浴於河，水頗冷，而芳草綠樹，確有夏意，歸，覓照相機不得，以爲遺在河中渚上，乘另一汽車返取，竟無之，頗快快，抵處，始知在車內也，晚，首途赴德，

五月十一日 抵聶過聶羅也，照例免驗，至司脫甫崔，購睡車票，換車西行，因自携食物，未赴飯車，而買汽水點心等，已需二美金矣，



者著與像佛之園物動林栢

五月十二日 至柏林西賴齊亞 (Westend) 車站，睡車至此，不再前進，正躊躇間，毓琦來接，先是余由莫斯科電樹人，請到站，樹人方病，故請毓琦來也，遂下車，至預定之康德 (Kend) 旅館，盥漱後，赴使館訪樹人，樹人病肺，不日將赴山中療養，略談數語，遂與毓琦至吉爾哈爾特林中小坐，濃陰四合，非復前遊景象，旋赴旅行社購赴羅馬之車票，又至動物園一遊，值微雨，遊人甚稀，

五月十三日 毓琦來，匆匆早餐，同遊哥倫乃瓦耳，(Kunewald) 長林豐草，一望無際，至一湖濱，有多人裸而不浴，曝日光中，此德人鍛鍊之常法也，余等坐多時，拍照數幅，由別途歸，至一小阜，高樹扶疎，芳草如茵，並坐小憩，復前行，遂失路，與來時車站相背，行甚久，望見湖水無際，查地圖知悞，詢之途人，折回原路，穿林登山，道阻且長，至車站，疲極不能舉步，歸至中國飯店晚餐，已六時矣，原擬赴使館，遂不果，至旅館檢點行李，王君送余至站，登車，襪被就寢，尚無所苦，

五月十四日 醒後堅臥至十一時始起，至飯車進餐，為余製素饌，頗適口，抵奧國邊境

，檢驗護照，詢問種種，余多不能答，亦未發生問題，寫信使車役付郵，千十意幣，竟未找回，殆乾沒矣，車行萬山中，上有白雪，下有綠樹，流泉飛瀑，野花叢開，彷彿畫中風景，晚飯後，十時就寢，

五月十五日 早九時，抵羅馬，先是余已電告莫公，至是竟無接者，余乃自雇汽車尋使館，汽車先送余至日本使館，余知其非，又至中國使館舊址，最後至警察所，乃得使館所在，見汪秘書子常，子常謂已赴站接數次，竟未相值，遂同至洛牙 (Royal) 旅館，見莫公，談多時，午後，同遊聖保羅 (Saint Paolo) 教堂，層階玉縷，綺窗金飾，精潔宏闊，在莫斯科救世禮拜堂之上，堂內有多人方作禮拜，余等在室中周覽一周，復至院中，觀迴廊之柱，以石嵌金，每式不同，有舊照片者，因購數枚，歸途至枯黎賽，(Kolsunn) 狀如城，高數十丈，周稱之，堅樸異常，四面有門可入，人立其中，有如四山合圍，上視計分六層，每層可置棹椅，列坐數百人，當二千年前，此中惟蓋猛獸，以食罪人，每一舉行，先期宣布，國人屆時皆得列坐城上，置酒暢飲，俯觀羣



獸，咆哮跳踴，而驅男女老幼有罪者於獄叢，觀其奔避哀號，掙扎狼籍之狀，以為笑樂，其殘忍殆甚於我國殷紂之臺盆矣，晚，為莫公作函甚多，

五月十六日 午後，隨莫公遊聖彼頁(Saint Pierre)教堂，世界第一之大教堂也，甫入門，望神壇前尋丈之燭，僅如尺許，其遠可知，牆壁均以文石為之，彫刻工緻，得未曾有，地下箱銅為字，紀載世界某教堂基址所至，均小於此，四圍神像，各自為壇，像則以各色碎石嵌成，精緻鮮明，無殊油畫，又有多數石銅之棺，懸於壁上，棺上遺像，棺內則歷任教皇之遺骸也，天棚以金為飾，輝煌耀目，聞歐戰時，德軍炸毀巴黎博物館，廟謂此教堂之頂，已勝於法博物館數倍，同屬協商國，不炸此而炸彼，則以彼不足保存也，雖屬輕薄之言，而其對於此教堂之推重可知，堂中神亭，銅柱數丈，蟠曲如龍，承柱之石，高約六尺，為正方形，每石有二面向外，共為八面，各刻平面如人腹，伏三蜂，上為人面，而下為極兇惡之面，有人告余，此惡面如細簪之，則如女陰，第一面腹頗瘦小，腹上人面。為一女子，天真爛漫，笑容可掬，下之惡面，則緊

合如錢，表示處女，第二面腹稍寬，腹上人面，亦爲女子，雙眉鎖蹙，若感痛苦；下之惡面，則稍張弛，表示初受孕之女子，由此而前，至第七面，每腹漸澎，而腹上女面，亦愈愁苦，惡面愈開，表示受孕之次序，至第八面，則腹極小而惡面張弛，上非女面，而爲小兒面，表示已生產者，相傳爲前代最著名之彫刻家所作，作者之姪女，曾見逼於教皇，故爲極穢褻之寓意，以諷刺之，是耶非耶，而余於此莊嚴之聖地，乃聞此語，亦怪矣哉，堂內日光充足，足徵設計之精，各種彫刻圖畫，生動飛揚，美麗不可方物，遊畢，過某公園，入而飲茶，綠陰如幄，薔薇佈滿籬上，花大如拳，園甚廣大，略行一周，未窮其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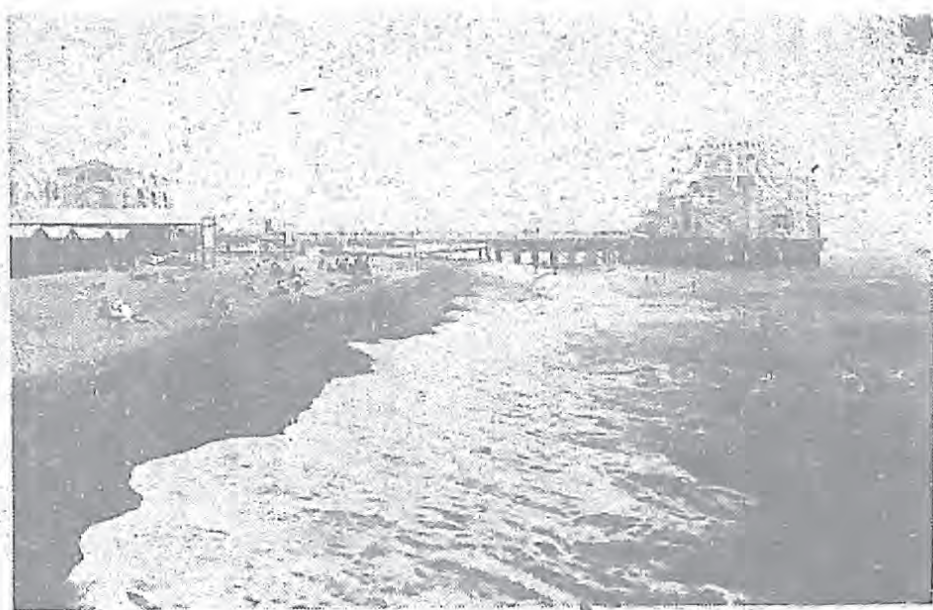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十七日 赴海濱遊覽，經過長五十里之柏油馬路，光可鑑人，路燈歷落，遠望如星，濱海有羅馬古城，堡壘巍然，雖半頹圮，而灑掃整潔，以備憑弔，海岸旅館茶肆，不計其數，有大咖啡店，範石爲亭，長橋通之，直達水中，高分三級，可列坐千人，內爲跳舞場，外則茶几羅列，各張彩傘，以蔽日光，俯視浴場飾此，男女浮沉波間，



羅馬海岸之古城

有如鷗鳥，登亭一望，海天無際，七時歸，五月十八日 午前，與汪子常同遊敎皇宮，宮在聖彼頁敎堂之後，開放一部分，供人遊覽，壯闊異常，壁繪多出自古代名手，光怪陸離，蔚成大觀，各室物品，亦多千年以上者，洵美且備，殆與栢林博物館彷彿，又有專室，陳列敎皇慶典時各處祝物，以裝潢美麗之聖經爲多，中國方面，則絲繡之華文祝詞在焉，遊畢，歸途，子常指點敎皇區之界址，區內政治法律，悉屬敎皇，警察衛隊，服裝奇異，

五月十九日 隨莫公遊吉握立，(Tivoli) 飛瀑



羅馬海之浴場

千尺，聲震山谷，有別墅，為往年奧國皇太子避暑之地，以噴水勝，各池無慮數百，高低分合，飛瀑滾雪，掩映於樹陰花障之中，詫為奇觀，周覽一周，流連不忍遽去，歸途過一公共浴場，門票四意幣，有數溫泉，修治整潔，男女數輩，浮沉其中，硫磺氣頗重，莫公厭之，未浴而去，至喀斯太羅（Castellone）醫院，為莫公養病之地，樓房整齊，花木扶疎，院長夫婦，皆出招待，侍女以茶果來，笑容可掬，散步院中，住院多患精神病者，見莫公如逢故交，語刺刺不可止，夕陽西下，出就歸途，見古代城堡，及穴居舊址

，穴爲今人藏物之用，頗堅實，歸至旅館，爲莫公草擬電稿，晚九時，首途回德，莫公夫婦及子常均送至站，有依依不捨之意，

五月二十日 赴飯車早飯，不能爲素饌，午後遂不住飯，過奧國邊境，邏者問携錢幣若干，具告之，彼乃給一執據，不但爲出境之用，且至他國，亦可資爲憑証也，晚，抵明興 (München) 車停頗久，買餅乾一包食之，

五月二十一日 早七時，至柏林，先是余已函告毓琦，請其到站，下車竟未相值，自雇車赴康德旅館，嗣乃知余登車時，毓琦甫到，尙望見余之背影也，午餐於中國飯店，有中國女士，來相問訊，詢知爲楊一山之女公子立任，留德多年，莫公曾囑爲接洽事件，方欲往訪，而竟無意相值，乃與略談，楊女士聞余將回俄，乃赴市購藥數種，託余遇便帶交其父，余至其家中，坐待寫信，旋同至使館，步行頗遠，是日爲星期六，使館已閉門矣，余遂歸寓，毓琦來，訂明日赴郊外游泳，遂往購浴衣並食物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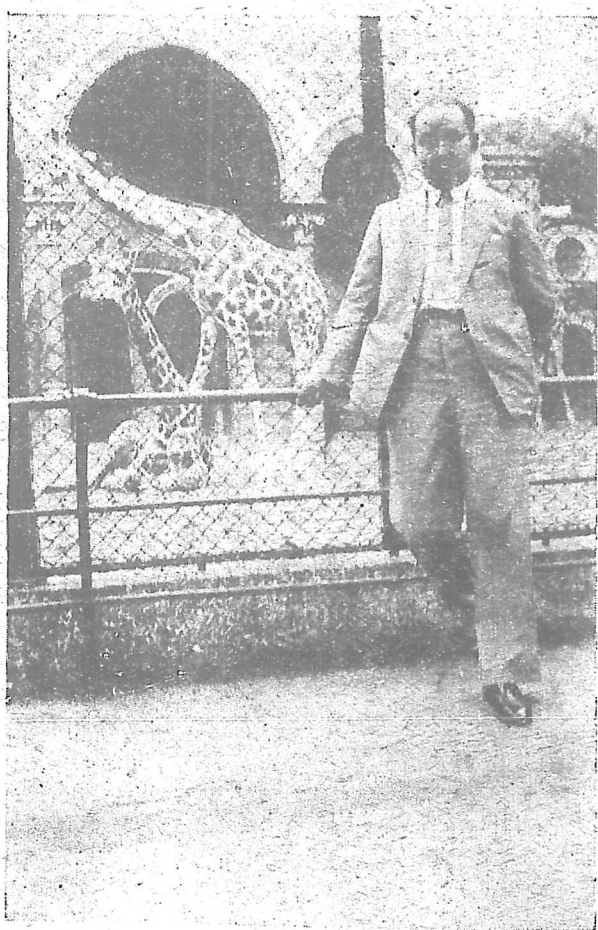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二十二日 九時許，毓琦並其同住之范石二君來，遂同乘電車，赴曼宅，(Wansue

山水明秀，風景絕佳，下車誤入歧路，步行甚遠，途中遇雨，至一咖啡店，余以啤酒餉衆，少時雨止，行至浴場，浴者甚多，樹陰如幕，芳草如茵，野餐既罷，余與范君先後入浴，水中多石，頗不耐，聞尚有佳場，余等則未至也，捕得巨蛤，置之籃中，登山偃息，見男女即席布茵，多至無數，歸途拍照二幅，遊人雜沓，往來不絕，是日適星期，德人夏日每值休息，多赴郊外，而柏林城內，汽車爲減，警察亦臨時至郊外維持秩序，是亦良好習慣也，有可遊之地，仍待好遊之人，中國各城近郊，道路不治，盜賊潛藏，林木童禿，池淤污穢，固無可遊，而即有之，吾敢言華人亦不如西人之喜遊也，彼方乘此暇日，或者過午酣眠，或則盡日豪賭，茶寮酒市，技館戲園，皆爲消磨光陰之地，誰肯赴水石清曠之區，以領略自然之風物耶，非然者，京西頤和園之風景，在任何國內，亦無遜色，試問每年遊者幾人，恐尚不多於外國一小都市之公園也，

五月二十三日 赴市購頭痛藥，旋携食物遊郊外特立甫脫，(Triptow) 孤島聳立，通以



特立甫脫之婆羅樹與著者



動物園之麒麟與著者



長橋，烟水蒼茫，帆船迤邐，岸上茶肆羅列，遊人頗多，賃一小艇，放乎中流，岸多婆羅樹，泊舟其下，花色紅白，有如小塔，此樹北京僅栢林寺一株，住持誇爲奇跡，余此次赴義大利，沿途所見，羅列成行，而栢林城內外，種植亦多，同常木也，薄暮歸廬，晚頗思飲，尙有由俄携來之白蘭地，惟已過七時，諸肆閉門，購榮竟未能得，五月二十八日 赴動物園遊覽竟日，拍照數幅，至猿部，猿之最進化者，毛稀而無尾，面目如人，置橘菜之屬於案，二猿分坐二椅，自取食之，與人無殊也，守者使之爲踏繩騎車踏球諸戲，技甚佳，戲罷，索客錢，投者紛如，守者謂將以此錢買珍物飼猿也，

五月二十七日 赴吉爾哈爾特，將泊舟，而溪水甚濁，遂徘徊林中多時，歸途遇雨，避於樹下，雨甚大，衣履皆濕，少頃雨止，離廬尙遠，路過電影院，遂入觀，既出而雨又作，且失路，雇汽車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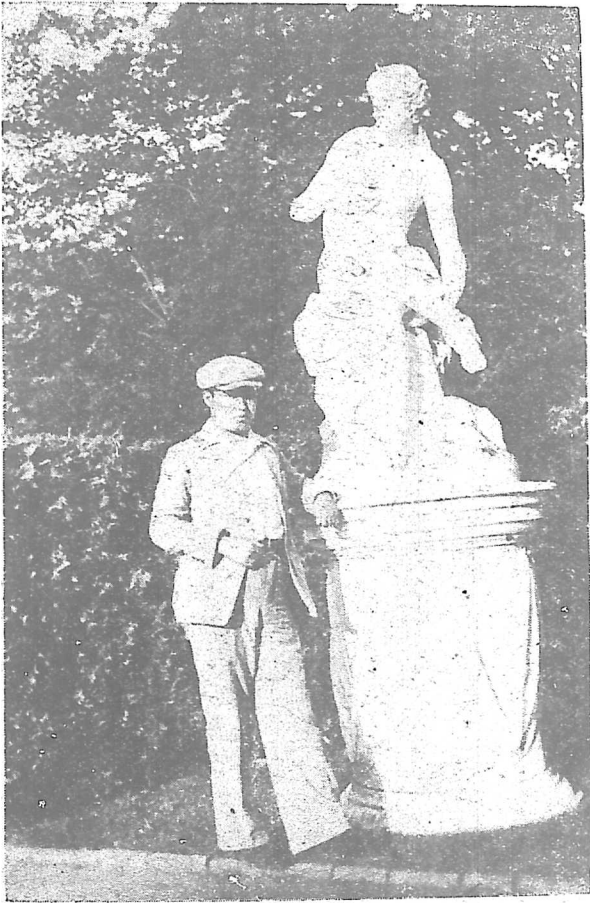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二中九日 與毓琦同遊拉司當母，(Potanau)參觀皇宮，既購票，數人爲一組，導

者詳爲講解，惜余不解德語。毓琦亦僅解大意，既出，雨甚大，避于廊下，多時雨止，已薄暮矣，遂歸，余默記街車號數，以備再遊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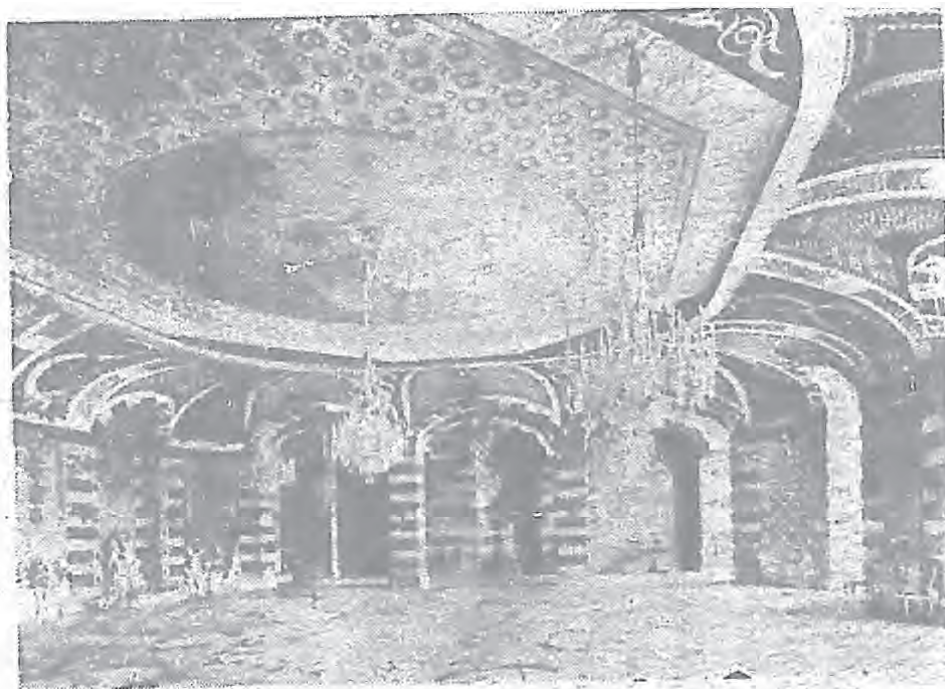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三十日 午前，冒雨赴夏盧屯堡（Sharlottenburg）車站，送范石二君，赴萊茵河，二君堅囑余必往遊，余漫應之，實則旅資告罄，力不從心矣，

五月三十一日 午前，與赫英舉夫婦同遊城內，旋赴毓琦處午飯，昨日毓琦言，彼之居停主人，可以包辦午飯，已訂定矣，而今日以余至稍晏，毓琦已飯，爲余重治，余甚不安，晚，英舉夫婦邀赴天津飯館晚餐，

六月一日 午飯後，赴旅行社購赴莫斯科之車票，既出而遺手杖，此杖爲莫公囑帶贈念劬者，急返取之，已不見，詢之，則已代收存矣，道謝持歸，再遊抱司當母，風景之佳，無與倫比，急雨甫過，遊人甚稀，入油畫陳列室，室不甚大，而頗多珍品，院中牽樹爲障，栽花作洞，栽剪整齊，又至一宮，石階數百級，分爲數疊，刻石流水，每疊易觀，時稍宴，宮門已閉，循徑而行，離宮別館，出沒於雜花叢樹之間，不可殫數



著者與一之像石前宮離母當司拋



(成嵌石寶殼蚌以均頂屋壁牆)一之部內宮離母當司拋

，至一石亭，分三級，最高級，梯鎖不可登，登其二級，夕陽照影，四無人聲，遠望綠樹叢中，又有宮殿，甚為壯麗，赴之，則花香撲鼻，暮烟四合，已八時矣，出苑失路，詢之途人，則背道而行，再詢，其人送余數百武，仍須由苑穿過，行約十分鐘，至一車站，則較來時下車之地，更遠二站，是站無電車，乘火車至來時之站，改乘電車歸柏林，至津漢食堂晚餐畢回寓，

六月二日 再遊拋司當母，入昨日最後所見之宮，其正殿牆壁屋頂，純以蚌殼及

各種寶石爲之，光華燦爛，不可逼視，他室亦均佈置精絕，觀於此而歎中國北京宮殿，徒有外觀，其內部真土壞也，出宮，行樹陰中，風日清美，且行且止，至一小宮，陳設亦多可觀，又至一亭，爲向者德皇飲中國茶之地，壁繪中國人物，狀至發矇，苑內溪亭台榭，今日遊覽略遍，惟尙有昨日未入之宮，以路遠不克往，由正殿北望，隔路有建築，亦似宮苑，尋徑而往，有木牌書古代建築字樣，其地頗高，似一山峯，逕達其巔，磚亭高數丈，已半圯，上生巨樹，古意盎然，亭後爲大池，周圍甚高，池後爲咖啡店，數德人方歡呼暢飲，余另尋一徑下山，則又失道，遇賣冰者，購之，就以問路，彼告余以街車停處，至則車中人滿，乃改乘馬車至站，以食冰過多，腹中不適，覓官廁，其門堅扁，有小孔，投以錢則門立開，設備完善，即此小事，何非匠心，乘電車回柏林，已萬家燈火矣，

六月三日 是日爲離柏林之日，先是擬赴郊外泛舟，以臨行赴使館寄存物件，又購食物及鞋，遂不果，柏林車站數處，距離最近者，爲厦廬屯堡，遣旅館代送行李，步行而

往，王毓琦王其翼及赫英舉夫婦，均在車站相送，余所持爲睡車票，彼車至司雷賽（Schlescho）車站始挂，余乃先登他車，過福利得利許車站，由車窗外視，見皇宮及大教堂，巍然在目，前此余欲遊，而恐不能覓得，其地固不遠也，至司雷賽車站，覓脚夫搬行李至睡車，英舉及其夫人又乘電車趕來照料，至可感也，車行後，因自携食物，未赴飯車，飯車價固甚昂，此可謂窮旅行矣，

六月四日 午後，至聶過聶羅也，一切如前，搬運行李之脚夫，每件收費五十戈比，付給收據，雖多給亦不肯收，此爲一般車站所不及者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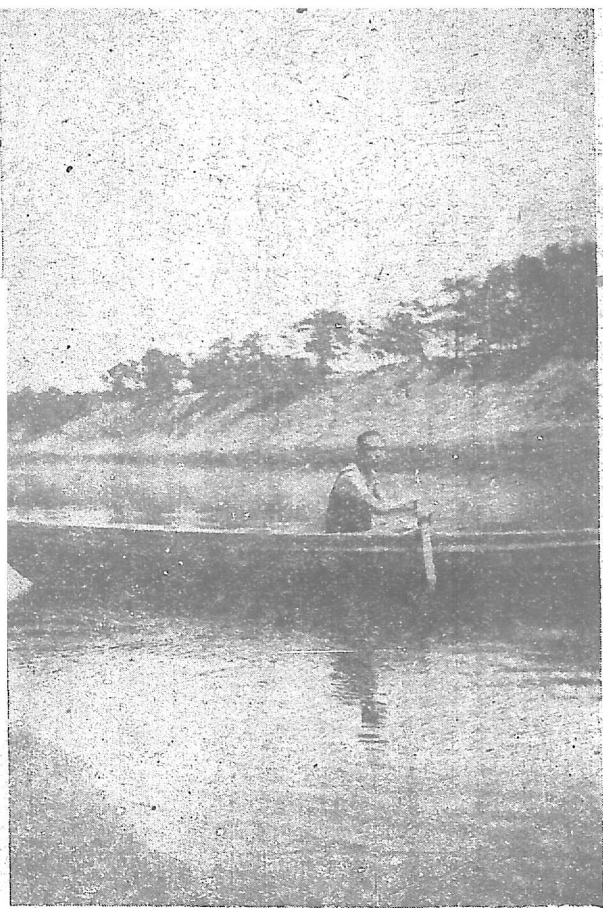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五日 午前十時，至莫斯科，雇馬車，倉促未與論價，抵辦事處，索三十盧布，就普通情形，殆不過十盧布，聶過聶羅也之脚夫，何其克己，莫斯科之車夫，又何其不克己耶，

六月六日 遊莫斯科河，船已賃罄，候一時許，得一平底小船，至不穩固，泊多時，渴思飲，登岸買汽水，歸來偶不經意，水浸船內，竟不可泊，另至一岸，遊人助舉船，

傾水出，酬以金，不受，以所携食物盡贈諸童子助昇者，刺船逆流而上，經過甚遠，岸有童子，見余爲華人，遂呼嘗，此童子與前數童子，相去又何遠耶，順流言歸，暮烟如織，晚霞照水，解衣潛泳，復泊多時，登岸乘電車歸，有俄婦緝來，促余讓坐，余謂車中男子，坐者甚多，余何獨讓，遂相口角，

六月七日 赴動物園，此園風景，較諸柏林動物園，固小巫之見大巫矣，然求諸中國，亦何可得，北平之唯一動物園，設備本簡，而建築日圯，禽獸日斃，曾無人加之意者，是可慨也，

六月八日 是日爲舊歷端午，天光如洗，携食物赴銀林，泊舟河中，預擬晚八時歸，停舟沙渚，解衣游泳，有數俄人，裸體奔走，其狀如狂，余知爲無賴，乃俄語所謂呼里干者，遂操舟順流避之，舍舟歸處，與同人攝影，旋同遊郊外，水邊林下，拍照二幅，余向用之膠版，每捲六幅，今日在銀林拍照四幅，加此二幅，以爲罄矣，欲取出，不意尙有二幅，已轉過矣，無惑乎在柏林購版時，較前購者，增價十五分尼也，欲倒



者著與景風之林銀



轉續照，反覆裝卸，遂致漏光，前照全毀，惜二失四，人情大抵然哉，

六月九日 赴阿士坦其橋一遊，向惟至樓內，今至園中，嘉樹美池，蓮蕩無際，步行不覺其遠，歸處得蜘蛛電，謂胡匪綁票未遂，造函恫嚇，現擬擇地躲避云云，余遂電請生勸家慈赴津，

六月十二日 赴郊外阿爾汗日司克，散步一周，坐階前石椅，觀晚霞散彩，景至幽韻，綠樹掩映中，石人對對，雕鏤精工，而遊人有故意矚毀之者，真怪事也，

六月十四日 前携來在柏林野浴所捕之蛤，今日送之河中，晚，念劬邀觀劇於國家戲院，劇爲古代神話，頗佳，觀畢，復邀飲於大旅館，盡醉而歸，

六月十五日 與念劬棧三往觀賽馬，晚，念劬邀觀劇於愛立米他司(Brintage)公園，劇畢步歸，

六月十六日 赴銀林，繫船蓋樹，水暖風和，游泳多時，攝影數幅，晚，觀劇於阿克羅阿立母(Acurium)公園，歸來散步天街，月光如水，惟月輪極南，則以此地偏北也，

六月十七日 赴銀林游泳，薄暮始歸，夜將半矣，傅子青及莫秀貞由哈爾濱來，事前無電，到處始知之，坐談良久，彼臨行未至余家，余問家中情形，不得其詳，

六月十九日 卿妹來函，述胡匪綁票情形，其事係七日卿妹携存兒赴學校，有數匪自路旁一躍登車，欲奪存兒，卿妹拚命與爭，咬破匪指，匪始退去，而復寫信恫嚇索款，哈埠治安如此，真可歎也，晚，提三邀赴愛立米他司公園觀劇，

六月二十日 與莫秀貞孫素貞同遊文化公園，多日未來，設備一新，入門月季盈畦，色香尤勝，有以銅範字者，隨範隨售，頗宜釘於旅行箱篋，以時宴不及購，

六月二十一日 赴皇城花園，（即亞歷山大公園）至紹周被逮前閱書之地，匆匆時序，已二年矣，至蔑特羅撥立旅館，飲冰而歸，晚，念幼邀莫秀貞飲於大旅館，余心緒不佳，醉甚，

六月二十二日 昨夜醉甚，步行回處，今晨失去指環，遍覓不得，以電話問旅館，亦稱未見，殆失於途中矣，此環值千盧布，携遊數國，竟於無意失之，酒之爲害烈矣，午

後，與秀貞秦貞棧三赴銀林，分泊二舟，棧三墜於水中，衣履皆濕，先歸，余等復泊多時始歸，

七月二日 傅子青莫秀貞今晚首途赴義大利，與同人赴站送之，

七月七日 晚，念劬邀觀劇，話劇也，無歌舞，無音樂，其情節則係一女子用種種方法，挑動一男子之愛情，迨男子愛之，而女子轉與他人結婚，表演頗佳，

七月八日 同人端節合影，今日印出，余與念劬各系一詩，

題同人端節合影

綠楊紅藥弄芳妍，萬里和戎歲月遷，佳節依然羈遠塞，苦吟聊以紀中天，折將蒲艾懷吾土，畫就葫蘆憶往年，（去年莫公回國請訓，留守者四人，余與其列，曾於新年撮影），滿地烽烟歸未得，且將泥飲答華筵，

七月十日 赴郊外，芳草如茵，偃仰多時，歸閱外部電，謂莫代表病尚未痊，勿使勞頓云云，緣念劬曾於前數日電部，請電莫公回俄，主持復交事項，外部乃以此語復之，

七月十一日 念劬代徵金問泗封翁梧下定詩圖題辭，因題一律，

題梧下定詩圖

翠影扶疎韻倍清，名家格調此經營，天衢早試雕龍技，雲表常留老鳳聲，琴曲能磨新樂府，圭封合鎮古長城，却憐異域驚秋客，萬里騷壇念主盟，

七月十二日 留德學生楊君由柏林來，王其冀囑其見余，遂留午飯，伴遊列寧山，送至車站，託帶家信一封，

七月十五日 顧少川之代表何士(Hussay)由中國來，晚，念劬在處宴之，何爲英人，奉顧公命，來俄接洽復交事件，

七月十六日 赴市購留聲機一，雖不佳，乃蘇聯自製，以視中國之純用外貨者何如，午後，與同人往觀賽馬，余先歸，口占一詩，

觀賽馬

揚鞭縱轡去駸駸，也似雉盧擲萬金，爭似旁觀高一着，任他遲速不關心，

七月十七日 念劬作詩寄贈陸子欣，余亦成一律，

寄贈陸子欣修士

道範親承憶早春，恍從天際謁真人，中年勛業超時輩，晚歲清修隔世塵，偶閱郎抄受國難，（修道院例禁閱報，東變起後，院長特許公訂報二份）還將大願絕終身，（公於今年發終身願）別來奔走嗟何補，慚愧新書寄海濱，（公前贈余新書多種，寄至羅馬）

七月十九日 與捷三赴郊外採野苗，去城頗遠，蘇聯治安之佳，雖異國人隻身曠野，決無可慮，豈惟蘇聯，世界任何國家，殆未有一出城外，即大則綁票，小則路劫者，有之，惟中國耳，

七月二十一日 與聘之赴車站，接傅子青未至，午後，擬赴郊外不果，晚，達吉雅娜邀何士及本處同人飲茶，所居在五層樓上，列座涼臺，高挹星斗，暑氣全消，達吉雅娜極聰明，自按會話課本，練習華語，略能上口，西洋人誠罕見也，

七月二十二日 達吉雅娜夫婦今日赴塔斯干，(Tachkent) 余午前往訪，贈幣一盒，晚四時，赴喀贊司克 (Kazansky) 車站送之，

七月二十五日 赴銀林，至下游試泳，沙平而潔，流緩而清，真好浴場，勝向日游泳之地多矣，今始得之，

七月二十六日 午前至動物園，暑熱異常，各物上至獅象，下至龜蛇，均露天棲息，此間一年中，此日固無多也，塔斯干領事牟維灑之少君，過莫赴華，念叻今日設筵款之，同人咸在，

七月二十七日 美國前駐華公使馬克萊 (Macmurray) 偕其夫人來俄遊歷，念叻今日設筵款之，同人咸在，

七月二十九日 赴阿士坦基梅，晴天無雲，綠陰滿地，散步多時始歸，晚，何士赴瑞士，與同人赴站送之，此君留俄數日，竟未獲與蘇聯當局謀面，僅數見喀拉罕之秘書，其結果如何，不待言矣，

三月三十日 念劬以同人端午合影，寄贈莫公，余作一律，念劬書之，

題同人端午合影贈莫公

艾鋪淺綠柳搖青，異國鸞鷺幾度經，蒲節光陰同逝水，梁園賓客比晨星，蘇卿使北髮將落，姬相徂東雨乍零，遼渚飛鴻應不遠，坵壇勛業鼎鐘銘，

八月二日 傅子青由羅馬携莫適芝來，即日東返，留住數日，不可，乃赴站送之，並由

女僕妮沙 (Newsha) 送至赤塔，以便於照料小兒也，

八月十四日 念劬撻三聘之赴列寧格羅特遊覽，余欲同往不果，赴站送之，

八月十五日 得莫公電，謂將赴柏林，命余於回國前赴柏林一行，

八月十九日 念劬撻三聘之由列寧格羅特歸來，並有鮑世泰之妹暨其小女同來，撻三贈

余象牙棋子一付，製作頗佳，在列寧格羅特所購，中國之物，流入彼地，不知幾何年矣，

八月二十四日 與鮑世泰之妹及其小女並素貞赴銀林，易衣游泳，其小女善泳，余竟不

及，浮沉久之，水有涼意，一年容易又秋風矣，

八月二十五日 赴市間各舊貨舖，歸途購瓜，回憶去年曾以此瓜寄老母并分贈友人，老母食之而甘，友人亦紛紛函謝，今又屆瓜時，老母不知流落何所，友人亦升沉不一，昔書罕達，風物猶昔，而人事已非，曷勝慨歎，

九月三日 久不出遊，今日與念劬撻三素貞同遊利利村，(Tzaritzino)其地距城頗遠，離宮遙邈，爲耶克特林第二(Katherine II)所建，工未竣而中止，向曾來遊，未窮其勝，是日由側門入，宮凡十數處，倚山廻澗，均僅有墻壁，而無屋頂，惟磨磚縷壘，已極精巧，經二百餘年，僅少剝落，不稍傾圮，廢棄既久，糞穢充滿，室中生樹，有高出層樓之巔者，亦爲奇觀，宮外則長林搖風，碧溪照影，循宮沿河，約十餘里，坡陀相屬，野橋通焉，余由間道獨行，賃一小艇，水中島嶼羅列，盪環繞一周，已暮，露四合矣，同人續至，驅車回廨，

九月四日 昨夜四時許，尙聞電話鈴聲，今晨詢之，乃知同人方竹戰，聞者以電報來，



置之案，女僕姪沙續至，以爲廢紙，遂付諸火，同人牌散詢悉，乃以電話向電局重索，今日備函取來，譯出，乃念劬私人之電，

九月八日 接卿妹電，謂東路已通車，詢能歸否，

九月九日 接卿妹函，不得家信，已一月有半矣，

九月十一日 再遊利利村，天氣微寒，小艇已收，不可賃矣，散步林中，採菌留掬，歸付庖人治之，

九月十二日 念劬以中秋感懷詩見示，和其原韻。

和念劬中秋感懷原韻

覆隸休驚廟算差，故鄉豈止我無家，三逢佳節羈荒徼，幾度秋風換物華，客子飄零餘塊壘，朋儕騰達任矜誇，一樽聊以酬時序，指點晴空散綺霞，

九月十四日 念劬作中秋詩，余依韻和之，晚，提三遊觀劇，念劬又有詩，余亦和之，

和念劬中秋原韻

已歷滄海劫，依然筆墨囚，飛觴誰卜夜，望月恰宜秋，異國仍佳節，涼颼動旅愁，故園歸不得，烽火甚蚩尤

和念劬觀劇原韻

華燈千百影輝煌，繡幕朱逾正作場，四坐無言魂欲斷，何殊檀板唱伊涼，

九月十七日 赴照相館爲某項文件留影，司事者曰，君尙有一像未取，乃以畀余，則去年年終所照，在萬將一年矣，像共三幀，歸即一幀題詩贈念劬，餘二幀亦各題一詩，

顧小照贈念劬

顛頂涉世笑無才，歷盡艱辛鬢欲摧，爲問他年能記得，天涯同逐使車來，

題小照

人海藏身幾度秋，也知世事盡浮漚，緣何負却名山約，又作天涯汗漫遊，驚心潘鬢漸蕭疎，悔煞當年失壯圖，三十年華一彈指，應憐故吾勝今吾，

九月十八日 念劬贈宣紙一束，因畫梅贈之，

題畫梅贈念劬

冰肌鐵骨影橫斜，回首江南處士家，莫道先生歸去晚，歸來猶及看梅花，（時念劬方有歸國之意，）

九月二十六日 檢點連日所拍照片，又題一詩，

題小照

幻化微軀敢當真，鏡中面目伊何人，本無經濟酬當世，直爲奔波老此身，萬里簡書渾似夢，十年宦海尙憂貧，殊方莫訝秋風早，故國重陽近浹旬，

十月四日 鑾鈕拉今日赴哈，余託帶各函，已繕交矣，適接家函，並顯一來函，因又作數函付之，並贈以糖果，赴站送其行，顯一來函，係九月二十日所發，距今日僅十三日，郵程之速，爲近數月中所未有也，

十月二十日 與友人夜飲於大旅館，即席賦短歌有贈，

短歌行

華堂歌舞兼笙簧，主人有酒樂未央，纖手親搗琥珀光，明眸善睐儀萬方，神州陸沉國欲死，及時行樂差可喜，新亭對泣徒爲耳，況乃行人有職司，擎天一柱非公誰，君不見蘇卿大節炳千古，胡婦二子誰敢侮，

十月二十五日 聞外交團購買食物之店，將收金幣，乃往購雜物，至則門已閉，時甫三時，平日須六時也，是日外交團汽車絡繹，共售俄幣二十餘萬，歸途過購買衣物之店，則亦閉門，是否改收金幣，尙不得知，念劬連電外部，請發經費，

十月二十六日 售食物之官店，今日確改收金幣，售衣物之官店，則仍閉門，此後長安居大不易矣，

十月二十九日 接外部電，念劬降爲一等秘書待遇，撻三降爲隨員待遇，余及葛聘之孫素貞均着回國，電到之頃，念劬方與撻三素貞宴客於大旅館，聘之譯畢示余，余謂此不足奇，前數日念劬電部索款，曾有中國駐歐各使領館經費，均按月發給，而本處獨經年不見分文，同人憤慨，擬訴諸全國輿論云云，余即知中央如不發款，即另有他種

作用，蓋中蘇會議之成立，本與東北有密切關係，東北事變後，而仍欲與各使領館同等待遇，殆非易易，觀於此次索薪之懲罰，籍隸內地者二人，均降職，籍隸東北者三人，均免職，中央之意，蓋可見矣，談畢就寢，四時許醒，聞有人聲，出視之，則念劬已電外部辭職，并電朱參事大發牢騷，余披閱一過，復談至六時歸室，

十一月一日 外部朱參事有電，念劬復電長千餘言，晚飯後，素貞來余室，討論回國問題，素貞曰，吾三人均係中東鐵路職員，薪俸均優於此間數倍，因在此服務，東路新當局屢召不歸，以致免職，而中國對於吾等，乃竟如此待遇，吾等果何罪乎，余曰，索薪即罪也，素貞曰，索薪乃有罪乎，吾等在東北事變後，如同東路，則彼地較優之薪，可以保全，且不待索而即發也，余曰，自謀不臧，夫復誰怨，素貞曰，如以楊腹從公言，王勾二君，籍隸內地，家室無恙，或者有力墊補，我等籍隸東北，交通阻隔，不索薪何以自活，而外部此次懲處索薪，有力墊補者，僅予降誦，無力墊補者，轉被免職，又何說耶，余曰，誰令我等不籍隸內地乎，素貞曰，莫公曾言在俄留守之人



由代表團內對見之小學學校發生與參遊行

，彼必不忘，余本倚差爲生，深望其能爲設法，余曰，此老僅不忘耳，此時有何力量，能及我等，回憶夏間念劬電部，請彼回俄，而部電竟謂無使勞頓，可知外部對此老本人，亦在不用之列，何況我等，素貞乃惘然而去，

十一月七日 是日爲蘇聯國慶，午前赴市，觀列隊遊行，踴躍相接，多執標語及諷刺模型，其關於中國部分，形容盡致，尤可慨歎，市間所懸紅布標語，間有華文，無非鼓吹中國共產，在國家戲院開大會時，有毛澤東之代表，滔滔演說，由無線電播放，聽之逼真，晚，赴市觀燈，煌煌火城，半天爲赤，由列寧墳步繞莫斯科河而歸，

十一月八日 晚，首途赴德，車中甚寒，遂感傷風，

十一月九日 午後二時，抵聶過聶羅也，囑車役送存俄幣若干，以爲歸來購睡舖之用，車役謂必須親往，余乃自赴票房，簽字存訖，至司脫甫崔，購睡舖換車，車行甚速，余暈甚，不能赴飯車，飯車待者來售茶點，購之，

十一月十日 上午十時，抵阿拉克山得(Alexandre)車站，毓琦來接，登車，至廈盧吞堡

車站同下，暫厝毓琦處，毓琦赴學校，余赴使館訪樹人，談多時，歸與毓琦同赴市午餐，又雇車載所携衣物至弗郎奇四顧司(Franziskus)醫院，謁莫公，談至晚十一時歸，以鑰開門，而不知鎖法，乃鍵之，登床欲睡，聞門鈴聲，復爲開之，乃毓琦甫歸，已十二時矣，

十一月十一日 早五時即醒，伏案作函數件，又和衣臥良久，精神仍不支，午後三時，赴津漢食堂午餐，曾幾何時，不勝今昔之感，飯後至醫院，謁莫公，十一時歸，毓琦已入夢矣，

十一月十二日 早六時起，伏案作函數件，困甚，臥床又不成寐，午後，與毓琦赴飯肆餐畢，至商店購牙刷信箋之屬，遂至醫院謁莫公，談至十時，莫公送余出，莫夫人病體怯，不敢留室內，乃至穿堂散步，見鄰房昇一病人出，以爲己死，乃大恐，

十一月十三日 莫夫人因昨夜驚不成寐，決定明日遷楊立任處，

十一月十四日 赴使館訪樹人，同至德意志銀行接洽滙款事，司事者甚顛頂，樹人病勢



易怒，口角而歸，余赴楊立任處，其所居爲哈克脫爾(Hackel)街，夏間路過柏林，曾來一次，彷彿記憶，勉強覺得，入室坐候多時，莫公始遷來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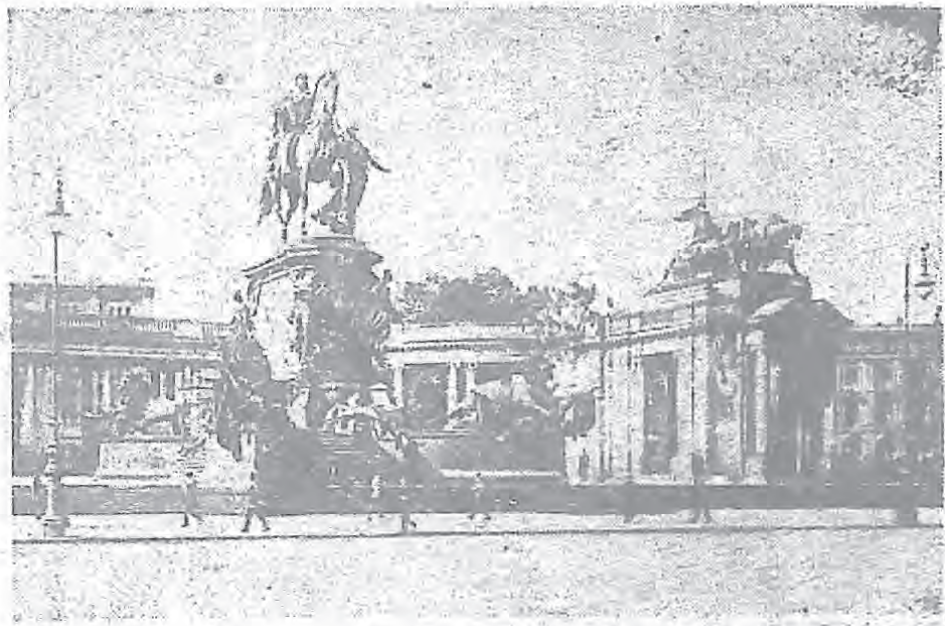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月十五日 與樹人乘公共汽車赴德意志銀行總辦事處，距離頗遠，車分二層，上層准吸烟，適下層人滿，余等至上層，在烟雲繚繞之中，於樹人病肺極不宜，余甚愧，樹人言，若在夏日，此層改爲露天，樹葉拂額，俯視平地，不啻御風而行也，惜余夏日過此，未嘗一試，銀行距樹人肄業之大學甚近，樹人先至校，校中因前有共產黨人，潛入演說，激成械鬥，因而門禁甚嚴，外人非許可不得入，余徇律門外，見其輪奐巍峨，軒昂宏敞，誦明太祖之言，真所謂天下有福兒郎，方能到此也，是地爲柏林繁盛之區，古代建築雕刻，美不勝收，自大學左行，爲無名英雄墓，石堂一所，遊人瞻禮，花圈羅列，再左爲橋，橋上牢裸石像，雕刻甚精，過橋爲皇家教堂，左爲皇宮，右爲博物館，散步一周，還大學附近，樹人已出，遂赴皇家教堂，圓形銅頂，綠綉斑斕，外觀極宏壯，購票入內，人三十分尼，陳設簡單整潔，旁室列精緻之棺數具，



皇 家 教 堂

聞爲皇帝遣儀，遊畢而出，赴銀行辦事訖，歸至津漢食堂午餐，樹人雖病肺，而仍善談，余勸其節勞，餐畢，樹人返使館，余往見莫公，夜十一時歸，案頭有自俄京拍來之電報，係碼字，無從得電本翻譯，輾轉至不成寐，

十一月十六日 是日爲懺悔節，學校例無課，余與毓琦赴使館借電本譯電，未能譯出，遂步行至吉爾哈爾特，回憶春初來此，樹甫折甲，夏中來此，綠陰如幕，今則黃葉凋零，秋已深矣，時序推移，朋儕寥落，而余亦行將返國，歐遊一載，毫無所得，感慨係之，路過動物園，思入遊，以徒增根觸，遂不果入，第見巨象當門，揮其長鼻，有似接待，此君夜伏晝出，無思無慮，殆不計園內闖過幾許遊人，園外經過幾許世變也，至吉爾哈爾特之中心廣場，爲昔年皇帝圍獵之地，銅像列於四周，作獵士形，搏兇殭狐，神采生動，徘徊少時，乘公共汽車至昨遊之地，教堂之前，地極寬敞，天氣雖涼，蓄微猶豔，銅像矗立，飛鴿甚多，遊人飼之，馴擾不驚，教堂之內，昨日旣遊，堂右之博物館，春月初來，亦曾瞻覽，乃赴堂左皇宮，竟以假日門閉，不得入，宮前



柏林城內皇宮前之紀念碑

有紀念碑，塔階銅像，堂皇精緻，又前爲河，著水鳥甚多，遊人舉手，則飛來就食，亦無傷害之者，此在中國，必不可能，憶春初客比，市間池沼，多蓄鴨鷺，任其繁殖，用以點綴風景，西友某曾至哈爾濱者，與余同遊，謂此鳴若在哈埠，早入小竊之腹矣，余爲赧然，竊思西人水平線之公德心，實遠勝東方，即如柏林動物園，普通動物，各以木牌標其喜食之物，客得隨意飼之，以爲笑樂，而莫斯科之動物園，則不准遊人喂食，違者罰五盧布，余曾向某俄人問其故，據云如解此禁，必有人飼以毒物而斃之者，余因憶

及哈埠公園，動物寥寥數種，而曾有人以鐵針裹麪包飼之，以致死去其一，俄人之防，不爲無見，而北京動物園，遊人飼物，限用園內所購之物，意亦在此，在柏林則不需此也，又莫斯科郊外，離宮別館，精美石像，不亞西歐，而強半殘缺，余曾親見數俄青年，砸毀石人手指，以爲笑樂者，在歐洲大陸各國，則未見有此，而亦非典守之力使然，豈非教育程度之懸殊哉，十一時，乘電車回寓，遂至莫公處借電本，譯昨日所接之電，字碼顛倒，多時始畢，是日德人多慕祭，余寓主人，晨起即出，午間余出時，室中已無一人，出門始憶未携鑰匙，而門已閉，不得入，歐洲普通住宅，出戶可不用鑰，而入戶則非鑰不可，腐者例各携各門之鑰，余既遺在室中，晚，遂不得歸，以電話請毓琦來接，十時同返，

十一月十七日 至莫公處，遇新疆金主席之姪公子，談由新疆至內地路程，汽車一月可到，惟須由新政府派車送至甘邊，再由甘政府派車迎接，所需之車，須由兩政府特備，普通旅客，不能援此辦法，是則新疆與內地之隔絕，乃坐有路而無車，路之不修，

固不能責之以旦夕集事，既有路矣，若由各省合購數百車而聯絡運輸，豈非舉手之勞，乃未聞有行之者，中國政界組織，互相牽掣，雖有賢智，不能爲謀，由來固已久矣，

十一月十八日 至使館晤樹人，樹人將赴瑞士養病，贈余手套一付爲別，談少時，往見莫公，又偕毓琦赴百貨店雜購莫京同人所需之物，入門，凡杖傘套鞋腳踏車小兒車，皆有寄存之地，層樓宏敞，諸貨分陳，其算帳以機器爲之，司事者按機吐紙，詳數既列，而總數即在其上，既省計算之勞，又無錯悞之虞，返視我國偏僻城市商店，聞一發票，一人執筆，一人撥珠，高聲朗誦，反覆不休，加以蓋水印，貼印花，經時乃已，其進化程度，真不可以道里計矣，一部分購物既畢，隨時付款，而賬條即裹物中，以備覆算，司事者携物送至另一部分，再購別物，招待殷勤，不似我國百貨店職員，兀立如偶，面冷如冰也，歸，乘電車至歧路，毓琦爲余携物回寓，訂九時一刻在車站相遇，同送樹人，余往謁莫公，談稍久，後時五分而至車站，毓琦已立待矣，復乘電

車往，氣候未寒，車中已備暖氣，綜計德人公共電車汽車之設備，爲我國所不及者，約有四項，灑掃清潔，溫度適宜，一也，吸煙帶狗，各有專室，二也，時間準確，不誤乘客，三也，四通八達，無往不宜，四也，至車站，樹人已在車中，握談少時，車行而返，在車站購物箱中，購糖一包，箱高如人，分置郵票車票煙捲火柴報紙糖果之屬，投以錢則物自出，此若置諸我國廟市，利必倍蓰，惟典守無人，頑劣兒童，能破箱而取物哉，

十一月十九日 午前，赴照相館取昨日交印之像，多不佳，余既習此，而又不能悉心研究，徒費錢刀，且增懊喪，惟端陽節折毀一捲，尙印出數張，竟未全毀，亦云幸矣，午後，與王君赴市，雜購諸物，四時，赴莫公處，五時，程硯秋來訪，前由俄爲硯秋帶來數函，硯秋連日訪余不值，訂今日此時來也，暢論改良中國戲劇，劇談良久，十一月二十日 是日爲星期，本擬約毓琦出遊，適毓琦約其補習教習來，余遂自出，繞行街市多時，晚，赴莫公處，少頃，毓琦亦至，飯後同歸，

十一月二十一日 德報載柏林某女欲得四千馬克之保險費，而襲其六齡之幼女，置論車軌，遇救破案，此真極天下之殘忍矣，晚，電莫斯科，告以二十六日言旋，

十一月二十二日 午後，與莫公散步街市甚遠，晚，偕楊立任出購雜物，以價昂多不果，十時回寓，寒風刺面，冷不可支，

十一月二十三日 早起赴使館，遂至附近百貨店略覽一周，晚，偕毓琦赴街，爲俄京同人購雜物，毓琦學校工課甚多，六時下課，七時各店即閉門，僅此一小時間，購買多物，蹂躪極忙，

十一月二十四日 午前收拾行李，擬晚車回俄，適接吉士堪來信，囑代買藥，午後至莫公處，遂託立任代買，五時回寓，將首途，莫公及立任繼至，同乘汽車至司雷賽車站，由此站始挂睡車也，行甚久，至則爲時仍早，有時，毓琦繼至，贈余鉛筆一支，並女主人贈余葡萄一包，余適行時，毓琦在學校未歸，余倉促中，竟忘與女主人言別也，車輪徐展，莫公謂從此一別，不知何時再見矣，不覺悽然，夜半出德境，避者問



携錢幣數目，驚醒，遂不成寐，

十一月二十五日 午前堅臥至十時始起，飯車來問飯否，因微暈，遂不飯，僅食莫公及女主人所贈之葡萄，晚三時許，抵司脫甫崔，停甚久，四時，至聶過聶羅也，視壁上高懸蘇聯鐘，則晚六時也，入候車室，取前存之俄幣，購睡鋪，僅得二等，脚夫催登車，余囑其代換頭等，仍不得，惟司事者似謂此包房內，不售他票，余遂登車，車甚不潔，一室四鋪，余票爲二號，乃上鋪，侍者指一號下鋪畀余，並賃被單，價三盧布，少頃有客至，持一號之票，余乃讓之，仍商侍者換購頭等睡鋪，侍者不可，良久，請客他室，而仍以一號鋪畀余，車行後，汽管無溫，窗門透風，寒極不成寐，問侍者可賃衾否，答不可，着外衣而臥，仍不能支，因前赴柏林，天氣尚暖，未携禦寒之具，至一小站，有數兵士上車，又過數站，則去，而又有來者，彼等各有長氈覆體，（蘇聯兵士，例御灰色外氈，其長拂地），惟余澁縮一隅，苦不可言，而且語無停聲，門無停開，余憊極昏暈，吐瀉交作，而廁所穢不可入，

十一月二十六日 昨夜車中奇寒，暈不成寐，勉強挨延至曙，寒帷外視，雪花如掌，地下已深數尺，昨過波蘭，青草滿地，而蘇境寒乃至此，由聶過聶羅也至莫斯科，日有快慢二列車，開行時間，略無大差，歐西乘客，例接快車，應於晨十時許至莫斯科，至十一時，距離尚遠，余知悞乘慢車，不知入境時，彼何以不肯售余快車之票也，目注時計，心營刻秒，至晚三時，始抵莫京，下車，無接者，先是余已來電，知同人殆於快車到時接余，不遇，已歸去矣，不得已自雇爬犁，箱篋既多，幾不能容，故斜把持，僅着袂衣，烈風撲面，飛雪積頸，至辦事處，已僵不能行，入室多時，微有生氣，晚而頭痛發熱，此真生平未經之苦也，

十一月二十七日 爲同人分配代購物品，核算賬目，頭暈不支，代表團向由外賓購物之商店，購買麪包，自該店改收金幣，定價甚昂，遂照蘇聯工人辦法，按人數由主管機關領麪包票，所購黑色麪包，粗糙已極，車夫廚役，蘇聯認爲較神聖之工作，每星期得購較白色之麪包二次，而余等職員不與焉，午後，赴達吉雅娜處，贈由柏林購來之

留聲機片一張，幣一包，談多時，晚，至皇城花園散步，徒增根觸，歸來假寐，至十一時醒，二時再寐，六時醒，遂不能寐矣，

十一月二十八日 疲極，心忡忡不寧，午後，口口口由哈爾濱來，將赴歐西，爲素貞携有信件，余與相見，略詢哈埠狀況，因留飯，並送之登車，

十一月二十九日 晚，赴皇城花園散步，遂至咖啡店飲啤酒，夜深始歸

十一月三十日 竟日爐不能支，午後，女僕燃火不慎，爐中出烟，頭劇痛，服藥未愈，沃以冷水，亦未愈，

十二月一日 日間困憊，和衣入夢，爲僕人白事驚醒，晚，檢點箱篋，得此次由邊境來莫之睡車票，同人視之，則爲軍人所專用，無怪乎，車中皆軍人也，蘇聯何竟售余此票，而余不識俄字，悞乃至此，

十二月十一日 于經過自英倫來，赴站接之，天極寒，不可支，午後赴市買電鍋一，歸試之，竟不可用，赴脫爾克新（Torban）略購雜物，用二金盧布有奇，所謂金盧布

者，並無其物（往年之金盧布，今日已成古玩矣）付以美金，照官行折合，餘者找還外幣或金盧布代用券，此代用券，惟適用於脫爾克新，與市間流通之紙幣不同，蘇聯收受外幣之事，大率用此辦法，以金盧布之名，而收外幣之實，

十二月十二日 達吉雅娜結婚紀念，臨時邀余，倉促無以為贈，夏間曾購化粧品一匣，擬携回者，原價五十盧布，今日值可三倍，舉以贈之，飯後而歸，晚，代表團得日內瓦電，中蘇復交，已於今日簽字，

十二月十三日 代表團得外部電，僅云中蘇復交，而未附換文全文，俄報載之，則純係無條件之復交也，此事蘇聯期待已久，而中國奇貨自居，始則莫公來俄，並談此之權而無之，繼則畧莫公以談判之權，而列為最後解決之事，去年莫公建議復交，雙方聲明，一切事項，均照中俄奉俄兩協定辦理，並由非正式接洽，已得蘇聯同意，而中國外部，迄不報可，今年中國又主張先締不侵犯條約，繼以復交，蘇聯不以為然，繼則中國又重提莫公已得蘇聯同意之辦法，商量實現，蘇聯因環境變遷，又不謂然，今則

無條件復交矣，復交爲國際常軌，固無所用其非議，惟一切事項，依照兩協定一語，意在爲兩協定加以保障，去年則中國否認，今年則蘇聯拒絕，兩協定之內容云何，則東路外蒙及取締赤化是也，此次經蘇聯拒絕後，而中國形同默認，雖係非正式接洽，不成法律根據，然余甚爲兩協定將來之効力危之，午後，與經遇同遊動物園，曾幾何時，已冰天雪地矣，

十二月十四日 午後，妮沙燃火又不慎，室中有烟，余方伏案作書，託經遇帶至國內，遂覺頭痛，送經遇至站，歸來昏憊不支，十一時，念劬邀陳不士夫婦（陳友仁之少君）宴於大旅館，全體同人作陪，余不能往，和衣而臥，

十二月十五日 晨起仍不能支，余素習早起，而近數月來尤甚，每屆五六時，即不成寐，莫京冬日日出甚晚，矧在病中，更有長夜漫漫之感，日間赴市購衣未得，余第一次赴俄時，在哈爾濱製衣，費逾千金，今則無一未破者，海外飄流之久，一何可嘆，十二月十六日 外部電代表團，謂露透社通訊轉載蘇聯真理報論說，認爲中蘇復交後，

中國共產黨即將奪取政權，真理報固無此論說也，晚，外部電代表團，擬任顏公爲駐蘇聯大使，令念劬徵求同意，念劬連以電話約喀拉罕晤面，竟未得達，乃以公函行之十二月十七日 早，與捷三赴庫斯多羅科購木盒三枚，枚百餘盧布，無用之物，價昂如此，遂至各舊貨店瀏覽，購衣未得，捷三購磁盤之屬甚佳，昨日訂今日喀拉罕如約念劬晤面，則捷三爲作翻譯，迨余等歸來，念劬已見喀氏歸矣，

十二月十八日 赴舊貨店購衣一件，其價奇昂，

十二月十九日 昨購之衣，竟不適用，送至成衣作修改，又需四十盧布，晚，畫松梅一幅，並題一詩，

### 題畫

翠蓋曾經宿鳳鸞，龍鱗百尺聳雲端，後凋莫道無知己，猶有梅花耐歲寒，

十二月二十四日 口口口昨有電由柏林來，謂將於明日到莫，今晨赴站迎送未值，歸處少時，口君由薩博意(Savoy)旅館以電話來，則已至矣，赴旅館訪之，知因取道立

陶宛，到時較遲，而余僕以爲取道波蘭也，邀其遷至本處，不可，遂同至處，飯後長談，晚，念劬邀飲於大旅館，三時始歸，

十二月二十五日 午前，赴庫茲茹司克莫斯科街金店，取前送修理之錶，午後，伴口君步遊街市，晚，同觀劇於國家戲院，舞劇佈景極佳，惟日間步行甚疲，坐久欲睡，歸處，接卿妹本月四日信，道阻且長，郵程不可謂不速也，閱信知存兒自九月患病，至今未愈，卿妹因此由哈回奉云云，一年以來，欲歸不得，遙念朔風栗烈，顛沛流離，惟恐老母因寒致疾，今存兒雖病，而老母恰安，天道乘除，未嘗非幸，昔曾湘鄉以求闕名齋，謂求不足於吾人者，而求十全於堂上，余猶此志也夫，

十二月二十七日 晚，陪口君赴大戲院觀劇，劇之譯名爲百年一夢，向曾親過，精采猶前，跳舞主角西渺諾瓦，(Santonova)真有游龍驚鴻之態，坐中人竊竊私議彼已與政府某要人結婚，不知確否，然此事初聞之似甚奇，細按之實不奇也，

十二月二十八日 與口口孫素貞同赴阿士坦基梅，時晚三時，因冬日閉門較早，已不

得入，散步林下雪中，片時而歸，

十二月三十一日 爲陽歷新年，根觸萬端，難過已極，

一月三日 駐塔斯干隨習領事孫君，道出俄京，購票赴海參崴，藉知蘇聯車票，售諸外國人者，自今年起，均已改收外幣，外交團方面臨時辦法，惟領事秘書以上職員，可用俄幣，地位高而擔負轉輕，共產國家，亦有此事，

一月五日 素貞回國，赴站送之，並託帶家書，

一月八日 昨日聘之之內弟傅祥祺由哈爾濱來，爲余帶有顯一之信，謂儲金可領，遂繕委託書，求吳士本伴赴公證處簽字，多時始畢，晚，聘之宴傅祥祺於大旅館，同人均往，

一月九日 聘之邀同人觀劇，劇之取材，爲前代貴族虐待農奴故事，幕上張爾時報紙原型，售女子與售犬合登廣告，意頗深刻，所演之事，則爲皇帝之理髮匠某公爵，使其農奴與法國女子結婚，而欲攫爲己有，結果未遂云云，余夏日曾觀此劇，憶爾時每一



幕罷，輒赴場外飲冰，今滿院皆冰，流光忽忽，已半年矣，視臺上演劇者之形容盡致，與臺下觀劇者之掌聲雷動，莫不猶昔，惟余則環境既殊，心情頓異，臺上臺下，其有與余同感者乎，

一月十日 昨夜樓上失掉布飯罩若干，樓下凡無人之室，器具多移動凌亂，謂之爲賊耶，何以樓上僅失掉布飯罩，而同人之外衣懸於門側，固依然也，或謂蘇聯警察，因門不下鍵，爲此警告，則警察又何其賢耶，

一月十八日 晚，赴國家戲院觀天鵝湖畔舞劇，其情節爲一王子與天鵝女王訂婚，有妖使他女幻作鴛王，王子誤以爲真，鴛王聞之幾死，王子知之，復尋鴛王結婚，妖亦尋死，余向會觀過，佈景神妙如昔，

一月十九日 外部先後發表念劬調部辦事，棧三爲使館隨員，余與聘之素貞去歲奉電回國，嗣有人謂前電已取銷，觀此次未提余等三人之名，則前電固未取銷也，午後，赴達吉雅娜處，坐談多時，

一月二十一日 今日爲列寧逝世紀念，外交團均下半旗，全市旗沿黑邊，

一月二十六日 今日爲舊曆新年，路治酒餚，同事僅四人，回首前塵，不勝悵惘，余連日病困，精神未復，尤不能飲，草草而散，

一月二十七日 午前，訪達吉雅娜，贈以中國舊郵票多枚，午後，接卿妹自哈爾濱來信，謂學校將放假，擬赴奉省視老母，又接毓琦自栢林來信，附寄粘像片之紙簽若干，余前者屬書託爲購此，客中無聊，聊資消遣耳，

一月二十九日 檢篋得長春園圖一冊，係往年金息侯少保持贈莫公，轉以贈余者，午後，往探達吉雅娜之病，因以贈之，晚，同人赴茂特羅撥立飲茶，邀余，余以將浴不往，十二時，赴浴室浴畢，遺指環於胰皂盒中，歸室就寢，始憶及之，畏冷不復往取，寒夢朦朧中，聞同人方自茂特羅撥立歸也，

一月三十日 早六時醒，赴浴室取指環，竟不見，余記憶置在某處，固甚真切，是浴室在樓上，遺置零物，向不丟失，今乃有是，誠不知其故，然已失矣，即知之又如何耶

，午後，與捷三赴市少時，

一月三十一日 午後，代表團全體宴蘇聯新任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（Bogomolov）及其隨員於大旅館，宴罷，余赴達吉雅娜處，往者得舊郵票十餘枚，每枚標價百盧布，今以示達吉雅娜，乃知爲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所出，彼時盧布價值奇落，每百盧布，約當金幣十戈比也，

二月二日 昨日代表團得日內瓦來電，顏大使約十五日左右來俄就職，下榻本處，今日念劬謂房少恐不能容，屆時擬遷旅館，

二月四日 偕達吉雅娜乘汽車赴銀林，坡樹如畫，散步溪中，雪深失路，指點夏日游泳之地，光陰忽忽，已三閱月矣，合撮一影而歸，

二月五日 接毓琦信，囑購俄京所出英德文建築書籍，並索蘇俄視察記，擬明日爲之購寄，午前，中國教育考查團抵俄，計程君李君厲君楊君郭君五人，下榻新莫斯科旅館，預計將有數日勾留！

二月六日 午前，赴市爲毓琦購寄各書，並購明信片多張，晚，得顯一信，爲欠款已抵還事，

二月九日 何女士自波蘭來俄，渠爲英籍華人何東爵士之女，肄業英倫，來俄遊歷，晚，與考查團諸君來處聚餐，

二月十一日 晨起，僕人燃火，火未盡息，又閉爐門，積烟滿室，頭痛不支，

二月十三日 代表團在大旅館宴教育考查團及何女士，並柬蘇聯教育界及外賓事務處職員數人，酒肴豐腴，特邀國家戲院音樂班作樂，盡歡而散，晚，赴達吉雅娜處，偶談及失指環事，達吉雅娜謂偷者必售，售須簽字，擬偕余報告國防政治局，令各商店注意，必能尋獲失物。擒得偷兒，余謂此事一經聲張，於代表團顏面有碍，不如其已，因謝之，

二月十五日 蘇聯外部派員導看前中國大使館之樓房，此樓自中蘇斷交時，蘇聯收回，今仍擬賃爲使館所用，棧三前奉顏大使電令接洽，因邀鮑世泰及余同往，樓甚宏敞，

玻璃繡壁，陳列輝煌，而窗上有槍孔二，爲中俄衝突時，俄人圍攻使館所留，晚，教育考查團楊君郭君，取道西伯利亞回國，因慮長途乏水，擬由代表團借一帶，西伯利亞沿途車站，故有熱水，任客自取也，余以告念劬，念劬詢得本處帶不敷用，乃止，二月十七日 得莫夫人函，囑寄春衣數件，適教育考查團程君李君厲君定今日赴德，因託爲帶往，晚，赴站送之，在車站購明信片數枚，

二月十八日 得哈埠友人來電，謂小兒病甚，囑余速歸，余連日病困，勉強支持，長途旅行，思之心悸，因復電以病告，晚，何女士赴列寧格拉特，因病亦未往送，

二月二十四日 連日病困，今始稍愈，午後，與朱季青及念劬聘之赴市購物，遂至賽馬場飲茶，寒甚不支，季青奉衛生署之命，來俄視察，已數日矣，

二月二十五日 與捷三同赴玩具博物館，余向聞此館搜羅美備，夏日往遊，未得其處，今日同往，則已遷赴鄉間矣，歸過數商店，稍事瀏覽，視壁上寒暑表，已降至零下三十三度，晚，念劬邀赴茂特羅撥立飲茶，因感寒不適，謝之，毓琦寄來書一冊，余前

者去信託購，竟能覓得，良不易矣，

二月二十七日 得日內瓦電，顏大使定於五日抵俄，

二月二十八日 午後，訪達吉雅那，贈以書一冊，爲將別紀念，

三月一日 午前，與捷三赴銀林散步，大河凝冰，長松壓雪，景至清寂，行過夏間浴場，幾不可辨，余謂捷三今年夏日，君或再浴於此，余則一離俄京，不知飄泊何處矣，晚，季青赴列寧格拉特，將由歐西返國，臨行謂余，倘至上海，渠將由京赴滬，爲覓住所，意至可感，念劬捷三及余將赴站送其行，甫出門，捷三有客至，不果往，

三月四日 今日余遷至樓下夏日所居之室，以現住者，爲代表之公事房，顏大使明日將至，必須讓出也，昨日燃爐火不慎，積烟滿室，頭痛不支，今日遂病，晚不能寐，夜過半，赴厨中取熱水，門役尼古來夫婦方酌，以水畀余，飲之稍可，

三月五日 昨夜昏眩，覆茶几，持壞時錶，今晨不知何時，因欲赴站迎顏大使，力疾而起，爲時殊早，吳士本已至，因坐談多時，吳士本告余，莫斯科城內，現患人多房少

，主管機關，正在實行清理護照，臨時停止結婚登記，（因結婚得因對方工作，取得居留資格，）無工作者，須一律他往，又工人購麵包，每一啓羅格蘭母，需十二戈比，非工人則需一盧布八十戈比云，九時許，與同人同赴姑迓顏大使，蘇聯外部交際司長在焉，顏大使下榻預定之薩博意旅館，同來之魏黃兩秘書及顏隨員則寓本處，午間，念劬以莫公名義，在大旅館設宴，爲顏大使洗塵，並邀蘇聯新任駐華大使鮑格莫羅夫等，同人咸在，談談甚歡，鮑格莫羅夫謂即將取道海參崴赴任，

三月七日、代表團得外部電，卷宗傢具，均交大使館，印信繳部云云，此種結束辦法，早已籌備，而中蘇會議，至是遂告一段落矣，

三月八日 赴市換錶蒙，售者因素識，竟不收費，晚，得大公報曹谷冰函，囑代訂德文週報，余因將行，乃託聘之代爲訂寄，

三月九日 顏大使呈遞國書禮成，余及念劬等赴旅館道賀，並送莫公前囑代贈之食具油畫等物，念劬今日遷居茂特羅撥立旅館，晚，顏大使宴同人等，並邀陳丕士夫婦，席

未終而酒罄，侍者睜目，余因出藏酒供飲，夜深始散，

三月十日 代表團文卷傢具，交代竣事，

三月十一日 赴市略購雜物，歸，得哈埠友人來書，係由赤塔轉寄，並附致莫公一函，因爲加封寄去，晚，大使館參事吳君夫婦及秘書薛劉二君，由海參崴抵莫，

三月十二日 念劬邀其俄文教習並吳士本夫婦及余在夔特羅撥立早餐，餐畢，戈公振來，談少時，戈君爲申報記者，此次隨顏大使赴日內瓦，因而來俄，擬在俄作較長時間之考查，而後返國，

三月十三日 赴達吉雅娜處，還日前所借之書，談少時回處，

三月十四日 定明日首途回國，摒擋行李甚忙

三月十五日 午前，聘之率僕送余行李至站，以行李頗多，過備需時也，午間至達吉雅娜處言別，午後，顏大使宴蘇聯新任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等於薩博意旅館，並東念劬及余，宴罷，又至辦事處與同人言別，遂赴站，時尙早，至食堂小坐，車將開，顏



大使及同人均來送，晚五時四十分，登車啓行，遂與三年久客之莫斯科別矣，車行後，余暈甚，不能赴飯車晚餐，

三月十六日 午前，抵娃得克，(Vatki) 有售牛乳者，因購一瓶，晚，飲酒少許，又暈甚，

三月十七日 曉夢中，車忽停，以爲斯威羅夫司克也，乃着衣下車，竟非是，九時，始抵斯威羅夫司克，蓋已後規定時間數小時矣，下車買袖扣一付，此爲途中惟一售賣石製物品之地，此次經過，乃無佳者，午後，抵寶克羅夫四喀牙，(Boklovskaya) 發信數封，晚，至秋綿，(Tumen) 下車散步，

三月十八日 午前，抵窩木司克，(Omsk) 及塔他耳司喀牙，(Tatarskaya) 各大站，下車散步，抵考羅尼亞，(Kolonia) 村民鵝面鳩形，環車求售雞子奶油牛乳之屬，索值奇廉，生活之窘可知，

三月十九日 晨，抵台曼，醒後又睡，八時起，車久不停，亭午，抵埃他特，(Elaty)

下車散步，東風微暖，站台有解凍處，

三月二十日 連日所過，白雪平原，今日則坡坨相屬，林木遙瀟，漸有景物可言，晚十

二時，抵依爾庫斯克，(Irkutsk) 遠東之巨鎮也，余已入夢，車停而醒，未下車，

三月二十一日 天氣漸暖，沿途雪多消，因所過較南也，抵上烏金司克 (Verkhucinsk)

，下車散步，見蒙人極多，

三月二十二日 昨夜二時過赤塔，自此以東，則向所未經，今日微寒，因所行又北也，

沿途山水遙瀟，若在夏日，風景當有可觀，

三月二十三日 前過西伯利亞，千里無耕者，自入貝加爾區，則阡陌縱橫矣，惟極冷，

晨，抵司克渥兩吉梅，(Skovorodino) 爲貝加爾鐵路極北之站，下車散步，寒風如刀，

三月二十四日 晚七時，抵伯力，下車散步，萬家燈火，亦巨邑也，車行後，感懷舊事

，吟詩數章，擬寄卿妹轉寄品山兄，聊博一嘆，

道出伯力賦寄家品山兄

三載流光付逝波，初盟舊地忍經過，雪花猶作當年白，烽火爭如此日多，元老儘能柔遠計，胡兒已唱凱旋歌，也知和議非長策，其奈三軍罷戰何，

一紙書成各息兵，敵師連日退名城，中朝大老持高論，絕塞編氓慶再生，割地輸金休比擬，移薪曲突費經營，爾時廟算原兒戲，西極遙遙拜主盟，（當時政府力主絕俄，致東北當局電，有即訴之國聯，亦所不惜之語，今日思之，抑何可嘆），

任重由來賞鑒稀，有誰謀國洞先機，試從今日看興廢，不待他年定是非，（若無伯力之議，東事結果，恐難設想），壇坫苦心甘譴謫，廟堂大計盡依違，嗟余同氣真同病，萬里和戎待罪歸，

三月二十五日 午後二時，抵海參崴，蘇聯旅行社有人登車，乃託以電話告領事館，在站台立待，有華僑絮絮述苦况，謂麪包一公斤，需八十盧布，終日勤苦，不得一飽，歸國復無資，即強歸而途中危險，且多道死，其致死之由，余未及詢，少頃，許味沐總領事及同人來，同乘車至領事館，地甚高敞，江山如畫，風景絕佳，晚飯後，談過



由海參崴中國總領事館客廳眺望蘇聯之海港

夜午，聞外國日用品，入境之稅奇重，領館前曾由國外購牙膏數盒，草紙數捲，而稅達千餘盧布，最重者，普通胰皂一公斤，稅二千盧布，蓋蘇聯對於非其立國必需之外貨，即此一法，可以使之絕跡於境內，而其立國必需之外貨（如不能自作之機器）則由政府辦理，更非人民所得而問也，館內有無線電機，可聽中國消息，惟有時不甚清晰。

三月二十六日 昨夜遲睡，早起甚疲倦，午後，赴街散步，商業之設備，街道之整理，均遜莫斯科遠甚，晚，與領事館同人閒談，聞前有人持肉在市求售，為一醫生所見，遽問

何肉，其人乘肉於地而逃，一時遂傳爲人肉，確否不可知，而此地肉食之難可見，

三月二十七日 午飯後，循街至海濱，見華僑擺攤售零物者，面目黎黑，衣不蔽體，聞此項攤稅，每年須繳二千盧布以上，其沿街提籃賣零物如葵花子之屬，每年亦須繳稅千餘盧布，且採逐年遞增辦法，故無持久者，惟崑崙華僑，現仍有二萬餘人，散步街市，五步之內，必遇華人，大抵憔悴如丐，真可憐也，歸路過一崇樓，額書遠東邊疆蘇兆徵中國黨校，爲以共產知識教授華人之地，惟入校者，仍多投機性質，真正了解黨義者，蓋無幾也，聞往年中俄之役，華軍由遼開滿洲里，軍額不足，沿途招募，青年投入頗多，結果爲俄軍俘去者，一部分送至崑崙，停戰以後，仍使之在崑受共產教育，而不送還，德領事代華要求，俄人乃謂彼等自願歸耳，請親訊之，乃於往訊之前，預恫以必不言歸，否則不貸，結果無一敢言歸者，而事後仍潛至領館訴苦，今之受業黨校者，安知其不類此也，

三月二十八日 飯後，擬赴市散步不果，有理髮師來館，詢知彼僅二人，設一理髮館於

市，而年納稅達三千盧布以上，

三月二十九日 赴市散步，入一咖啡店，其咖啡中，乃有牛乳而無糖，糖亦此間難得之品也，至車站，見對過亦有華文題額之學校，蓋爲華人設立，從前此埠華僑之多，甲於俄境各處，今雖衰落，而所設理髮鑲牙飯館洗衣作，尙零星布列，未盡停歇，殆亦俄境其他各城之所無也，

三月三十日 赴街散步，至另一咖啡店，附設於凡爾賽（Versailles）旅館，此旅館專招待外國人，收費限用外幣，故咖啡店之設備，亦稍整潔，晚，與領館同人棋戲數局，三月三十一日 此間赴華之船頗少，今日聞有蘇聯貨船，將開滬上，念劬擬搭乘，余以該船僅四千噸，畏暈，力持不可，

四月二日 赴博物館瀏覽，規模甚小，物產風俗，分部陳列，水產及未開化民族之狀況（如魚皮鞋子）較詳，樓上爲油畫，僅一楹，遊畢，至海濱眺望，岸冰盡解，碧波無際，歸途朔風撲面，袂衣幾不可支，晚，微雪，

四月七日 今日購船票，仍係四千噸之蘇聯船，名老卓夫司克（Lazavsky）者，因念勃力持乘此船也，船票註明九日開航，余因素習早起，又畏吸煙，與念勃習慣不同，托領館同人，向船行疎通，願自得一艙，雖狹小暗穢不恤，惟蘇聯駐華大使，亦乘此船，搭客既多，此事恐不易也。

四月八日 駐伯力總領事管君，駐黑河總領事權君，取道日本抵巖，各擬返任，攜米麵食物甚多，與當日代表團之情形彷彿，此固駐他國使領館之所不需也。

四月九日 今日船竟不開，明日開否，亦未定，日間赴市，見華人設攤售書籍報紙之屬，余買明信片數枚，渠竟任余自數，余數畢付價，而遺手杖於攤上，歸行甚遠，始憶及，返取之，其人已代收存矣，稱謝持歸。

四月十一日 管權二總領事，今日北行，赴站送之，余先二君抵巖，今二君已行，余所候之船，不知何日始開，蘇聯駐華大使已於前數日改乘日船，取道敦賀，僅其隨員，尙候此船耳。

四月十二日 聞蘇聯貨船台維拿(Duna)號，將赴天津，乃更換船票，擬逕赴津，此船僅二千餘噸，更小於老卓夫司克也，

四月十三日 開台維拿船，或將於十五日開行，但預定之期，多不足信，

四月十四日 早，劉副領事來室言，台維拿船，決於今日開，乃收拾行李，飯後至海岸，乘小輪渡海港，而輪小冰多，機件又壞，多時未能離岸，寒風砭骨，幾不可支，比衝冰而過，所乘之船，已將啓碇，領館同人，指揮搬運行李，至爲忙迫，登輪與同人揮手告別，輪機徐動，漸向波心矣，是本貨船，勉強通融，獲得一艙，左臨烟筒，後倚電報室，而木工則工作於右，汽笛嗚嗚聲，電機軋軋聲，斧斤爭爭聲，晝夜不停，雖不帶船之人，亦將暈矣，况余素習暈船哉，

四月十五日 晚，過金山港，凡九十海里，爲著名波浪之地，適值大風，顛簸特甚，嘔吐狼籍，苦不可言，

四月十六日 服暈船藥二次，稍愈，此藥尚係往年由大連赴滬時所購，僅有三粒，不敷



用矣，晚，見水鳥成羣，知離岸非遠也。

四月十七日 海波漸平，羣亦稍止，南望朝鮮諸島，起伏如在几席，而北則馬關也，有感於甲午之役，口占一絕，

過馬關

玷墮盟罷幾經春，猶有雄關峙水濱，漫說合肥真誤國，只今誤國更何人，

四月十八日 仍繞朝鮮羣島而行，有島如巨獅，伏波間，景至奇，因撮一影，惜距船稍遠，不能逼肖，晚，過一島名螺螄(Ross)者，自此而西，則直入黃海而達山東矣，

四月十九日 波平如鏡，爲數日所無，薄暮，於雲水蒼茫中，遙見山東燈塔，夜深抵威海衛，因島礁林立，停泊港外，

四月二十日 晨，船已入港，停劉公島內，距岸里許，以岸無停輪碼頭也，念叻與威海衛管理專員徐君燕謀故有舊，先數日已電告行程，至是徐君偕數同人來迎，遂乘小輪至其官舍，早餐後，王秘書恭守導余等同登環翠樓，地極高敞，海天一覽，山水入畫

，樓上祀明清海軍先烈，登臨興感，遊罷，至溫泉洗浴，泉在海岸，就以設浴肆焉，午，徐君在署設筵洗塵，筵罷，復由恭守伴遊海岸，沙平水清，隨地皆爲浴場，西人避暑所建之屋，非夏日則鍵之，無典守者；而亦不失一物，治安之佳可想，旋赴劉公島，重要房舍，多爲廟宇改成，林木清寂，道路整潔，環行一週而歸，晚，徐君復設宴，並邀駐威英領事默士（Moss）及台維拿船主，宴罷，余與念勛下榻官舍，

四月二十一日 午前，赴市散步，雖不繁盛，而無一乞丐，允爲特色，因念蘇聯號稱解放弱者，而乞丐羅列街市，謹少於中國之平津，以帽接錢，不與則止，較諸中國之追逐呼喊爲佳耳，（西方乞丐，例不追逐呼喊）余嘗詢蘇聯多丐之故，或曰，彼不願作工也，或曰，彼乃前代之貴族地主資本家，或其後裔，政府不予工作，以示報復也，間有殘廢衰老者，或曰，彼向未作工，故雖殘廢衰老，政府亦無救濟之義務也，然無論如何，余終認爲都市之缺點，今威海衛未行共產，而已人人得遂其生，雖曰地小易治，固已可以自豪也已，午，赴電話局陶局長管理公署賀科長曹科長之宴，午後，至

管理公署及中學校講演，余所講爲蘇聯之社會狀況，及中蘇復交後之希望，倉促無備，言不達意，晚，駐威英領事招宴，彼曾參預國聯調查團，親赴東北，出示所照相片，頗饒趣味，

四月二十二日 午前，陶局長邀赴海星學校講演，余所講爲蘇聯革命成功之代價，此校爲教會所辦，陶局長乃校董之一也，午，商會設宴招待蘇聯船主，並及念劬及余，會場崑煥可觀，晚，赴公安局汪局長之宴，今日原擬開船，乃因船不傍岸，用小艇卸貨，風大未能竣事，

四月二十三日 午前，赴溫泉再浴，午，管理公署吳科長招飲，適海關派人來告，謂將以三時開船，遂倉促散席，乘小艇登船，詢知係船主告海關，希望三時以前，辦竣一切手續，而海關誤聽爲三時開船也，遂下船，仍回專員官舍，晚，徐君設宴餞行，十時，再乘小艇登船，風愈大，浪花濺衣，

四月二十四日 以昨夜風大，今晨五時始啓旋，海上多霧，霧繼以風，風止又霧，船行

甚遲，汽笛嗚嗚不止，

四月二十五日 早九時，抵大沽口，候潮，兼以領港人遲到，晚五時，始入港，行白河中，憑欄遙望，因憶曩在俄京油畫院，見愛渥卓夫司克所畫古渡歸舟，晚霞散綺之風景，今日彷彿遇之，八時許，抵塘沽，先是已電告逸蓀，逸蓀託同人薛君玉衡來塘借公安局局長胡君逢良在岸照料，而莫宅亦託郝君子奇來接，駐防第二營營長蔣君樹人，亦派人照料，遂至旅館，稍憩，遂良復邀晚餐，歸已十二時，樹人來談少時，從妹婿馮齋，適任是站站長，聞訊偕從妹連蘭來訪，別已數年，相見不相識矣，

四月二十六日 昨夜三時許就寢，今日四時半即起，赴站登車，舊友于君曉醇，適任是站段長，同車抵津，遂至莫宅，畧談，赴法租界某旅館息焉，萬里歸來，依然作客，可慨也夫，

旅俄日記

## 俄京旅話

余自民國十九年五月，服務中蘇會議代表團，一日出國，九日抵莫斯科，二十年四月，始以短假回國，八月，重赴莫斯科，迄今又歷四閱月，何時言旋，尙難預定，居茲世界共產策源之國家，爲時乃達一年又四閱月有奇，所見所聞，烏可不記，於是公餘之暇，就耳目之所及，拉雜命筆，以告夫後之遊者，

入境及出境 余以外交官資格，往返不受普通限制，若就一般中國旅客而言，由中國主管官廳發護照，經駐華蘇聯領事簽字時，蘇聯領事對於知識階級之遊歷護照，除奉政府命令考查，含有公事性質外，私人前往，例子拒絕，對於工人，則惟歐俄各地，例不准往，其請赴烏拉嶺以東者，可以獲准，當簽字時，即發給一紙，載明許可攜帶入境應用物品之數量，如洋服二套，襪衣六件云云，入境時，檢查極嚴，如攜帶之物，<sup>一</sup>超過規定數量，即行沒收，所發護照，不曰入境，而曰臨時居留，持居蘇聯境內，僅

以二十日爲限，限滿能否續展，蘇聯主管官廳，得自由定之，歐俄各地，謀生較易，如華僑持烏拉嶺以東之護照，潛行前往，則勢必以違反規則，勒令回國矣，至由華赴西歐各國，或由西歐各國赴華，經過蘇聯國境之護照，領取較易，攜帶之物，亦無若何限制，惟須載明入境及出境之地點，不得更改，（中國學生願千里之失蹤，即因出境地點問題，見後華僑之情形，）入境時所携之物，蘇聯認爲重要者，予以證明書，出境時不得增加，不得短少，認爲有特殊關係者，（如照相機，）有時於箱篋之外，加蓋鉛印，境內不得取出，出境時驗明放行，入境至出境，所需時間，不得過三十日，每一地停留，不得過二十四小時，其在蘇聯居住終了而出境之華僑，須先得蘇聯主管官署及中國駐蘇聯領事之簽字，而蘇聯對於此項僑民携帶之物，按一九二九年所頒布之章程，除皮衣帽不准過一件，魚籽（蘇聯食物之珍品，）不准過一公斤外，其他必需物品，略無限制，并得携帶金錶或銀錶一個，結婚戒指一個，其他銀製品，每種不得過一件，總重量不得過一公斤之四分之一，至印刷繪畫雕刻紡織暨各種古物，必須特

許，有時並須完納價值百分之三十四之稅，又在蘇聯居留十八個月以上者，得聲請攜帶外幣期滙票及金屬寶石等物，總價值不得超過三百盧布，未成年者減半，而立法雖如上述，實則對於華僑，檢驗既嚴，待遇尤苛，必待特許之物，固屬難邀異數，即例准攜帶之物，亦有時悉予留扣，甚或加以危害國庫之罪，輕則拘押，重則遣戍，（赴遠惡地方作工，）中國使領館，有時無從而知，且亦不得而問也，

幣制 莫斯科所通用者，惟蘇聯政府所發之紙幣，中國俗名白帖，或白條，通行蘇聯全國，以美金兌白帖，按蘇聯國家銀行行市，每元換一盧布九十四戈比，民間私兌，則每元可換十元以上，人民有美金或外國錢幣者，必須赴國家銀行兌換（外國錢幣之行市，照美金行市，重複折算，）其私兌者，按擾亂金融治罪，查禁頗嚴，惟華僑有時私買美金，買者處罰，而賣者轉道遙法外，不知其故，至於旅客入境，攜帶何國錢幣均可，惟不准攜帶白帖，違者沒收，入境時，有專司兌換錢幣者，旅客必須以外國錢幣，換白帖若干，以備沿途飲食之用，兌換率與國家銀行同，例如吉江通行之華幣一



元，可兌白帖五十戈比以上，而在哈爾濱私兌，則可兌四盧布以上（至民國二十二年，則可兌三十盧布矣，）此其所以不准攜帶入境也，至抵蘇聯內地，則必須以美金或外國錢幣，赴國家銀行兌換白帖，私兌有罪，居住終了，欲出境時，按照定章，滿一年半者，可攜帶外幣票據暨貴重品共價三百盧布以內，而主管機關，對於他國僑民，簽發許可時，僅准攜帶價值七十五盧布之外幣期票或匯票，對於華僑，有時分文不准，或祇准五盧布，此數以外，如尚有白帖數百盧布以內之少數，可由邊境檢查機關，代為寄存，以備一定期間內再來時領出，如數目較巨，或他國錢幣，則一律沒收，並且科罪，平時國外匯兌，亦所不准，此華僑之所以多數不願回國也，過境旅客，除白帖不准攜帶外，他種錢幣，尚無限制，惟出境時，不得多於入境之數，而入境時，尤必須用外幣按官行兌白帖若干，以備途中之用，出境時，如有剩餘白帖，可以寄存，與前述同，

旅館 莫斯科旅館林立，惟允許外國人下榻者，余僅知其四，一為格蘭特，(Grand) 一



格 蘭 特 旅 館

爲歐羅巴，(Europe) 一爲茂特羅撥立，(Metropol) 一爲薩博衛。(Savoy) 格蘭特旅館，外國人非經特許者，僅可暫住而不可久居，歐羅巴旅館，專以招待外國之工人團體，均以白帖計算，至茂特羅撥立旅館，暨薩博衛旅館，則久暫任意，不限職業，惟均按美金計算，較好之房間，每日須二十美金，最小之室，一几一榻，僅可容膝者，每日亦須三元五角美金，益以茶飯各費，則即最小之室，每日亦非七八美金不辦，在民國十九年，尚收白帖，中蘇會議代表團，曾寓茂特羅撥立旅館多人，二十年始改今制，當十九

年冬，莫代表回國請訓，余適留莫，比莫代表暨全體同人，將再來莫，因辦事處房屋狹小，電余預定旅館房間，余赴薩博衛旅館定房四間，每間每日美金十元，略備沙發溫浴，中等房耳，莫代表至，以人多不敷分配，遂辭退，而同人暫住專車上，仍付薩博衛旅館以一日房金焉，

**車馬** 莫斯科政府機關，多有汽車，以備公用，而私人則無蓄汽車者，街頭巷尾，載客汽車，亦係國家營業，惟寥若晨星，外交團方面，如用汽車，可先一日請主管機關屆時派來，照章給費，若自赴街市覓雇，則千往而不得其一，載貨汽車亦然，所不同者，載客汽車，街市猶可偶遇，載貨汽車，則必須向主管機關雇用耳，馬車多係私人營業，可以求諸市上，惟需費較汽車為昂，以稅重也，載貨馬車亦然，冬季之爬犁亦然，電車全城共四千餘輛，分五十餘路，每路大抵起於郊外，終於郊外，無論遠近，每一上下，收費十戈比，乘者擁擠，車中無立足地，上車時，往往攀緣梯橙，車行良久，尙未入門，小絡乘機偷竊，尤所習見，惟無瞠混不購票者，以一經查出，須罰十盧

布也，售票者坐於一隅，較遠之客，則以錢交較近之客，客又交客，輾轉得票，遞次交回，未聞有遺失者，此其互助心之表現，是所長也，載客公共汽車，全城不過百輛，用以補電車之不足，乘客雖亦擁擠，但以車中立無隙地爲限，餘客鵲候下次，車費按途之遠近爲差，莫斯科之代步，大致如右，至於洋車，不但未見，抑所未聞，以人爲畜之殘酷生活，惟宜求諸東方大國耳，

食用 莫斯科商店，皆係國家營業，私人交易，惟小市耳，人民之有職業者，主管官署，發給小冊子，憑以向商店購買飲食衣服種種應用物品，而各商店之定價不同，憑某種小冊子，赴某商店，以其人之身分爲標準，更因其身分之不同，而限制其所購之數量，最低待遇，使其人之收入，可敷維持極簡單生活之用，惟購時擁擠異常，排班鵲立，往往達數十人，依次購買，而立於最後者，非數小時，不能如願，某俄女言，曾擬購雙履，立肆外三日而不得，他可知矣，外交團與有職業之人民，受同等待遇，惟數量略無限制，所指定之商店，亦不甚擁擠，可以隨時付款取貨，（外交團此種待遇

，自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停止，以後購物，除赴小市外，必須用外幣，（至無職業之人民，既不得小冊子，商店即不招待，其必需食用之物，惟有購諸小市，其價值較之商店，超過數倍，或數十倍，故無職業者，不待驅逐而自去矣，以上均指日用必需品而言，大抵愈普通必需之物，得之愈難，愈稀希無用之物，得之愈易，銀器古玩各肆，珍寶羅列，任人購買，而火柴針線之屬，則較難矣，布帛魚肉之屬，則更難矣，麵包一物，需用最切，購買極難，無職業者，赴小市出數倍或數十倍之價無論矣，即有職業者，亦必須由主管機關，發給麪包票，其數量及品質，因購者之身分而有差異，每月彙發一次，每日一張，憑票付價，領取麪包，票上註明日期，期前不得預支，過期不得補領，每見麪包店前，魚貫而立者，有時達數十步，輒有天下無如吃飯難之歎，至若不必需之物品，雖無若何限制，惟貨既無多，購者亦有時擁擠，或至鶴立三四小時，有時貨在樓上，而依次排班，經過樓梯，其最後一人，乃在樓下，益以各大商店，購貨之地，與付款之地不同，付款之地，與取貨之地又不同，須排班三次

，始能買得一物，然亦有偶值人少之時，或不甚暢銷之貨，俯拾即是，爲之欣幸，至各飲食店，其人人可入者，大抵取值較昂，至爲某種工人特備者，則取值甚廉，有時擁擠等於購物，門內據案而食，門外垂涎以俟；門內飽食之客一人出，則門外枵腹之客一人入，入者必果腹而後出，非若購物之較省時間也，行列較後之客，有翹首榮顧，自晨至午，而不得入者，所謂過屠門而大嚼，雖不得肉，亦且快意耶，以上所述種種擁擠情形，就余個人經驗，民國二十年，即較輕於十九年，始其出產愈多，而人民之生活，亦可逐漸改善，又有專售外幣之商店，名脫爾克新，(Torcon) 臨時以外幣按官行折合盧布，上至麵包，下及珠寶，諸貨略備，人人可買，惟定價奇昂耳，

居住 莫斯科之房產，完全國家所有，而分配於有職業之人民，繳租承住，其每月應繳之租金，視其人之身分暨收入而定，並有一定面積，每人約以六立方尺之空氣爲準，惟人民有取得六十年之永租權者，其如何取得，余未深悉，（有原係私人房產，無罪沒收，而留其一部分，改所有權爲永租權者，）至無職業之人民，則照例不得租房，

惟有去而之他矣，外交團租房，另有機關主之，但亦極不易租，中國代表團之來莫斯科，始僅租得半部樓房，數月後，始租得全部，計其房數，不及二十間，而辦公室客廳飯廳廚房，去其大半，全體職員暨僕役，最多時達四十餘人，擁擠不堪，最可憐者，爲浴室暨廁所，有時一人在內，而數人候於外，其循次而進之情形，殆與莫京各商店之買貨相同，自二十年，莫代表二次抵俄，即向主管房產之機關，要求租賃大房，凡數十催促，經過四閱月，始指定一房，原爲道路協會所住，謂該會不日遷出，可由代表團承租，議既定，遲之又久，該會竟無遷意，又數十催促，則謂該會可遷，但須由代表團繳納遷移費五千盧布，修理費八萬五千盧布，每月租金，並須認繳外幣，始可繼續承租，是則代表團欲租此房，除租金繳外幣外，須先擔負俄幣九萬盧布，按官行計算，即華幣十八萬元有奇之損失，恐五洲萬國，無此辦法，因此作罷，舉此一端，則莫斯科租房之困難可知，而蘇聯政府之所以招待中國代表團者，亦可知矣。

天時 莫斯科之天氣，冬不甚寒，略與我國之哈爾濱相等，惟寒期較長，夏季極熱，亦略與哈爾濱相等，爲時則僅數日，春夏多雨，而旋雨旋晴，無霖雨，亦無久旱，冬多雪，即不雪，亦重陰如幕，有日光之時恒少，至於時間，則較哈爾濱遲約六小時，即哈爾濱之正午，當莫斯科之清晨也，冬夜甚長，四時昏黑，八時日尚未出，夏夜甚短，而最短之夜，昏黑僅片刻，在昏黑時，北望天際，猶見微白，古人所謂羊腓不熟者，殆於斯地見之矣，

貴重物品 莫斯科所售貴重物品，爲外國人所喜購者，約分四項，曰皮張，曰鑽石，曰油畫，曰舊磁，皮張鑽石，有專肆售賣，油畫舊磁，則皆由舊貨店售賣，而亦兼售皮張鑽石之舊者，皮張如白熊黑狐之屬，中國率不多見，鑽石店則賅括銀器暨其他裝飾物品，油畫舊磁，頗多十八九世紀物，蓋俄國大革命後，舊日之有產階級，收藏此等物事者，多已沒歸官有，官家無所用之，遂估價出售，間有雖未沒收，而所有權者，已成赤貧，不得不售諸商店，而商店轉售，則較收買之價，增加一倍以上，均以白帖



計算，購者雖不限何人，而照章不准携出國外，脫爾克新亦售上述物品，購者必用外幣，同時發給執照，可携帶以出境焉。

小市 莫斯科之小市，余所至者有二，一在蘇舍利，(Suharevka) 一在阿勒巴特，(Arbat) 皆為私商售貨之所，間有國營商店，而購者不限何人，與私商同，平日所售，惟有用雜物，價乃奇昂，一般無職業者，商店例不招待，不得不購諸此地，至星期日，則售者既衆，百貨並陳，購者特多，萬頭攢湧，一般人率皆持不用之物，來此易錢，而舊日之地主資本家，不容於共產政府之下，生活寥落，亦携其沒收之餘，來此待價而沽，願佳物較少，甚至有售及愛犬者，余曾見一人，態度文雅，抱犬垂淚，有戀戀之意，王孫末路，抑何可憐，至於盈尺之魚，僅餘半尾，沾泥之履，僅剩一隻，已破之甌，盛水則漏，無蓋之壺，塵垢滿中，(以上四物，均余親見，決非故甚其詞，) 莫不羅列成行，真所謂牛搜馬渤，敗鼓之皮，洋洋乎，大觀哉，購物例可還價，如我國市場，惟售者或持之手，或置之地，俟問乃答，不若我國之叫器耳。



樓高之近附市小利合蘇

男女關係 蘇聯婚姻制度，完全自由，無配偶之男女，達法定年齡，雙方同意，赴主管機關註冊，即為正式夫婦，離婚則由片面提出，請主管機關通知對方，即行脫離關係，是則不但不待磋商，抑且無庸見面，有時對方除愛未滿，接到通知，昏暈仆地，號泣覓死者，蓋男子涎女子之色，誘以結婚，旋即棄之，在此種制度之下，勢所難免，惟蘇聯立法，既持男女平等主義，政府，工廠，兵役，警察，男女工作，無不均等，關於婚姻制度，當然不能偏於保護女子，其意殆謂男可施之於女者，女又何妨施之於男也，至於有小兒者，離婚後之擔負，定有專章，由主管機關，按照雙方情形，及每月收入狀況，予以裁定，（小兒公育者，其父母如有收入，亦須納費，）在蘇聯之外國人，可與俄人隨意結婚，惟其配偶如未出籍，出境必須特許，如已出籍，則居留又須特許，手續極為繁雜，（因未出籍者，以俄人論，照例非公務不得出境，出籍者，以外人論，照例非公務不得居留也，）至男女非正式之結合，尤為放任，一經雙方同意，不但同居無禁，而政府且特設辦理墜胎之機關，繳費極廉，技術甚精，照例不

間已嫁未嫁，一律待遇，惟男人不能強迫女人墜胎，如女人不願墜胎，則所生小兒，照章按男人之收入多寡，責以一定擔負，社會對於此種女人，既無若何輕視，而此女再嫁他人，亦無若何困難，以上辦法，殆爲廢止家族制度之先聲，（蘇聯人之姓氏，可自由擇定，不必從父或從母，尤見廢止家族制度之意，）而余以爲不但此也，飲食男女，喜逸惡勞，人之本性，蘇聯人民，飲食如彼其簡單，工作如彼其強制，如再不解除男女之防，則人民更無有生之樂，失之於彼者，得之於此，試觀春秋佳日，（夏日尤甚，）林下水邊，雙雙情侶，幕天席地，爲所欲爲，

報紙 蘇聯報紙，皆爲國家經營，政府機關，例可訂閱，私人不但不准自行辦報，即按月定閱，亦甚困難，僅可臨時赴賣報處購買，有時不敷分配，惟外國人訂寄國外，轉甚容易，不過報費必須繳外幣耳，又外國駐俄訪員，拍發新聞電稿，須經主管機關核准，由郵局發者，亦有時檢查扣留，（蘇聯郵局，對於任何人之信件，均有時施以檢查，惟工作精秘，不易看出，）是則不但本國人言論不得自由，即外國人之在蘇聯者

，言論亦不得自由也。

華僑之情形 華僑入蘇聯籍者頗多，俄國革命之際，有服兵役者，驍勇善戰，惟燒殺殘忍，俄人至今以嚇小兒，有時呼華僑爲萬那，閉古有俄皇之侍衛伊萬，(Ivan)以勇力著，故以爲喻，每年五一節閱兵，華兵成隊，民國十八年，中俄之役，亦有華人充俄方之義勇軍，至充偵探或服務國防政治局者，尤不勝數，列寧大學有華生千餘，其他各大學，則十百人不等，以上皆同化於蘇聯而久忘祖國者，確數固不可知，亦不必知矣，至未入蘇聯籍者，以工商爲多，我大使館亦無精確統計，任其自增自減，在帝俄時代，謀生較易，頗多富有，革命時，橫被沒收，即幸留殘餘，亦不得携以出境，益以在俄既久，大抵娶俄女，且生子焉，俄女雖嫁華人，而多仍俄籍，緣中蘇未斷交時，俄女入華籍者，經批准後，華使館給予護照，而蘇聯即強給出境簽證，迫其赴華，顯否在所不問，是則純爲惡意之表示，惟對中國暨拉忒維亞國行之，緣是已嫁華人之俄女，多不預請出籍，現值中蘇斷交，使館已撤，既屬俄籍，所生子女，蘇聯亦認爲

俄人，照例不准出境，是以華僑回國，必盡捨其財產妻子，割恩斷愛，人情所難，以致因循流落，不能不於蘇聯種種束縛之中，自謀生計，工人方面，已加入蘇聯職工聯合會，而服務於國家機關者，所受待遇，與蘇聯工人，無大差異，惟職工聯合會之加入，頗非易易，因該會定章，非在職工聯合會者，不得新人工場工作，非在工廠工作者，不得新入職工聯合會，以是華僑必須先至他地工廠工作，取得工人資格，再設法轉入莫斯科工廠，再加入職工聯合會，手續至為繁難，至未加入職工聯合會，而服務於非國家機關者，則不得享受蘇聯之工人待遇，生活至不安定，其工作約為烤麵包，製革，織襪，洗衣等等，而蘇聯當局，對於華人所製麵包，認為不合衛生，對於製革織襪，則藉口原料缺乏，不肯售與，洗衣房至今幸存，而亦有種種壓迫，即如蘇聯法定每日工作時間為七小時，華人率多作數小時，或於夜間往事，以圖增加收入，民國十九年八月廿日，當局竟搜查工作逾越定時之華人洗衣房多處，而沒收其所得，勤而獲罪，他可知矣，商人方面，則因蘇聯持國營貿易取締私商政策，苛捐雜稅，層見疊

出，固不僅對華商爲然，而華商已不堪命，即如按全年貿易總額計算之營業捐，最低者爲千分之二十四，最高者爲千分之二百九十六，按全年純益總額計算之所得稅，最低者爲四十五盧布，最高者爲一萬八千一百零五盧布，二者并行不悖，而尙須領三十盧布至二百五十盧布之牌照，又須繳納每平方公尺五戈比至三盧布二十戈比之房地捐，而不但此也，尙有所謂超利捐者，因其獲利超過一定數額，從而捐之，最重者，乃至百分之五十，益以徵收員估定營業本利，全憑理想，有時百數十元之資本，而索千數百元之捐稅，繳納稍遲，不但沒收財產，並且科以徒刑，宜乎今日華僑之商於莫斯科者，寥若晨星矣，而蘇聯之待遇華僑，尙有不止上述者，例如他國僑民，在蘇免除徵役，而華僑有時不得免，他國僑民，出境攜帶外幣，而華僑有時不得帶，又華僑如以犯罪嫌疑被捕，蘇聯當局，向不通知我使領館，如無親友代爲報告，我使領館無從知悉，更難語於保護，事實甚多，最近如顧千里者，係留英學生，畢業回國，原定由波蘭國界入境，由中國國界出境，乃行抵八十六小站時，守者因護照誤簽由波蘭國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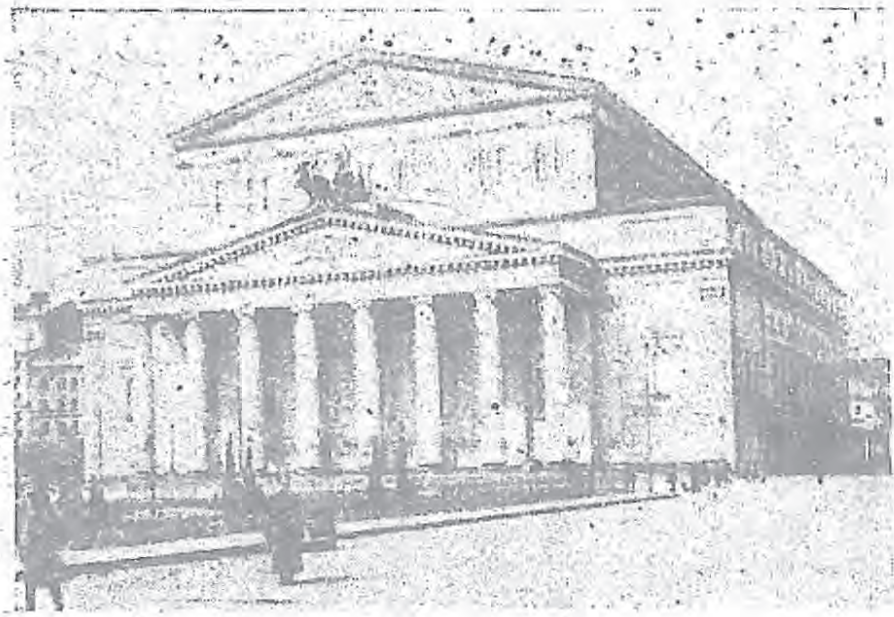
出境，遂阻其行，實則蘇聯對於華人之遊歷護照，早已停發，而過境護照，既由波蘭入境，萬無仍由波蘭出境之理，其為誤填，一望而知，自應由簽證機關負其責任，而蘇聯拘牽字面，顧不得已，折回原道，遲者因其去而復返，疑為間諜，捕置監獄中，中國代表團及領館固不知也，在獄數月，託同囚先釋之華人，函其家屬，呈外交部，並亦塔中國領館，轉行中國代表團交涉多次，竟無效果，良以代表團乃會議機關，無保僑責任，進行不無困難，不得已乃以其妻梁靜訓名義，具呈蘇聯國政局，依司法手續，請求昭雪，蘇聯法律，簽字必須本人，而同人均不願作梁靜訓之簽字，余乃慨然代筆，投呈之後，有如石沈大海，顧之生死，竟不可知，回憶民國十八年，中蘇衝突之時，蘇聯之華偵探，因敲詐不遂，誣告華人董書堂為間諜，竟判死刑，則顧氏其不免乎，以受西歐高等教育之青年，僅由蘇聯境內經過，竟能招此不幸，蚩蚩無知之僑民，尚何待言，而蘇聯之所以為華僑罪者，除間諜外，尚有所謂欠捐，買賣私貨，私買外幣，漏稅，反革命等等，捐稅略如上述，蘇聯對於欠者，不謂之為無力担負，而



謂之爲惡意的使國庫受損失，因而治罪，買賣私貨，即由工廠商店查出之物，大半在小市出售，探警林立，曾不過問，而華僑一經購買，即有邏者隨之至家，問其由何商店購來，有無賬單作証，如不能舉出，即予充公，又華僑合法購買之物，或入境時，照章攜帶之物，如不需帶，亦不准賣出，違者科罪，私買外幣及漏稅，則因不准滙款出境，華僑勞力所得，不得已乃購外幣或貴重物品，以圖私自帶出，關於外幣，蘇聯但罪買者，而不及賣者，如民國十九年七月間，華僑馮吉山因買美金被捕，刑滿釋放，後見前之賣美金者，仍操舊業，是何玄虛，不難揣想，關於漏稅，則尤離奇，如民國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，華僑卻與發攜其子由國營商店購得鑽石二顆，價三千零五十盧布，次日被捕，謂爲意圖漏稅，發往別牛格（Pinega）林場伐木，意圖而能犯罪，已屬奇談，而由國營商店購物，可名漏稅，更覺突兀，余再四思之，鑽石本爲不准出境之物，而由專售外幣之商店購買，發給單據，即准出境，蓋稅款即加入價值之內也，今卻不購自專售外幣之商店，而購自普通商店，其意仍在攜帶出境，是以名曰漏稅

，其然，豈其然乎（此揣想或未是，因彼時余未至俄，不知是否已有專售外幣之商店，）卽子翌年三月被害，卽痛子慘死，病亦日甚，其妻暨子女三人，子媳一人，行乞於市，狀至悽慘，至反革命罪，一經邏者告發，卽行重處，不問事實，與前述之間牒罪同，顧千里，董書堂，均其例也，若烟賭殺傷等等，中國法律，亦宜科罪，蘇聯固不待言，又某友告余，往年華僑所最愚者，爲華僑組織之某會，乃強有力者所主持。遍於莫斯科西伯利亞暨沿海各大城，假公共團體之名，對於一般華僑，不滿意者，向偵探機關，一紙報告，卽可令其陷身囹圄，或俟諸暗隊，狙擊致死，亦可安然無事，懦弱華僑，畏之如虎，且因取得居留執照，極感困難，而該會則與蘇聯行政機關接近，可爲助力，故不得不自行加入，擔負費用，以爲取得執照之代價，職是之故，該會之勢力，遂行於多數華僑中，而指揮如意，惟近年亦漸衰歇矣，

戲院暨電影院 莫斯科戲院多處，而以國家戲院爲最宏壯，樓高六層，可容萬人以上，朱輓金欄，華燈畫壁，富麗堂皇，冠於全市，所演歌舞各劇，多屬於歷史神話，余不



國 家 戲 院

知俄劇，惟觀其佈景逼真，輒歎觀止，蘇聯之公衆聚會，（如五月一日之大會等，）亦假斯地舉行，此外各戲院，結構亦均精潔，余嘗觀其宣傳共產之劇，形容君主教皇地主資本家之種種罪惡，情節緊湊，頗足動人，至電影院所在尤多，佈置均佳，所映者，十篇而九，爲宣傳共產之作，又有馬戲院，包括柔術奏技暨訓練動物而言，其蹩跳之佳者，乃能懸繩空際，於蕩漾不定之中，人如穿梭，或一人而往來數繩，或數人而聯成一體，俗稱飛檐走壁，此直無檐而飛，無壁而走矣，至於使鷄伏狐，使鼠伴貓，均見匠心，而

尤憶某次以鑼擊鼓，以猪鳴鑼，以海狗吹喇叭，其他種種動物，各司樂器，而以巨象鼻捲短棒，司其節奏，百音合作，砰然鏗然，大書於象身曰，歐洲經濟同盟，其視列強如無物也如此，而雖遊戲不忘宣傳也，又如此，上述各院，每人票價約二三盧布至十餘盧布，工人例得減費或免費焉，

賽馬場 在市外西郊，地頗寬闊，場作橢圓形，布以細沙，其平如砥，北部有高樓數層，可容觀客萬人，大抵五馬一組，有時略增，比賽之前，牽以示客，客擇定某馬，而購其票，馬勝則票勝，自春徂秋，觀者踴躍，蓋蘇聯本爲產馬之國，而政府選其良者，三歲出賽，九歲而罷，以最佳者，放之山巔水涯，使之孳息，故馬種改良，日有進步，民國十九年，余曾觀一馬，在場中馳一千六百米達，僅需二分十二秒，又是時適舉行軍事賽馬，自尖利麻九馬並發，至莫斯科賽馬場，凡三百八十英里，而僅需二十四小時，不可不謂爲驚人之紀錄矣，

體育場 莫斯科體育場，所在多有，而國家第一體育場爲大，乃大彼得花園遺址，四圍

茂林之下，列坐層巒，容五萬人，場中雜植花卉，風景頗佳，

公共住宅 爲實行共同生活之地，在哈夫司喀牙（Havskaya）街，面積數十畝，樓高六七層，西歷一九三〇年落成，建築費達三百萬盧布，人民納費居住，其性質略如中國北京之公廨，或機關之宿舍，居者或眷屬，或獨身，一室二室不等，而別有公共之飯廳，廚房，遊戲場，書報室，俱樂部，會議室，幼稚園，託兒所（婦女作工時，寄託小兒之處，亦有將嬰兒永託該所，而不收回者，蓋儼然乎中國之育嬰堂矣，）等，每室按月收費十餘盧布，飯費每餐爲二十至三十二戈比，至幼稚園暨託兒所，則另有費，比例其父母之收入而定，兒多而收入少者，可免費焉，

平民食堂 按照蘇聯五年計畫，僅莫斯科一城，應有平民食堂六十四處，爲全部工人進餐之地，今已有五處，余曾觀其凱旋門外之一處，凡樓三層，第一層爲廚房，牆壁皆嵌潔白瓷磚，火以瓦斯，而洗滌割剝，多由機器，內部工人千餘人之飯室浴室咸在，第二層爲食堂，事務室居中，四圍陳設整潔，凡一千二百座，每飯需時十四分，進早

餐於此者，約四千餘人，午餐約一萬八千餘人，晚餐約千餘人，其收費按各人之收入爲比例，最低者二十戈比，最高者三十二戈比，第三層爲俱樂部，設圖書音樂之屬，開窗遠眺，悠然意遠，

包特金 (Botkin) 醫院 莫斯科醫院頗多，而以包特金醫院爲大，地五十餘畝，層樓巍然，各科咸備，可容病者二千人，服務醫生，約達四百，某醫生之言曰，革命以前之醫，以貴族地主資本家爲對象，注意其飲食起居，查其致病之源，以謀愈病之法，革命以後之醫，以工人爲對象，注意其業務情形，查其致病之源，以謀愈病之法，余以爲其言非也，夫醫以生人爲職志，即病者爲窮兇極惡待決之囚，亦不宜以爲遲早必死而廢其治療，蓋生之者，爲一事，而死者者，又爲一事，奈何而有勞動非勞動之分乎，

工人大學 創自一九一九年，專爲失學之工人而設，入學者，多由各工場農場運送，不收費用，並月津貼三十五盧布，晝班三年畢業，夜班四年畢業，現有學生，（指民國

十九年）晝班七百人，夜班八百人，月需經費三十餘萬盧布，分校遍於各地，共有學生一萬三千餘人；已畢業者達六萬，或回原送機關工作，或升入莫斯科大學不等，預計五年以後，應有十六萬人畢業，其用意在以短少之時間，求得應用之知識，雖其成效如何，不得而知，而其力謀勞工之進步，可以想見，曾參觀其動物學經濟學之講授，鳥數頭，龜數尾，紙幣百餘種，簡略可知，而其他設備，亦不甚完美，學生之動作態度，亦不類研究高深學問者，雖然，教育之道，固不能專重外表，匆匆一覽，吾烏乎測之，

莫斯科大學 創立一百七十餘年，校舍百五十餘處，學生八千餘人，教授千餘人，職員二千餘人，一九三〇年，經費為七百萬盧布，一九三一年，則為一千三百萬盧布，學生年納學費由二十盧布至二百盧布，以其家中之收入多寡為衡，勞工極貧者，不惟免費，且月補助三十五盧布，此項補助費，一九三〇年，共需三百萬盧布，一九三一年，則擬月補助每人六十盧布，共需五百萬盧布，余往參觀，為時間所限，僅觀醫科暨

動物標本室、礦物標本室，設備完善，而尤以動物標本室，高樓數十間，飛走胎化，極世界之所有，而象骨鯨鼻，大皆數丈，允爲巨觀，

七年學校 即莫斯科第十八學校，其組織大中小學俱備，共有學生三千餘人，以工人子弟爲多，授課之外，頗注意於社會服務，如識字之運動，衛生之宣傳，選舉之演講，十二歲以上之學生，均參與之，而以不妨礙正課爲限，畢業期限，小學爲七年，中學爲四年，大學爲三年，試驗學生，分爲三格，一曰腦力敏，二曰體格健，三曰家庭良，三者俱備，七年工課，六年畢業，三者缺一，七年工課，八年畢業，故十四年之工課，優等學生，可省二年，劣等學生，須增二年也，

格盧霍夫 (Glouhove) 紡織工廠 在城西百餘里，跨克量茲木 (Kluzna) 河兩岸，佔地五六方里，樓或五層或六層，樹木陰翳，清流環繞，爲資本家莫羅所夫 (Morozoff) 所創，資本一萬萬金，已成八十餘年，以花標布行銷世界，名頗著，革命後，收歸國有，分紡織色染各部，每日可出布六十萬尺，工人萬有二千，女多於男，設備略同日



本之鍾淵，整潔不如，而規模之宏大過之，

阿穆（Arma）汽車工廠 在莫斯科南郊，面積七萬五千公尺，一九一四年創立，因歐戰停工，一九二四年續辦，僅能修理汽車，一九二九年後，大加擴充，計一九三〇年一年中，投資達六千萬盧布，自融鑄至成車，分廠設備，全部工人五千餘，一九三〇年，可出汽車三千五百輛，逾年，可出汽車二萬五千輛，每出一車，需二千五百美金，較諸購自美國，多費五百美金，然而蘇聯必自製而不欲外購，立國之道，固宜爾也，場內懸標語，有「我就是全場工人，全場工人就是我，」諒哉，

錘鑪鐵工廠 爲歐戰前所創立，革命後，復加擴充，專治煉鋼翻砂，全場男女工人達萬餘人，設置完備，技術敏捷，

電業製造廠 一九二九年成立，製電燈泡轉電機馬達工作機等，機械精良，多舶來品，技師亦以外人領之，日出電燈泡十二萬枚，月出轉電機二千架，男女工人一萬六千有奇，

布而色維卡製衣廠。蘇聯對於婦女針指，極力壓制，購綫購布之數量，限制甚嚴，蓋欲移其精力，使赴工廠工作也，有職業之人民，所需衣物，莫不取給於國立製衣廠，綴費購領，無職業者，則有號寒之痛，余曾赴布而色維卡製衣廠參觀，層樓峙立，一九二九年創始，男女工人，約達二千，機器為美國勝家公司出產，採分工合作制，如專司領口，專司鈕扣等，而裁衣則為另一工廠，亦以機器為之，聞類此之工廠，莫斯科尚有多處，蓋不如是，不足以供給三百萬人之需用也。

愛立米他司(Enimiac)公園 樹林陰翳，雜花滿地，音樂暨飲食游戲之設備略具，劇場之大，容二千人，夏日遊人頗多。

索戈爾尼基(Sokolniki)公園 長松百尺，曲徑在中，偶得隙地，花壇芬馥，於夏令道署頗宜。

文化公園 原名莫愁園，皇后所居，革命後，始改今名而擴充之，沿莫斯科河凡數十里，盡為公園，娛樂，飲食，書報，體育，均有設備，並沿路由無線電播音，凡國家之

政令，名人之演說，劇場之歌曲，可以且行且聽，遊人極多，於雜花芳馥之中，列置各工廠各名人造像，其人有尙生存者，鼓勵人民工作之意，至深遠矣。

水池子公園 規模不大，花壇環繞，噴水池頗佳，戲劇電影暨飲食店路備，又有汽槍射擊場，遊人每趨試之，砰磕之聲不絕。

亞歷山大(Alexander)公園 在皇城牆外，雖不廣濶，而草樹茂美，列植長椅，頗宜納涼，中國代表團之初蒞莫京，首席專門委員劉紹周君，每日飯後，輒携書赴此園樹下坐讀，以距離廣所，固甚近也，民國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午前，紹周方携書出園，突有蘇警謂奉國防政治局之命令，迫其同往警署，紹周告以己之身分，不聽，示以外交護照，不省，請入蔑特羅撥立旅館詳談，不許，請由電話告知代表團，不可，紹周曰，是將逮捕我耶，警曰，無他言，第隨我行，乃被脅至結克佳爾尼街第四十六警察分署，問訊紀錄畢，署長入內室，達半小時，出曰，此悞會也，請返廬，詢悞會之由，不答，紹周歸報莫公，派員向蘇聯外部口頭說明，並提出書面抗議，次日，蘇聯外部派交

際副司長來見莫公暨紹周，表示歉意，七月三日，復以正式書面，表示歉意，先是同人秘書以下，蘇聯均未簽給外交護照，自有此事發生，續簽護照時，（同人護照，凡三個月續簽一次，後改爲六個月一次，）始註明外交字樣，而同人每過亞歷山大公園，則未嘗不念及紹周無故受辱一事也，園之東端，有碑巍然，共產黨死難之紀念也，伯丹尼克(Botanic)公園 專事培養植物，綠陰環繞之中，奇花異卉頗多，冬季則有廣大溫室，凡寒帶所不宜者，亦繁殖可觀，

松林公園 爲俄皇遊獵之地，革命後，改爲公園，面積十餘里，長松數萬株，坐聽濤聲，亦饒幽趣，

阿克瓦利母(Akvarium)公園 規模不大，而花木楚楚，遊人稀少，頗有幽致，

皇后村 在莫斯科城南，爲彼得第三皇后耶克特林(Katherine)避暑之所，崗巒起伏，宮觀久廢，有大樹出於屋脊，粗可合抱，蓋二百餘年矣，長廊廻閣，不知費幾許民力，幾許匠心，今則徒爲鳥鼠所據，豪華消歇，真如邁眼雲烟，四周長林蔽日，林外有

湖，廣數百畝，長隄垂柳，清波漣漪，湖心小島，樹木尤盛，

庇爾基(Горь) 在莫斯科郊外，層樓一所，嘉樹環繞，列寧嘗來避暑，即殞於此，今以爲勞動者休養之地，

巴高爾斯基(Покровский)公園 爲俄皇獵場，革命後，闢爲公園，余往適值嚴冬，寒松積雪，一望無際，而園中心，有舊式建築，惜門局不得入，聞夏日始開放也，

篤林恰果夫博物館 爲篤林恰果夫私人所創，樓高二層，遍陳古近代名畫，珍品羅列，美不勝收，

美術博物館，建自一八九八年，歷十七年而後成，崑階玉柱，光彩照人，一梯之費，曾達三十萬金，分室陳列埃及羅馬希臘暨其他各國繪畫，彫刻有六千年以前之石棺，棺上有象形文字，乃埃及物也，

民族博物館 在列寧山上，搜羅各國民族衣服食用各物，並製造其風俗習慣之模型，分別陳列，關於我國部分，婦女之弓鞋與焉，又有光緒十二年葉志超所書天后宮匾額，



油畫院之門外

文曰寰海鏡清，亦懸壁上，

油畫院 陳歷代油畫數百幅，多從前皇室所藏，精品羅列，遊者忘倦，

達爾文博物館，有達爾文石像暨動物進化之標本頗多，由原始形狀，以達現在形狀，次序詳明，可為學說之實驗，

之歷史博物館 凡三十餘室，由二萬八千年前之石器時代，經陶器銅器鐵器而至現在，搜集世界之物產，人民之生活，分室陳列，其古代鳥獸各骨，有巨象高逾屋頂，為得自地中海者，又有拿破崙進兵大火以前之莫斯科都市圖，較今略異，又二百年前，



列寧四歲造像

荷蘭所贈之地球儀，高達丈餘，所繪美洲，亦較今略異，以彼時發現未久也，

列寧博物館 館爲重樓，專爲列寧而設，自一八七〇年初生，至一九二四年逝世，繪其所事，聚其所用，分期陳列，其幼年像片，狀至英秀，中學大學各畢業文憑咸在，中學文憑，紀載各門功課，除地理外，均得百分，有優等疑語，次及奔走革命被捕之室，被囚之獄，莫不繪製逼真，而當時有圖之物品，如在獄所用水壺等，亦均保其原狀，次則繪十月革命揮手演說之狀，次則五十大慶之祝儀，各國多有賀禮，華僑祝詞，有書享后稷壽者，迨逝世之葬儀，則尤鋪張揚厲，中國要人，多致哀詞焉，

革命博物館 重樓高聳，約及百楹，陳列一八二六年至一九一七年，貴族地主資本家對於勞農種種壓迫事蹟，革命巨子奮鬥之情形，犧牲之狀況，以及所遺之物品，繪製既工，搜羅亦富，而尤以獄室模型，三木之慘毒，獄吏之可畏，革命者之所身受，恍然如見，復有中國革命部，懸汪精衛之照片，並記其言詞，李大釗在北京被捕及張宗昌率領白俄之攝影，亦陳列焉，



衛生博物館 爲前俄某王爵之醫院，革命後，改博物館，陳列人之肢體臟腑，用爲解剖之實驗，而於傳染病之起原，暨酒色之結果，尤特致意，胎兒自七日至七月，均有模型，並及產婦之種種危險，以促人民之注意，又有木乃伊數具，則古代物也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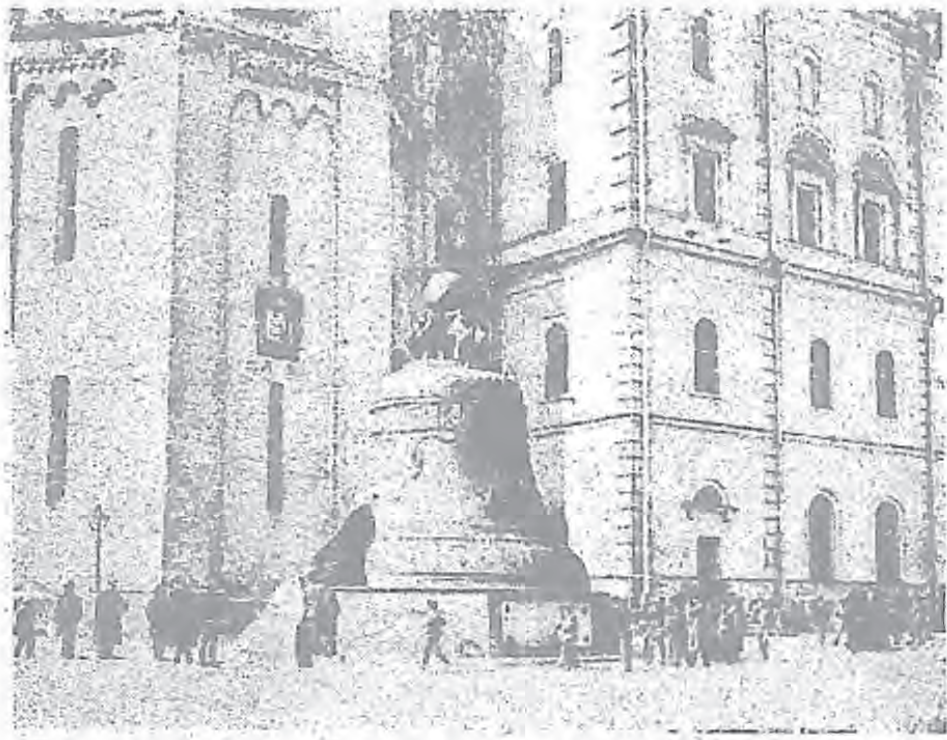
觀星院 其地建築特異，遠望之，如巨鐘覆地，高十餘丈，購票者，先入別室，屆時乃相率入所謂如巨鐘覆地者，短椅環列，可坐數千人，中置巨機，天棚潔白無塵，四周漸低，如在鐘內，電燈既息，由機發散碎光，仰射天棚，恰爲星形，大小遠近，一一如真，機既轉動，星亦隨變，自春至冬，自夜至晝，銀河轉換，日月虧蝕，罔不畢具，而解者又以電光指示，詳爲說明，誠研究天文之良法也，惟四周嚴扃，人多氣悶，頗覺不耐，聞僅發光之機，已值九十萬盧布，謂非科學之建設哉，

農業博物館 建築廣濶，陳列農村計劃，以及家畜農具，與夫種種出產，蘇聯國營農場之最大者，耕地二千萬畝，傭工萬餘人，較美國最大農場，超過四倍，世界無與比倫，又用機器耕地，其速率超過人力五十倍，而其產量超過人力二倍又半，至統計一九

二八年全年，蘇聯全國牛馬數目，共馬一百三十萬匹，牛一百十萬頭，院內設寄宿舍，容七百餘人，秋冬各地農民來參觀者，恒十餘萬，貧者帳宿館內，每日收費一盧布，極貧者免費，並設講演員暨法律顧問，以公開演說而備諮詢焉，

反宗教博物館 在特維爾司喀牙 (Tverskaja) 街，紅樓一區，乃往日之教堂，而今日適成相反之作用，首陳山猿化人之骨骸暨模型，藉以反對上帝造人之說，復陳列教士之種種罪惡，導者謂大彼得以皇帝而兼教皇之權，教士皆為皇帝效奔走，而壓制平民，實為農工之公敵，故宗教與君主，同在推翻之列，最後陳列一九三〇年，各教徒聯合作反革命行動失敗後，所遺之旗幟印信等物，綜此館之大意，以為宗教者，乃專制之武器，而反革命之所憑藉，故必廓而清之，此惟西方宗教之末流，有此現相，若東方宗教，重在出世，又烏得而然也，且吾以為西方宗教，其本來面目，亦不爾爾，凡天下事之至美者，極其流弊所至，則有至惡存焉，豈獨宗教為然哉，

瓦司聶錯夫 (Vasnetsov) 油畫館 瓦司聶錯夫為蘇聯名畫家，即其宅中，陳列平生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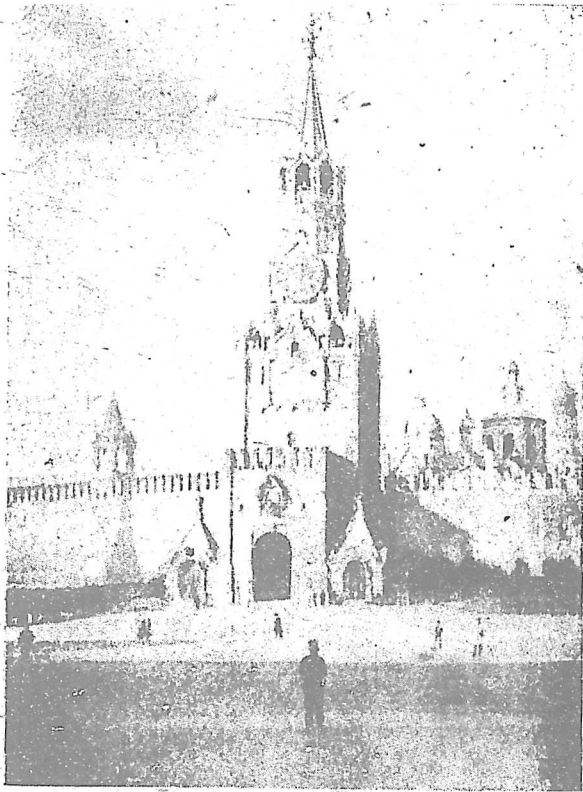


皇宮內之大鐘

作，一九二六年，瓦氏逝世，沒歸公有，其遺族仍居館內，待遇如何，不得而詳，而畫之佳品，則莫不妙入毫顛，觀者神往。

皇宮 建自大彼得以前，入門渡橋，復入重門，有樓巍焉，內陳歷代皇帝所用兵甲旗幟冠服輿輦之屬，並有拿破崙之石像，高幾尋丈，爲拿破崙征俄時，隨軍帶來，以備戰勝之後，留爲紀念者，而不料大敗遠避，徒留此像，供後人之憑弔也，出門而東，有巨鐘高如小樓，重二百噸，厚處達二尺

許，置石基上，已破裂，一角墜基下，尚高如人，導者謂爲世界第一大鐘，余以爲較諸中國北京覺生寺之鐘，重或過之，而大似稍遜，彼薄而此厚也，復前行，有教堂，建築壯麗，啓鑰而入，複室曲折，銅棺縱橫，歷代皇帝之骸骨，皆藏於此，惟最末代之尼古拉第二，在異地被害，屍骨無存，故未與此列，各棺下入地中，出地約四五尺，上刻字以紀世次，最初以石灰製棺，後始易銅，四壁皆宗教畫，顏色暗敗，益以光線不充，陰氣襲人，噤而趨出，又入一禮拜堂，則爲歷代皇帝即位祈禱之所，堂不甚大而極高，有大柱四，徑可盈丈，柱上暨四壁天棚，均繪宗教故事，陽光略佳，皇帝之座，與教皇之座並列，而教皇之座較大，余謂此二禮拜堂，可爲歷代皇帝原始要終之地，相距數武，當其即位之時，鑒諸逝者，而亦有慨於繁華之如夢乎，飾終之典，如彼其簡也，較之我國窮山澗泉，而金碗玉匣，終出人間者，其得失又安在乎，復至一院，有巨砲鐵製，經達二尺許，下累五彈，其大如甕，望之森然，而實係模型，無裨軍用，蓋所以配大鐘者，院中羅列小砲千餘，均拿破崙當日征俄所遺，倉皇棄械，



皇宮之別門

暴力固足恃乎，因各宮多嚴扁，故所觀止此，由別門出，中國城在莫斯科之中

心，周四里許，高約三丈，厚約五尺，雜堞參差，與中國城垣無異，或謂仿中國爲之，或謂當十四五世紀時，莫斯科大公，入貢中國，故中國城以居之，或曰，雖名中國城，而實別有用心，前二說非也，城內雖有商店，而繁盛之區，轉在城外，電車四達，城門多毀，僅墻垣存耳，

阿斯坦基摩(Ostankino)別墅 在城東北，西歷一七九一年，色瑞茂提夫(Sheremetii)伯爵所修，亞歷山大第一及尼古來(Nicolas)第二爲太子時，均曾駐蹕，革命後，收爲公有，凡樓數十楹，丹楹刻角，飾以金玉，地板特佳，以珍木嵌成，種種花紋，室各不同，而皆光滑如鏡，入者例必易履，几榻羅列，陳列各國珍物，有中國佛像暨舊磁之屬，樓外高樹環繞，右爲教堂，後有廣場，綠草如茵，芳樹夾道，行里許，得小山，山下有池，危亭翼然，清波碧陰，備然塵外，

拉佳莫夫斯基(Razumovsky)別墅 爲帝俄時代，拉佳莫夫斯基公爵所修，革命後，沒爲公有，前爲花園，栽植精潔，鮮豔奪目，後爲茂林，古樹杈枒，聲如風雨，穿林而

過，則爲湖水，操舟容與，極幽渺曲折之致，

烏滋濶耶別墅 爲舊俄某王爵之府邸，革命後，沒收之，爲優待學者之地，全國學者有會，入會者，約五千人，莫斯科優待之處有二，此其一也，藏修息遊，研究學術，有時男女咸集，達八十餘人，古樹四圍，幽花滿院，層樓高聳，倒景湖中，有瑞士隱，凌虛銜諸勝，

阿爾汗日斯克(Arhangskoe)別墅 在莫斯科之西北，亦前俄貴族別業，革命後沒收者，松林環繞，有宅一區，廻廊層砌，皆作白色，堂中虛無人馬，前爲院落極廣，四周碧樹千雲，而院中草深沒膝，石人對對，立於雕欄曲徑之中，或男或女，或裸或衣，高者逾丈，雕刻精絕，與中國所謂荆棘銅駝者，殆相彷彿，又前則一溪橫流，溪水清冽，小橋通之，並有跳板，以備浴者，余適未攜浴衣，且有女友同來，遂未得解衣一試，惜夫，

致衛尼高洛得(Zvenigorod)行宮 在莫斯科西北七十俄里，爲俄皇羅麻諾夫(Romanoff)

遊幸之地，革命後沒收，改爲工人學生休息之所，依山傍水，樹木豐茂，周以雉堞，方約二里，內則樓閣參差，可容數千人，寢食誦讀遊息之區略備，皆就昔日皇帝教皇所居，以改治之，而往蹟猶可尋其彷彿，徑路整潔，花木扶疎，中國學生道寓於此者頗多，彼等人蘇籍，受優待，殆已樂不思蜀矣，有博物館藏帝室舊物，最上懸巨鏡，重六萬餘斤，爲當日祈禱所用，

非利 (Nili) 湖莫斯科河舟行，去市數十里，水淺不可復泊，乃舍舟而陸，復行數里，達一村，紅屋數楹，爲拿破崙攻莫斯科時，俄軍統帥古都精夫 (Kutuzoff) 會議之室，因而大敗法軍，故保存之，且立碑以爲紀念，其地草樹蒙茸，車馬不至，完全鄉村風景，

保司考夫 喀吉利皇后，弒彼得第三而自立，善林每吉夫 (Sherenstieff) 以色得幸，薦封公爵，貴傾一時，保司考夫有其別墅之一，革命後，收爲公有，層樓聳峙，內陳其生平之玩好衣物，珠襪繡匣，猶可彷彿一代美男子之淫蕩風流，有一雕刻之棹，歷二





新尼姑巷即諸瓦節畏赤 Novodevitchy 教堂

十五年而不成，因雕師日替而止，奢侈可想，樓前明湖百畝，長松圍繞，湖心有島，草樹芳美，輕舟來往，逸興悠然，

尼姑庵 有新舊二處，爲莫斯科叢葬之地，遊覽而至墟墓，已嫌鬼氣，第探風問俗，似可不廢，其地圍牆峻整，教堂巍然，各墓多具碑石，雕刻華麗，間植花草，幽香襲人，共產黨人之墓，僅立碑而無十字，惟嚴飾無異舊制，謁墓者陳列花園，以典守有人，曾無遺失，回憶我國私墓之制，費財耗地，而公墓則又狐狸不驅，蓬蒿沒徑，甚至墳陷骨暴，不可嚮邇，洵不如俄制爲折中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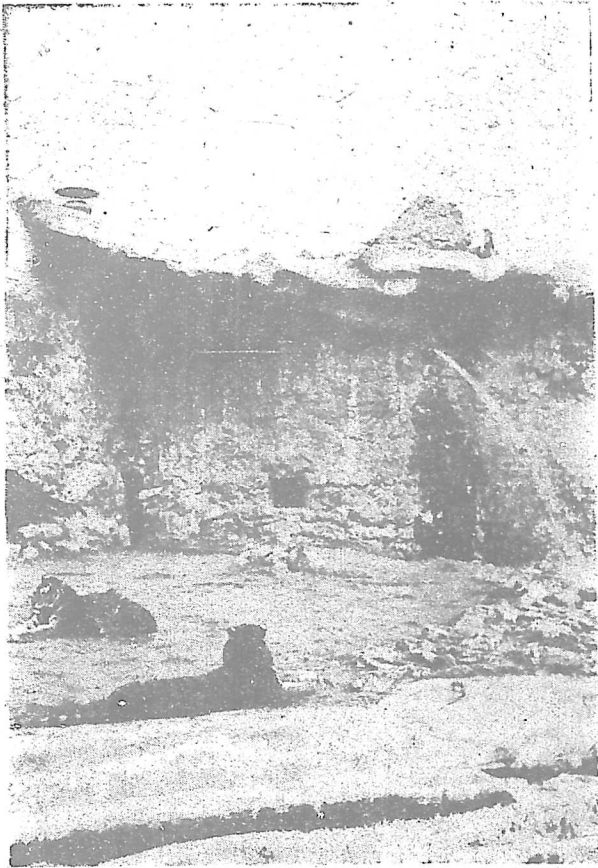
由莫斯科科河岸遠望救世禮拜堂

列寧墓 在中國城內皇城之外，紅石累成，製作  
堅樸，守衛鶴立，入者脫帽瞻視，遺骸巍然，  
環繞而出，墓之左右，石欄層疊，為大典閱兵  
之地，墓後革命偉人陪葬，各有碑碣，而距墓  
較遠之右側，有俄國最古之教堂，一六五一年  
，伊凡第四所建，以紀念戰勝回族者，圓頂有  
五，形各不同，雖不甚大，而結構詭麗（圖見  
封面），墓之左側，則歷史博物館也。

救世禮拜堂 亞歷山大創建，以紀念戰敗拿破崙  
之役，初意立於郊外，後乃決定今地，凡三易  
圖，繪圖者，皆當時巧匠，其首繪某圖，未蒙  
採用者，後於他處自建一堂，具體而微，果勝

新耶路撒冷 (Novy Jerusalem) 禮拜堂 距城數十里，十七世紀末，俄皇勅建，綺室金頂，高聳雲霄，石壁銅門，廻環曲折，堂中完全仿照耶路撒冷之形勢，即耶穌復生之墓，石破爲二，亦仿作焉，殆使瞻禮者一登斯堂，如遊聖地，今雖已廢，而保管尙復整潔，堂外院落頗廣，花木翳如，雜堞圍繞，上有長廊，今以設涅士克利參士基 (Voskresurskoi) 博物館，專陳涅士克利參士基一區之古今物產暨人民生活狀況之模型，自石器時代，迄於今日，搜羅頗備，而尤取專制時代貴族與農人生活不同之點，比較陳列，一面則陳列共產時代農場之狀況，具有宣傳之意，院外爲一鎮市，北倚茂林，牧人三兩，清風徐來，塵襟爽然，

動物園 市內各園，使余徘徊不去者，其惟動物園乎，綠陰如幕，澄波如鏡，地廣而人稀，蕭然野意，固不僅以動物著也，園分二部，中隔街道，而一券可以遍遊，券價五十戈比，(後增六十戈比)，門南向，入門，左爲湖水，白鳥鶴鶴，右因樹爲籠，大與相稱，以飼飛走小動物，約數十種，沿湖而行，北有食堂，夏季售點心汽水之屬，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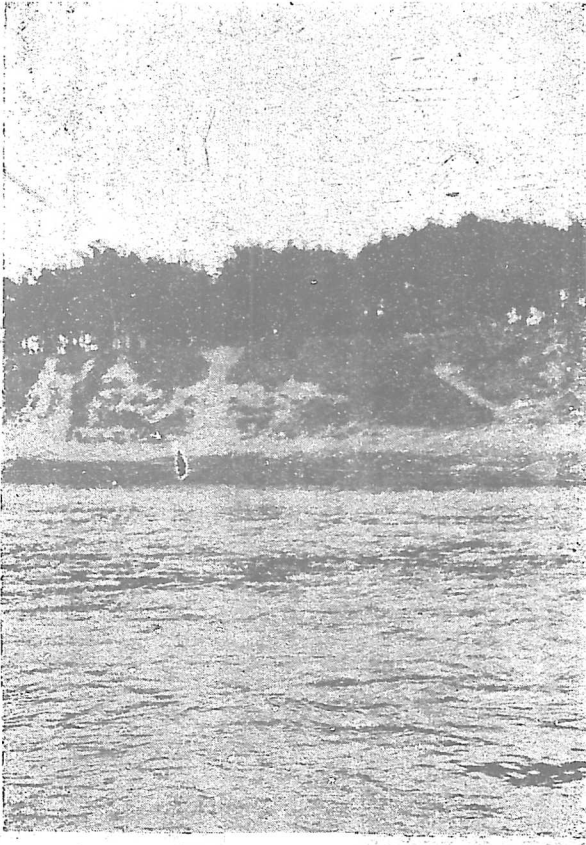
動物園之虎園

是以西，則水禽水獸，（海豹小獅等，）分類而棲，又有水產之室，玻璃爲壁，實水養魚，遊者如置身水下，又於敞室之內，環列巨籠，衆鳥嘍唵，折而登坡，廣廈數楹，內有象，且產子焉，有河馬潛伏水底，時一昂首，鼻聲咻咻，有長頸高足之物，產自非州，不知何人，譯爲麒麟，意孔子所泣者，必非此也，或曰，此洋麒麟也，旣麟矣，而何以洋爲乎？（此麒麟余僅初遊見之，比再遊則已死，而今無矣，）各獸均可自由步於室外，巨檻隔之，又折而南，則在湖水之西矣，多類之猴，異種之兔，隔別而居，孔雀之圃，碧草蒙茸，獅虎熊羆，伏處檻中，至於羚羊犀牛野豬文馬之獸，吐綬駝鳥天鵝蒼鷹之鳥，雜焉並列，不可勝數，冬季畏寒者，則移室中，暖氣薰騰，其味甚惡，是殆無可如何者，返由食堂之北，出園門，過街，入第二園，則地尤空曠，左徑右湖，湖有假山，洞中畜白熊數隻，隔以深澗，熊能下澗，而外壁絕陡，遂不能出，俯澗觀之，水深數尺，熊毛如雪，浴戲其中，投以果餌，張口而接，（飼物爲園例所不許，但仍不能全禁，）冬日積雪成冰，跌撲爲戲，尤有奇致，隔數百步，有山畜

大小虎十餘，亦陷以澗，略與熊同，亦飼子焉，又有黑熊六七，巨如小牛，見人輒拱揖索食，揖非俄禮，而熊能之，其發於自然耶，上有曲洞，內畜巨蛇，粗逾壯夫之臂，淺灘假山，鱉魚長四五尺，布地以沙，二龜在焉，其大如五斗之釜，至於小龜小蛇，尤不勝數，夏日移之室外，闢地爲窖，上覆鐵紗，冬日則深藏洞內，以其均畏寒也，園中又有鹿麕，散在草地，不施羈勒，湖中水鳥，亦不飛散，畜之熟也，長林豐草，遊者如入深山而觀造物自然之現象，亦匠心哉，

列寧山 舊名渥耳別耶 (Voldny) 山，爲莫斯科市內第一高阜，蜿蜒數十里，溪谷幽深，草樹茂美，登其絕頂，則圍圍萬家，盡收眼底，文化公園，民族博物館，精神療養院等，均屬於山之範圍，莫斯科河流經其下，風景優美，有如中國江南，

莫斯科河 依列寧山，穿莫斯科市，深數丈，闊數十丈，層樓倒影，長橋臥波，帆檣往來，輪船雜集，夏季遍河干設置浴場，男女畢臻，而精於游泳者，輒至深處，與小艇平逐，第見萬頭浮水，歎呼相聞，各國野浴，必着浴衣，此則完全弛禁，司空見慣，



了不介意，余嘗泊舟其間，見水似不深，解衣躍入，乃達三丈，幸少習此道，未伍波臣，而以視俄人中白髮老翁，垂髫少女，出沒波濤，輕如鷗鳥，且能終日不倦者，不覺相形見絀矣，

銀林 旁莫斯科河上游，松林數里，途河爲山，草樹尤茂，地極幽僻，游人無多，輕舸自泊，水清且淺，無輪船之擾，沙明波靜，游泳尤宜，泉響松濤，完全天籟，秋月冬雪，清潤絕佳，

附雜談六則（均民國十九年所記）

俄政府禁網森羅，偵緝嚴密，開去歲東路事變後，莫斯科拘捕華僑，咸以夜間，事後釋放，亦以夜間，在數無一脫，數外無一知者，惟知某人失蹤而已，又某日，有人赴鄉間，宣傳共產主義，一老者嘆曰，美則美矣，其亦知革命以來，我輩之無麵包乎，言次無答者，旋有人逮老者去，遂無音訊，非竄諸遠方，即殺之矣，又某女十常與某國公使往來，某國公使既去，遂流女於極北荒漠之地，五年始返，又余嘗於電車中見一老者



，歷述麵包不足之苦，言次頻頻四顧，驚悸之色可掬，又莫公營於公園外，遇三歲之子，舍其母赴鄉間者，問其母，答曰，彼思牛乳雞子，莫斯科不易得也，故舍我而赴鄉間，親串家求之，言未畢，偵者止以目，遂不敢言，噫，綜上諸事，雖商挾韓非之行法，無以加也，然人民仍多面從心違，從前白黨，表面共產，而思想不變，諺者所謂之爲紅蘿廬也，

蘇聯所以號召於衆者，爲解放勞工，然吾嘗觀其各大工場，其工人孜孜遑遑，胼手胝足，與中國無異也，其解放果安在耶，論其報酬，則月得六十盧布，至八十盧布，固較中國爲多矣，而論蘇聯之生活程度，大約每七八盧布之購買力，可當中國現洋一元之用，（實則一部分日用品，尙不止此，如一製造簡單之白木棹，需八十盧布，在中國值三四元耳，一普通木床，需百盧布以上，在中國值七八元耳，萵苣一斤，值二盧布，在中國都市值二角，鄉間值數分耳，其他各物，尙難縷數，代表團所購，歷歷有賸，若以工人資格購買，雖較諸代表團，可以廉價若干，然每月所得，亦僅足糊口耳，）是由

工人之所得，而維持其生活，轉不如中國爲多矣，復次，論其待遇，中國工人，不得意於此工廠者，可自由移轉於彼工廠，而蘇聯工人不能也，因工廠皆國家營業，聲氣相應，非若中國工廠，有時互增工資，改善待遇，以招徠工人，而惟恐其去也，然則蘇聯工人之解放，果安在耶，中國工人，可努力作工，以積蓄金錢，迨足以維持生活，則家居享其清閒之福，而蘇聯工人不能也，衣布食粟，皆爲官賣，必有執照，而後可以購買，不作工則不得執照，雖有錢而不能換得衣食，是必作工至五十五歲法定年齡而後已，是其勞與中國同，而希望與中國異，非若中國可由勞以求逸也，換言之，直視若牛馬，非老死不能止其工作，然則蘇聯工人之解放，又安在耶，至於農人，則按諸蘇聯五年計劃，勵行國家農場化農爲工之政策，將使土地完全歸爲國有，而農人之耕田，不過等諸中國之傭工，中國農家之傭工者，終歲辛勤，繳其所得於田主，而僅博取少數之工資，乃至苦之事也，然勤儉者，則歲歲積蓄其餘，則可以典當土地矣，則可以購買土地矣，是由苦以求甘也，蘇聯農人，完全無此希望，畢生耕田，而繳其所得於國家，永無自

有土地之一日，是則蘇聯農人之解放，復安在耶，夫三代井田之制，是人人有土地也，中國現在之制，或有土地，或無土地，而無土地者，可勤儉積蓄，以漸躋於有土地也，蘇聯國家農場之制，是人人無土地也，人人有土地，是有樂而無苦也，或有土地，或無土地，是苦樂不均，而苦者可勤儉積蓄，以躋於樂者，人人無土地，是全苦而無樂，而苦者永絕樂之希望，樂者惟操持政權之數人耳，夫以全國之土地爲私產，而以全國之農人爲傭工，曰，此所以解放農人也，抑或其不思也，平心論之，蘇聯今日之農工待遇，特善於中國之兵匪橫行，流亡載道耳，若較之承平熙攘之時，相去固渺乎遠矣，

吾國青年，於共產二字，多不深求，曰，共產者，共全國之產於全國之人，是人人有產也，人人有產，不受經濟之壓迫，自有充分之自由，誠如是也，雖唐虞之盛，何以過之，而不然也，吾自到共產策源地以來，考查所得，敢大言以告吾國青年曰，共產者，人人無產也，人人無產，而全國之產，歸之政府，政府行使產權，而奪人民之自由，故人民無居住之自由，（須得允許，）無言論之自由，（報紙對於政府，不敢批評一字，

實則報紙皆政府所辦，不准人民私設報館，自不成其爲批評，（無職業之自由，（不作工則有錢亦不得衣食，且由此工廠而移人彼工廠，亦甚非易，）無信仰之自由，（掃蕩宗教，）詩曰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人人無產之謂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，人人無一切自由之謂也，今日之蘇聯如是，今日之共產如是，

莫斯科普通人民所食之麵包，大如小筭，以工人身分之不同，而差別其每日應買之數量與品質，（如機械工人，所得較多較好）余因之竊有疑焉，麵包非他物，可度歲而不壞也，飲食非他事，可節腹以就量也，均之工人，食量當不因工作不同，而有差異，使日食二斤而後飽，將使買一斤者，終年忍飢耶，使日食一斤而已飽，將使買二斤者，轉售一斤以漁利耶，而不但此也，余觀所製較劣之麵包，當製造之時，汗滴麵中，塵雜水內，及其由廠入肆，則滿車滿地，如堆土石，甚則墜入泥淖之中，取出略一拂拭，仍以出售，得之者，視同珍錯，難泥沾塵蒙之外皮，不忍稍棄，於是彌嘆國家專利，無同業之競爭，遂無注意清潔之必要，而尤歎蚩蚩者氓，飢者之易爲食也，夫每人晨起，不

限他顧，而先汲汲皇皇，冒風雨寒暑，赴市鬻立，以購其數百格蘭姆之麵包，此真我國所謂無隔宿糧者，此制按諸歐洲之習慣，容或可行，而我國則不然，富家存糧，倉廩充實，固不論矣，中產之家，亦必有貯石之蓄，其計斗市米者，已爲小戶，若夫計升市米者，則極貧之人，一縣之中無百十，一巷之中無二三也，至於計角市米，（吾省習慣，升之四分之一爲角，）則貧無立錐，幾乎乞丐者之所爲，數千年之習慣如此，今之欲仿行俄制者，吾不知將使全國之人，易米飯而食麵包耶，抑使全國之人，人人計角市米，等於向之赤貧者耶，本年我國共產黨佔有長沙，平定米價，一日之間，全城絕糧，夫立國各有常經，中國米藏富家，而貧家未嘗乏食（指承平時代，亂時固當別論，）乃經濟自然之現象，非強爲之者，共黨之意，欲使米人貧家，而貧家轉不得食，其故可深長思矣，

蘇聯奉行共產主義，於舊道德，舊論理，不惜摧陷而廓清之，惟對於先代著作家，發明家之遺像，以及皇宮爵邸，莫不極力保存，吾人遊於各大城鎮，每見銅石各像，備

其林立，而離宮別館，修葺灑掃，精潔無比，不但此也，就歷朝皇帝而言，爲與共產主義，絕不相容者，乃尼古拉第二之銅像，雖已殘毀，而大彼得之銅像，則仍巍然矗立於尼娃江上，始以大彼得文事武備，功在國家，非亡國之君可比，準是而論，則我國前清康乾兩朝，開疆拓土，功不在大彼得下，而竟陵墓不保，是何故耶，又本年我國共產黨佔有長沙，乃有縱火焚燒全市建築物之計畫，（見國聞週報長沙十日記，）徵論較諸蘇聯之保存古蹟，是非顯然，即以蘇聯之各大城鎮論，層樓傑閣，多係數百年之建築，如當革命時，一火焚之，其不能有今日之興盛，可以斷言，然則我國共產黨，固蘇聯之罪人矣，

吾國青年有志之士，慨於民族之日衰，國勢之日削，輒以爲欲救中國，必行共產，此大悞也，姑無論共產制度，與吾國五千年來社會之組織，文化之演進，絕不相容，即以民衆之教育而言，現在亦未達到接受共產制度之程度，蓋共產之行，首重秩序，即小事而論，莫斯科電車之擁擠，類似我國平津，（此民國十九年之情形，今則進步多矣

，蘇聯此類擴充，限用國產，是以進步較遲，若我國對於外貨，予取予求，而數年以來，擁擠如故，則建設能力之薄弱，更可於此覘之。吾未見俄人有不願購票而與司事衝突者，回憶我國平津電車中，衣冠齊楚之人，客數枚銅元之票價，揮拳謾罵，日必數起，又俄人購領物品，魚貫而立，往往候至數小時，循序以進，未有撥越競奪者，此若行之我國，則吾恐擁擠爭鬪，警察窮於排解，而法庭不遑審判矣，即此小事，足觀其餘，蓋蘇聯革命之前，國勢鼎盛，而教育亦極發達，自重守法之信念，早已灌輸於民間，共產黨適承其後，故有今日之成績，余嘗從容語某俄友，謂假使不席帝俄時代之文物昌明，而改建蘇維埃政府於草昧初開之地，決無今日之興盛，俄友亦以為然，我國當此舊思潮完全衰歇，新思潮未入軌道之時，人民之早夜營營者，惟有巧取豪奪，凌弱暴寡之信念，不知國家為何物，主義為何事，居此而言共產，其不招致大亂而卒底滅亡也幾希，然此僅就我國之內部言之也，今復論其環境，而與蘇聯加以比較，蘇聯當革命之初，強國之面目猶存，國內並無外人之勢力，而又益以列寧具振海截蠱之胸襟，有細針密繅之手

段，然猶不免歐俄諸國之獨立，（波蘭，芬蘭，愛斯託尼亞，拉特維亞，立陶宛，）當與德奧土簽不列斯特 *Brest-Litovsk* 條約時，盡傾其府庫之藏以賠款，盡割其膏腴之地以畀敵，幸其後歐戰結束，德奧土失敗，遂得取銷前約，收回損失，然仍不得不承認歐俄五國之獨立，使當日歐戰遲不結束，或結束之後，德奧土獲得勝利，則蘇聯今日之狀況，固未可知也，是則蘇聯之成功，時勢爲之，共產黨固不得盡貪其功，雖然，當資本國家聯合進攻之時，日本既進兵西伯利亞，而英法軍艦，亦出沒於西部領海，爲白黨地方政府之聲援，賴列寧之支持因應，利用舊有之實力，增以新有之團結，卒能度此難關，而奠國基於鞏固，則所謂一代偉人，名下固無虛士，返顧我國今日之環境，與蘇聯革命前之狀況，完全不同，列強政治經濟之勢力，既已深入腹地，而視爲殖民貿易之場，益以條約之障手得足，租界之噴資奪主，使一旦共產政府成立，仿照列寧沒收外國資本之辦法，毅然廢棄條約，收回租界，盡驅外人政治經濟之勢力，而實行閉關政策，吾恐列強艦隊，將立集於沿海，不崇朝而成瓜分之局，非不列斯特條約之形式，所能解決，在主張共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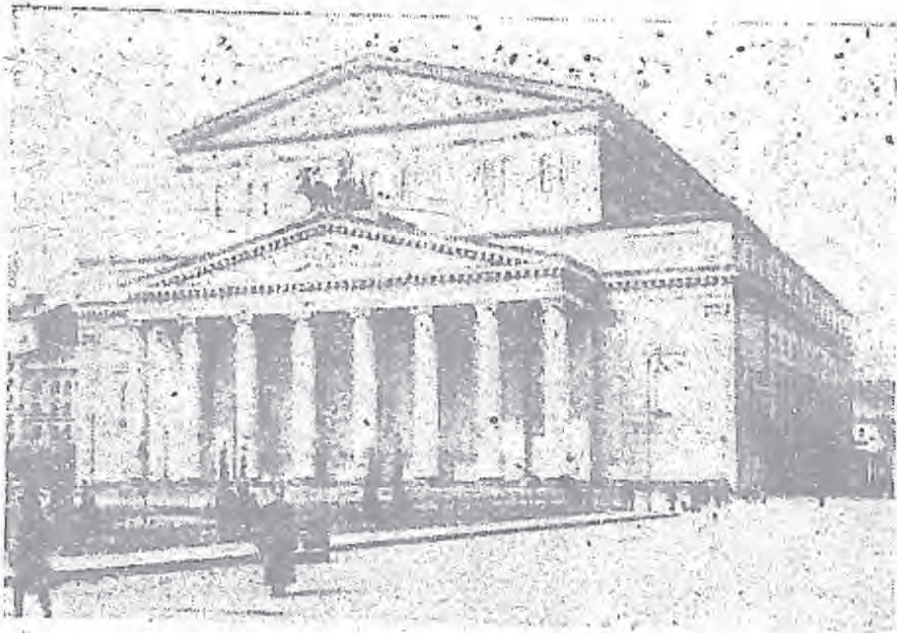


者，僅曰農工聯合，吾以爲豈但農工，即使四萬萬人，男女老幼，一致聯合，擁護共產政府，而起列寧於地下，率其忠實同志，以爲領導，亦斷不能以血肉之軀，搏列強之堅甲利兵，而得最後之勝利，試觀今日我國共產勢力所及之地，皆列強利益所不及之地，使在津滬各埠，成立共產政府，吾敢言政府朝成，外兵夕至，非然者，則必使條約仍舊，租界仍舊，外人之勢力仍舊，則又何貴乎有此改革，（果如此，則蘇維埃之價值，完全掃地，）巴豆大黃，皆有用之藥，而施之於積弱之人，適以促其命，當一九一九年，匈牙利及德國之巴隈利亞，均曾組織共產政府，而結果不免失敗，是宜引爲前車之鑒，蓋聞以主義救國家，未聞以國家殉主義，使列寧生於中國，斷不使用在俄之政策，而今之言共產者，其才其學，不如列寧遠甚，乃欲執成方以治新病，蓋亦危矣，曰，然則中國遂不可救乎，則又不然，中國可救，而其道不在共產，若意大利，若德國，若土耳其，吾觀其復興之步驟，固吾國之師資也，而吾國青年，獨不稍加措意，抑又何耶，

俄京旅話

六二





國 家 戲 院

知俄劇，惟觀其佈景逼真，輒歎觀止，蘇聯之公衆聚會，（如五月一日之大會等，）亦假斯地舉行，此外各戲院，結構亦均精潔，余嘗觀其宣傳共產之劇，形容君主教皇地主資本家之種種罪惡，情節緊湊，頗足動人，至電影院所在尤多，佈置均佳，所映者，十篇而九，爲宣傳共產之作，又有馬戲院，包括柔術奏技暨訓練動物而言，其蹤跳之佳者，乃能懸繩空際，於蕩漾不定之中，人如穿梭，或一人而往來數繩，或數人而聯成一體，俗稱飛檐走壁，此直無檐而飛，無壁而走矣，至於使鷄伏狐，使鼠伴貓，均見匠心，而

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

旅俄日記合刊  
俄京旅話

實價大洋捌角

著者 蔡運辰

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館

代售處 各大書坊

版權  
所有  
不准  
翻印



